

古今茶事

胡山源編

古今茶事

世界書局印行

序

對於茶，雖然不至於像對於酒那樣，我絕對不喝，却也喝得很少。現在我所喝的，就只是開水。

一天到晚，在冬季，我大約要喝一壺開水，在夏季，則至少兩壺，如果打了球，那就三四壺都說不定。我只用一把壺，盜壺，不用杯子，嘴對嘴喝着。我以為這種喝，最衛生，最爽快，為什麼要用杯子，多所麻煩呢！反正這一把壺又只有我一個人喝。（偶然我的妻與兒女也要喝，我也由他們喝，反正同為一家人，吃同一隻鍋子燒出來的，同一隻碗盛出來的飯與菜，要避免什麼不良的傳染，也避免不到什麼地方去。何況我相信，我們一家人都十分健全，誰的口腔裏也不含有一些傳染病。不過這也許不能通行到別人家去，那末，我還是主張一人一把壺，廢去杯子就是了。）

我最不喜歡喝熱水瓶中倒出來的熱開水，而只喜歡喝冷開水。這在夏天，固然很涼，也許為別人所歡迎，在冬天，恐怕就有人要對之搖頭吧。但我却以為冬天喝冷開水，其味無窮，並不下於夏天的冰淇淋。假使你不相信，請你嘗嘗看。

我這樣的喝開水，不喝茶，甚至冬天喝冷開水，不喝熱開水，當然是有原因的，並非我窮得連茶葉

都買不起，或故意要驚世駭俗，作此怪僻的行爲。原因很簡單，就是怕麻煩。既然喝茶是爲了解渴，開水、冷開水，都可以解渴，何必一定要喝茶，要喝熱開水呢？若說喝茶並非爲了解渴，是爲了享受茶味，爲了助談興，與人聯歡，那末，我沒有這種心思，這種工夫，由別人去吧，我不反對，但同時我希望別人也不要勉強我，勉強我去喝這樣的茶。

蘇州人上茶館似乎是很出名的。我曾在蘇州作過事，可是一年之內，我只上過一次，至多二次茶館，那是爲了朋友約在那處，不能不去。在故鄉，在別處，我就從來不一個人或和別人上茶館去喝茶，除了有時爲人所約，非在這種地方不可之外。

不過我的喝冷開水，也不自今日始。我從小就喝過各種水。我是鄉下人出身，我正可以告訴你一些鄉下人，也就是我所喝的水。最普通的是缸裏的河水。這在我家，是用礬澄清過的。在有些人家，根本就不用礬。夏天喝井水，涼沁心脾，決不下於冰凍荷蘭水。池水我也喝過。我最記得，由我鄉間的故鄉上城時，必須走過一個出名的「清水池塘」，在熱天，我走到那裏，和別人一般，總要蹲下去用手掬着喝一個飽。山間的泉水，當然是最好的，我往往要伏下去作一會牛飲。此外還有「天落水」，我也喝過，甚至我祖母所說的「竈家菩薩的汰腳水」，就是「湯罐水」，我也喝過。

我的祖母是不許我喝「生水」的，甚至也不給我喝開水，而給我喝茶。但我也許生性不習上，看

見左鄰右舍同樣的孩子，甚至在喝着污水，並不哼一下肚子痛，我就羨慕得不得了。我要自由喝，我不願意在喝時受束縛。所以在我的祖母管不着我時，我就喝着上述的種種水。僥倖，我也並沒有因此鬧過一次肚子。二十多年前在上海，有一年我就完全喝自來水，原因是只有一個人，不高興每天上老虎竈去泡開水。結果也很好，並沒有意外。

我的確主張喝生水。這有什麼不好呢？有幾個鄉下人是喝熟水的？我以為只要身體健康，就會百病消除。不信，正可以使我們記起這樣的醫藥故事：某醫藥教授，在其身體健康時，當衆喝下一杯霍亂菌，結果揚揚如平時，並未吐瀉。據說，航海的人缺了淡水，只可以用布絞了鹹水喝，旅行沙漠的人缺了鮮水，連泥漿都會喝下去。安知我們就不會有這一天呢？到了這一天你將如何呢？（我主張積極的壓倒病菌的衛生，不主張消極的，處處向病菌示弱的衛生。理由很多，大家總能想到。）

我那樣的生水都喝過，我的喝冷開水又何足為奇！不但不足為奇，簡直已經很奢侈了：烹熟的，還要用瓷壺裝，雖然勉強取消了一隻杯子。

不過我在鄉間的兒童時代，到底是喝茶的時候為多，而喝生水或開水的時候為少。原因就為了我的祖母是「城裏人」出身，她的飲食起居不同於一般鄉下人，所以我在解渴時，總喝着茶。

最普通的茶，是到街上去回買來的茶梗泡的。牠的味道，平常得很，無可紀念。使我至今還忘不掉

的，是這幾種茶：一，焦大麥茶。這是許多種田人都喝的，其甘香之味，我以為遠勝於武彝或普洱。二，鍋巴茶。據說，從前某皇帝，正德或乾隆，出外「游龍」，在一個鄉下人家喝了鍋巴茶，回到皇宮裏因為御茶房燒不出這種茶，殺了不知多少人，其味之佳，可想而知。三，棠棣茶。這是生在山上的較小的一種山楂樹，將牠的葉子採回來炒焦了也可以泡茶吃。我家沒有，偶然在鄰家喝到，其味似乎有些澀的。四，夏枯草茶。這也在鄰家喝到，有些藥味。不過澀與藥，也另有清涼之味。

我家還肯買茶葉——其實是茶梗——，所以還有真正的茶喝，一般鄉下人，如果是喝茶的，就大都只用焦大麥與鍋巴來泡茶。因為這不必費錢去買，大麥與鍋巴，都是自己家裏有的東西，只要炒炒焦就是了。還有些人家，爲了捨不得大麥與鍋巴，而也要嘗嘗茶味，就只有採取野生的棠棣和夏枯草了。我忝爲鄉下人，總算都嘗到了這些好茶。我想，如果將這些茶料裝潢起來，放在錦盒中，題個什麼佳名，或者甚至說是外國來的，有如 Hibiscus，放在上海各大公司的櫥窗裏出售，也許會被高等士女所嘖嘖稱道吧！咖啡和可可，都是南美洲土人喝的東西，但一經提倡，便風行全球，安知牠們不會也有這一天呢？「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至少在現今的時世，不大靠得住。可惜牠們都埋沒在鄉間，終於難登大雅之堂，然而牠們到底還是僥倖的，牠們保全了牠們的天真本味，與鄉下人爲伍，得到了鄉下人爲知己，並沒有爲高等的士女所污辱。

據說，有些地方還有炒柳葉或槐葉當茶葉的，我沒有嘗過這種茶，不知是什麼味道。但我卻贊成這個辦法，我相信可以泡茶的植物，一定是多的，其效用也不會亞於茶的，何必一定要茶呢？菊花已很普通，當我小學時，我還在校用枯乾的木香花瓣泡過茶，其味也不見得比菊花推扳。我以為凡物要被大人先生或高等士女弄得非驢非馬，引為他們的專有品，就由牠們去，好在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我們正可以另從便利的入手，既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還得到了他們所永遠嘗不到的真正美味，例如焦大麥等，我們又何樂而不為！

以我這樣喝冷開水，甚至喝生水的人來說「茶事」，雖然不見得會被人笑掉牙齒，也許要被人譏為不自量力，附庸風雅吧。對的，我是不自量力，但附庸風雅到未必。因為我已自承不喝茶了，自然免了「附庸」之嫌；至於我不喝茶而說「茶事」，則本着述而不作的成法，似乎也與我的「力」無關。我的「古今茶事」就因為有了「古今酒事」，在茶酒不相離的關係之下，不管上面二種的顧忌，而就此集成的。

此外，我也可以援知酒之例，自認為知茶，知各名山所出之茶。不過這不是現在所需要的事情，更不是我現在所需要的事情，所以我究竟如何知法，知到如何程度，我也只好存而不論，以待異日了。

本書也和「古今酒事」一樣，在「八一三」之前早就齊稿，序也早已寫好。不料「八一三」事

起，比了「酒事」還要不幸，不但序未帶出來，連稿也未帶出來。本書局當局，爲了這是「酒事」的姊妹篇，不能不出，以完成一個系統，所以又在一年多以前，叫我重新從事於此。我也頗有此心，就在百忙中再從各書中，去搜尋材料。「喝茶」照理要比「飲酒」普遍得多，但等到搜集材料的時候，「茶事」似乎要比「酒事」反而少得多，也許因爲茶的刺激不如酒的那樣厲害，所以因喝茶而發生的韻事也就減少了；又或者爲了我的時間匆促，尙有遺漏之處，那只好等到後來有工夫再補了。至於原序我究竟說些什麼話，已一句也不記得，只好另外寫了上面這一篇。我以爲這書的經過如此，也值得提出，所以補識於此。

編者 三十年七月

凡例

- 一 本書目的，擬將古今有關茶事之文獻，彙成一編，以資欣賞。
- 一 本書材料，統由各種叢書及筆記中採擷而來。
- 一 「故事」中各篇，均註明出處，藉明來歷。
- 一 取材以清末爲止，民國後不錄。
- 一 「故事」約三百數十條，範圍最爲廣博，今因便於翻閱起見，分成十一類。然其中界限，有極難劃分者，如有不當之處，尙請讀者原諒。
- 一 本書排版完成後，又在各叢書及筆記中，陸續發見尙未收入之材料甚夥，擬待至相當時期，另出續編。
- 一 本書以編者一人之力，三五年之工夫，搜羅所得，當然難稱完善。如承海內同好，於本書所已有者外，代爲搜羅，以便將來收入續編，俾成茶事完作，曷勝企禱之至！
- 一 本書與「古今酒事」爲姊妹作，合而觀之，當有相得益彰之妙。

古今茶事總目

第一輯 專著

茶經（陸羽）	一
煎茶水記（張又新）	二三
十六湯品（蘇廌）	二七
探茶錄（溫庭筠）	二九
茶錄（蔡襄）	三〇
試茶錄（子安）	三四
大觀茶論（宋徽宗）	四二
宣和北苑貢茶錄（熊蕃）	四九
品茶要錄（黃儒）	五六

北苑別錄（無名字）……………六一

茶譜（顧元慶）……………七七

茶錄（馮時可）……………八一

羅峽茶記（熊明遇）……………八三

茶寮記（陸樹聲）……………八四

茶疏（許次杼）……………八七

茶牋（聞龍）……………九一

茶解（羅廩）……………九三

考槃餘事 茶（屠隆）……………九五

本草綱目 茶（李時珍）……………一〇六

煮泉小品（田藝蘅）……………一一四

遵生八牋 茶（高濂）……………一二七

陽羨茗壺系洞山峽茶系（周高起）……………一三八

第一輯 藝文

文.....一四九

詩.....一六五

詞.....二〇二

選句.....二〇四

第二輯 故事

方法.....二二一

水泉.....二二二

地域.....二三七

店室.....二四八

官政.....二五一

品名.....二六五

效能	二八五
飲酬	二八七
詩文	二九六
嗜習	三一
器物	三一五

第一輯 專著

茶經

序

案周禮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其三曰漿。又漿人之職。供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於酒府。鄭司農云。以水和酒也。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爲飲乎。六漿酒之醴者也。何得姬公製爾雅云。檟苦茶。卽不攝而飲之。豈聖人之純於用乎。亦草木之濟人。取捨有時也。自周以降。及於國朝茶事。竟陵之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淪蔬而啜者無異也。季疵始爲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飲之者。除瘠而癘去。雖疾醫之不若也。其爲利也。於人豈小哉。余始得季疵書。以爲備矣。後又獲其願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碣之各補茶事十數節。並存於方冊。茶之事。由周至今。竟無纖遺矣。昔晉杜毓有苻賦。季疵有茶歌。余缺然於懷者。謂有其具而不形於詩。亦季疵之遺恨也。遂爲十詠。寄天隨子。唐皮日休撰。

陸羽

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迺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栝欄。葉如丁香。根如胡桃。

瓜蘆木出廣州。似茶。至苦澀。栝欄蒲葵之屬。其子似茶。胡桃與茶根。皆下孕兆。至瓦礫苗木上排。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并。

從草當作茶。其字出開元文字者。義從木。當作椽。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爾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設。四曰茗。五曰薺。

周公云。檟苦茶。陽執戟云。蜀西南人謂茶曰設。郭弘農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茗。或一曰薺耳。

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按櫟。石為櫟。當從下者生黃土。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野者

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笋者上。牙者次。葉卷上。葉舒次。陰山坡谷者。不堪採掇。性凝滯。結瘕疾。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四支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採不時。造不精。雜以卉莽。飲之成疾。茶為累也。亦猶人參。上者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生高麗。有生澤州。易州。幽州。檀州者。為藥無效。况非此者。設服薺芎。使六疾不瘳。知人參為累。則茶累盡矣。

二之具

箴。一曰籃。一曰籠。一曰宮。以竹織之。受五升或一斗二斗三斗者。茶人負以採茶也。

箴。漢書音盈。所謂黃金滿箴。不如一經。顏師古云。箴。竹器也。容四升耳。

甗。無用窰者。釜。用唇口者。

甗。或木或瓦。匪腰而泥。籃以箴之。箴以系之。始其蒸也。入乎甗。既其熟也。出乎甗。釜澗注於甗中。甗不帶而泥之。

又以穀木枝三亞者制之。亞當作極。木極枝也。散所蒸牙笋并葉。畏流其膏。

杵。一曰碓。惟恆用者佳。

規。一曰模。一曰捲。以鐵制之。或圓或方或花。

承。一曰臺。一曰砧。以石爲之。不然以槐桑木半埋地中。遣無所搖動。

檐。一曰衣。以油絹或角衫單服敗者爲之。以檐置承上。又以規置檐上。以造茶也。茶成舉而易之。

苾莉。一曰羸子。一曰旁箕。以二小竹。長三尺。闊一尺五寸。柄五寸。以箴織方眼。如圃人土羅。闊二尺。以列

茶也。

槩。一曰錐。刀柄以堅木爲之。用穿茶也。

樸。一曰鞭。以竹爲之。穿茶以解茶也。

焙鑿地深二尺。闊二尺五寸。長一丈。上作短牆。高二尺。泥之。貫削竹爲之。長二尺五寸。以貫茶焙之。

棚。一曰棧。以木構於焙上。編木兩層。高一尺。以焙茶也。茶之半乾。升下棚。全乾。升上棚。

穿。音江東淮南剖竹爲之。巴州峽山。紉穀皮爲之。江東以一斤爲上穿。半斤爲中穿。四兩五兩爲小穿。峽中以一百二十斤爲上穿。八十斤爲中穿。五十斤爲小穿。字舊作釵。釵之釵字。或作貫串。今則不然。如磨扇彈鎖。纏五字。文以平聲書之。義以去聲呼之。其字以穿名之。

育。以木割之。以竹編之。以紙糊之。中有隔。上有覆。下有牀。傍有門。掩一扇。中置一器。貯糠煨火。令煜煜然。江南梅雨時。焚之以火。

育者。以其藏養爲名。

三之造

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笋者。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若微蔽。始抽。陵露採焉。茶之牙者。發於藁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類拔者採焉。其日有雨不採。晴有雲不採。晴採之。蒸之。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乾矣。茶有千萬狀。鹵莽而言。如人鞞者。蹙縮然。

京錐文也。

犖牛臆者。廉檐然。浮雲出山者。翰菌然。輕颺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羅膏上以水澄泚之。

謂澄泥也。

又如新治地者。遇暴雨流潦之所經。此皆茶之精腴。有如竹籜者。枝幹堅實。艱於蒸搗。故其形籊籊然。有如霜荷者。莖葉彫沮。易其狀貌。故厥狀委萃然。此皆茶之瘠老者也。自採至於封。七經目。自胡鞞至於霜荷八等。或以光黑不正言嘉者。斯鑿之下也。以皺黃坳埳言佳者。鑿之次也。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鑿之上也。何者。出膏者光。含膏者皺。宿製者則黑。日成者則黃。蒸壓則平正。縱之則坳埳。此茶與草木葉一也。茶之否臧。存於口訣。

四之器

風爐灰承

風爐以銅鐵鑄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緣闊九分。令六分。虛中致其朽壞。凡三足。古文書二十一字。一足云。坎上巽下離於中。一足云。體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聖唐滅虜明年鑄。其三足之間。設三臆底。一臆以爲通颺漏燼之所。上並古文。書六字。一臆之上。書伊公二字。一臆之上。書羹陸二字。一臆之上。書氏茶二字。所謂伊公羹陸氏茶也。置墀堦於其內。設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畫一卦曰離。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風獸也。畫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魚焉。魚者。水蟲也。畫一卦曰坎。巽主風。離主火。坎主水。

風能興火。火能熟水。故備其三卦焉。其飾以連葩垂蔓。曲水方丈之類。其爐或鍛鐵爲之。其運泥爲之。其灰承。作三足鐵杵擡之。

筥

筥以竹織之。高一尺二寸。徑闊七寸。或用籐作木槿。如筥形。織之。六出圓眼。其底蓋若利篋口鑲之。

炭槌

炭槌以鐵六稜制之。若今之河隴軍人木吾也。或作鎚。或作斧。隨其便也。

火筴

火筴一名筴。若常用者。圓直一尺三寸。頂平截。無忒臺勾鑲之屬。以鐵或熟銅製之。

鏡音轉。或作鏡釜。或作醜。

鏡以生鐵爲之。今人有業冶者。所謂急鐵。其鐵以耕刀之起。鍊而鑄之。內模土而外模沙。土滑於內。易其摩滌。沙澀於外。吸其炎焰。方其耳。以正令也。廣其緣。以務遠也。長其臍。以守中也。臍長則沸中。沸中則末易揚。末易揚則其味淳也。洪州以瓷爲之。萊州以石爲之。瓷與石皆雅器也。性非堅實。難可持久。用銀爲之。至潔。但涉於侈麗。雅則雅矣。潔亦潔矣。若用之恆而卒歸於銀也。

交牀

交牀以十字交之。剗中令虛。以支鍏也。

夾

夾以小青竹爲之。長一尺二寸。令一寸有節。節已上剖之以炙茶也。彼竹之篠津潤於火。假其香潔。以益茶味。恐非林谷間莫之致。或用精鐵熟銅之類。取其久也。

紙囊

紙囊以剗藤紙白厚者夾縫之。以貯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

礪拂末

礪以橘木爲之。次以梨桑桐柘爲之。內圓而外方。內圓備於運行也。外方制其傾危也。內容墮而外無餘木。墮形如車輪。不輻而軸焉。長九寸。闊一寸七分。墮徑三寸。口分中厚一寸。邊厚半寸。軸中方而執圓。其拂末以烏羽製之。

羅合

羅末以合蓋貯之。以則置合中。用巨竹剖而屈之。以紗絹衣之。其合以竹節爲之。或屈杉以漆之。高三寸。蓋一寸。底二寸。口徑四寸。

則

則以海貝蠣蛤之屬。或以銅鐵竹匕策之類。則者量也。準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減。嗜濃者增。故云則也。

水方

水方以桐木槐楸梓等合之。其裏並外縫漆之。受一斗。

漉水囊

漉水囊。若常用者。其格以生銅鑄之。以備水濕。無有苔穢腥澀意。以熟銅苔穢鐵腥澀也。林栖谷隱者。或用之竹木。木與竹非持久涉遠之具。故用之生銅。其囊織青竹以捲之。裁碧縑以縫之。細翠鈿以綴之。又作綠油囊以貯之。圓徑五寸。柄一寸五分。

瓢

瓢。一曰犧杓。剖瓠爲之。或刊木爲之。晉舍人杜毓葬賦云。酌之以匏。匏。瓢也。口闊頸薄。柄短。永嘉中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祈子他日甌犧之餘。乞相遺也。犧。木杓也。今常用以梨木爲之。

竹夾

竹夾。或以桃柳蒲葵木爲之。或以柿心木爲之。長一尺。銀裹兩頭。

醴篋

醴篋以瓷爲之。圓徑四寸。若合形。或即今盒字或瓶或罍。貯鹽花也。其揭竹制。長四寸一分。闊九分。揭策也。

熟盃

熟盃以貯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

盃

盃。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盃類銀。越盃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盃類雪。則越盃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盃白。而茶色丹。越盃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毓《荈賦》。所謂器澤陶揀。出自東甌。甌。越也。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斤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春

春以白蒲捲而編之。可貯盃十枚。或用筍。其紙靶以刻紙夾縫令方。亦十之也。

札

札。緝枿欄皮。以茱萸木夾而縛之。或截竹束而管之。若巨筆形。

滌方

滌方以貯滌洗之餘。用楸木合之。製如水方。受八升。

滓方

滓方以集諸滓。製如滌方。處五升。

巾

巾以縲布爲之。長二尺。作二枚互用之。以潔諸器。

具列

具列。或作牀。或作架。或純木純竹而製之。或木或竹。黃黑可肩而漆者。長三尺。闊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斂諸器物。悉以陳列也。

都籃

都籃以悉設諸器而名之。以竹篾內作三角方眼。外以雙篾闊者經之。以單篾纖者縛之。遞壓雙經作方眼。使玲瓏。高一尺五寸。低闊一尺。高二寸。長二尺四寸。闊二尺。

五之煮

凡炙茶。慎勿於風爐間炙。爍焰如鑽。使炎涼不均。持以逼火。屢其繇。正候炮出培塿。狀蝦蟆背。然後去火。

五寸。卷而舒。則本其始。又炙之。若火乾者。以氣熱止。日乾者。以柔止。其始若茶之至嫩者。蒸罷熱搗。葉爛而芽筍存焉。假以力者。持千鈞杵。亦不之爛。如漆科珠。壯士接之。不能駐其指。及就。則似無髓骨也。炙之。則其節若倪倪如嬰兒之臂耳。既而承熱。用紙囊貯之。精華之氣。無所散越。候寒末之。

末之上者。其屑如細米。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

其火用炭。次用勁薪。

謂桑槐桐櫪之類也。

其炭曾經燔炙。爲膾膩所及。及膏木敗器。不用之。

膏木。爲柏桂檜也。敗器。爲朽廢器也。古人有勞薪之味。信哉。

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舜賦所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

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湧湍激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頸疾。又多別流於山谷者。澄清不洩。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潛龍蓄毒於其間。飲者可決之以流其惡。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則水合量。調之以鹽味。謂棄其啜餘。無迺齟齬而鐘其一味乎。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環激湯

心。則量未當中心而下。有頃。勢若奔濤濺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華也。凡酌置諸盃。令沫餽均。沫餽。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餽。細輕者曰花。如棗花漂漂然於環池之上。又如迴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雲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於水。謂又如菊英墮於樽俎之中。餽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葦賦所謂煥如積雪。煜若春敷。有之。第一煮水沸而棄其沫之上。有水膜如黑雲母。飲之則其味不正。其第一者爲雋永。

徐縣全縣二反。至美者曰雋永。雋。味也。永。長也。史長曰雋永。漢書蒯通著雋永二十篇也。

或留熟以貯之。以備育華救沸之用。諸第一與第二第三盃次之。第四第五盃外。非渴甚莫之飲。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盃。

盃數至少三。多至五。若人多至十。加兩爐。

乘熱連飲之。以重濁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冷則精英隨氣而渴。飲啜不消亦然矣。茶性儉。不宜廣。則其味黯淡。且如一滿盃。啜半而味寡。況其廣乎。其色縮也。其馨欽也。

香至美曰欽。欽音備。

其味甘。槓也。不甘而苦。葦也。啜苦咽甘。茶也。

一本云。其味苦而不甘。槓也。甘而不苦。葦也。

六之飲

翼而飛。毛而走。喙而言。此三者俱生於天地間。飲啄以活。飲之時義遠矣哉。至若救渴飲之以漿。蠲憂忿飲之以酒。蕩昏寐飲之以茶。茶之爲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於國朝。兩都并荆。俞。

俞當作渝。巴渝也。

間以爲比屋之飲。飲有柄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於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庵茶。或用葱薑棗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於戲。天育萬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獵淺易。所庇者屋。屋精極。所著者衣。衣精極。所飽者飲食。食與酒皆精極之。茶有九難。一曰造。二曰別。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飲。陰採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羶鼎腥甌。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滌。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夫珍鱗馥烈者。其盃數三。次之者。盃數五。若坐客數至五。行三盃。至七行五盃。若六人已下。不約盃數。但闕一人而已。其雋未補所闕人。

七之事

三皇炎帝神農氏。周魯周公旦。齊相晏嬰。漢仙人丹丘子。黃山君。司馬文園。令相如。揚執戟雄。吳歸命侯。

韋太傅弘嗣。晉惠帝。劉司空琨。琨兄子。兗州刺史。演。張黃門孟陽。傅司隸咸。江洗馬統。孫參軍楚。左記室太冲。陸吳興納。納兄子會稽內使倂。謝冠軍安石。郭弘農璞。桓揚州温。杜舍人毓。武康小山寺釋法瑤。沛國夏侯愷。餘姚虞洪。北地傅巽。丹陽弘君舉。高安任育長。

育長任瞻字。元本遺長字。今增之。

宣城秦精。燉煌單道開。剡縣陳務妻。廣陵老嫗。河內山謙之。後魏瑯琊王肅。宋新安王子鸞。鸞弟豫章王子尚。鮑昭妹令暉。八公山沙門譚濟。齊世祖武帝。梁劉廷尉。陶先生弘景。皇朝徐英公勸。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人有力悅志。

周公爾雅。檟。苦茶。廣雅云。荆巴間採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薑橘子茗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

司馬相如凡將篇。烏喙、桔梗、芫華、款冬、貝母、木蘘、萑、芩、草、芍藥、桂、漏蘆、蜚廉、藟菌、菴訛、白斂、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

方言。蜀西南人謂茶曰設。

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饗宴坐席。無不率以七勝爲限。雖不盡入口。皆澆灌取盡。曜飲酒不過二升。皓初禮

異。密賜茶菴以代酒。

晉中興書。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晉書云。納爲吏部尙書。）

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旣至。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旣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

晉書。桓溫爲揚州牧。性儉。每譏飲。唯下七算拌茶果而已。

搜神記。夏侯愷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見鬼神。見愷來收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牀。就人覓茶飲。

劉琨與兄子南兖州刺史演書云。前得安州乾薑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其

茶。汝可置之。潰當作憤

傅咸司隸教曰。聞南方有以困。蜀嫗作茶粥賣爲簾事。打破其器具。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蜀姥。何哉。

神異記。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率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乞相遺也。因其奠祀。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左思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有姊字惠芳。眉目粲如畫。馳騫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爲茶菴劇。吹噓對鼎鑊。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借問揚子舍。想見長卿廬。程十累千金。驕侈擬五都。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疆。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蜃。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傅巽七誨。蒲桃。宛柰。齊柿。燕栗。甌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

弘君舉食檄。寒溫既畢。應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懸豹葵羹。各一杯。孫楚歌。萊萸出芳樹。鯉魚出洛水。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淵。薑桂茶薺。出巴蜀。椒橘木蘭。出高山。蓼蘇出溝渠。精稗出中田。

華陀食論。苦茶久食。益意思。

壺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郭璞爾雅注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羹飲。今呼早取爲茶。晚取爲茗。或一曰薺。蜀人名之苦茶。

世說。任瞻字育長。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下飲。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

下飲。爲設茶也。

續搜神記。晉武帝時。宣城秦精。常入武昌山採茗。遇一毛人。長丈餘。引精至山下。示以藜茗而去。俄而復

還。乃探懷中橘以遺。精。精佈負茗而歸。

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還洛陽。黃門以瓦盃盛茶上至尊。

異苑。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卿二子恆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壞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母告二子。慙之。從是禱飲愈甚。

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日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藝術傳。焯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藥有松桂蜜之氣。所餘茶蘇而已。

釋道該說續名僧傳。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沈臺真。請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

懸車。喻日入之候。指人垂老時也。淮南子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馬。亦此意也。

飯所飲茶。永明中勅吳興禮致上京。年七十九。

宋江氏家傳。江統字應元。遷愍懷太子洗馬。常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醢麵。蓋子菜茶之屬。虧敗國體。

宋錄。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王微雜詩。寂寂掩高閣。寥寥空廣廈。待君竟不歸。收領今就櫃。

鮑昭妹令暉著香茗賦。

南齊世祖武皇帝遺詔。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爲祭。但設餅果茶飲乾飯酒脯而已。

梁劉孝綽謝晉安王餉米等啓。傳詔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菹脯。酢茗八種。氣蕊新城。味芳雲松。江潭抽節。邁昌荇之珍。壇場擢翹。越茸精之美。羞非純束。野麇裒似雪之鹽。酢異陶瓶。河鯉操如瓊之粲。茗同食菹。酢顏望柑。免千里宿春。省三月糧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

陶弘景雜錄。苦茶輕換膏。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後魏錄。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蓴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爲奴。

桐君錄。西陽武昌廬江晉陵好茗。皆東人作清茗。茗有醇飲之宜人。凡可飲之物。皆多取其葉。天門冬核。楔取根。皆益人。又巴東別有真茗茶。煎飲令人不眠。俗中多煮檀葉。並大皂李作茶。並冷。又南方有瓜蘆木。亦似茗。至苦澀。取爲屑茶飲。亦可通夜不眠。煮鹽人但資此飲。而交廣最重。客來先設。乃加以香茗。輩。坤元錄。辰州溆浦縣西北三百五十里無射山云。蠻俗當吉慶之時。親族集會。歌舞於山上。山多茶樹。括地圖。臨遂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溪。山謙之吳興記。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溫山。出御菴。

夷陵園經。黃牛荆門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永嘉園經。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

淮陰園經。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園經云。茶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微寒無毒。主瘰癧。利小便。去痰渴熱。令人少睡。秋採之苦。主下氣消食。注云春採之。

本草菜部。苦茶一名茶。一名選。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採乾。注云。疑此卽是。今茶一名茶。令人不眠。本草注按詩云。誰謂荼苦。又云。堇荼如飴。皆苦菜也。陶謂之苦茶木類非菜流。茗春採謂之苦茶。

枕中方。療積年瘦。苦茶蜈蚣。並炙令香熟。等分搗篩。煮甘草湯洗。以末傅之。孺子方。療小兒無故驚厥。以苦茶葱鬚煮服之。

八之出

山南以峽州上。

峽州生遠安宜都夷陵三縣山谷。

襄州荊州次。

襄州生南鄆縣山谷。荊州生江陵縣山谷。

衡州下。

生衡山茶陵二縣山谷。

金州梁州又下。

金州生西城安康二縣山谷。梁州生襄城金牛二縣山谷。

淮南以光州上。

生光山縣黃頭港者。與峽州同。

義陽郡舒州次。

生義陽縣鐘山者。與襄州同。舒州生太湖縣潛山者。與荊州同。

壽州下。

盛唐縣生霍山者。與衡山同也。

蘄州黃州又下。

蘄州生黃梅縣山谷。黃州生麻城縣山谷。並與荊州梁州同也。

浙西以湖州上。

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谷。與峽州光州同。生山桑儒師二寺。自茅山懸腳嶺。與襄州荆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閣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常州次。

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腳嶺北峯下。與荆州義陽郡同。生圈嶺善權寺石亭山。與舒州同。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

宣州生宣城縣雅山。與蘄州同。太平縣生上睦臨睦。與黃州同。杭州臨安於潛二縣生上目山。與舒州同。錢塘生天竺靈隱二寺。睦州生桐廬縣山谷。歙州生婺源山谷。與衛州同。

潤州蘇州又下。

潤州江寧縣生傲山。蘇州長洲縣生洞庭山。與金州蘄州梁州同。劍南以彭州上。

生九隴縣馬鞍山至德寺棚口。與襄州同。

綿州蜀州次。

綿州龍安縣生松嶺關。與荆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縣西山者並佳。有過松嶺者不堪採。蜀州青城縣生丈人山。與綿州同。青城縣有散茶木茶。

邛州次。雅州瀘州下。

雅州百丈山名山瀘州。瀘州者與金州同也。

眉州漢州又下。

眉州丹校縣生鐵山者。漢州綿竹縣生竹山者。與潤州同。

浙東以越州上。

餘姚縣生瀑布泉嶺曰仙茗。大者殊異。小者與襄縣同。

明州婺州次。

明州鄞縣生榆莢村。婺州東陽縣東目山。與荊州同。

台州下。

台州曹縣生赤城者。與歙州同。

黔州生恩州播州費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嶺南生福州泉州韶州象州。

福州生閩方山。山陰縣也。

其恩、播、費、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

九之略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時。於野寺山園。叢手而掇。乃蒸乃舂。乃復以火乾之。則又槩撲焙貫棚穿育等七事皆廢。其煮器若松間石上可坐。則具列廢。用稿薪鼎樞之屬。則風爐灰承炭搗火筴交牀等廢。若瞰泉臨澗。則水方滌方漉水囊廢。若五人已下。茶可味而精者。則羅廢。若援藟躋崑。引緝入洞。於山口炙而未之。或紙包合貯。則碾拂末等廢。既瓢盃筴札熟盃盞。悉以一宮盛之。則都監廢。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二十四器闕一。則茶廢矣。

十之圖

以絹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寫之。陳諸座隅。則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飲之事之出之略。目擊而存。於是茶經之始終備焉。

煎茶水記

張又新

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於又新丈人行也。爲學精博。頗有風鑒。稱較水之與茶宜者。凡七等。

揚子江南零水第一。

無錫惠山寺石水第二。

蘇州虎丘寺石水第三。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

揚州大明寺水第五。

吳淞江水第六。

淮水最下第七。

斯七水。余嘗俱瓶於舟中。親挹而比之。誠如其說也。客有熟於兩浙者。言搜訪未盡。余嘗志之。及刺永嘉。過桐廬江。至嚴子瀨。溪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皆用陳黑埭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於揚子南零殊遠。及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以是知客之說信矣。夫顯理鑒物。今之人信不逮於古人。蓋亦有古人所未知。而今人能知之者。元和九年春。子初成名。與同年生期於薦福寺。余與李德垂先至。憇西廂元鑒室。會適有楚僧至。置囊有數編書。余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一題云煮茶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之赴郡。泊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懼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給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伏罪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蕩覆半。至懼其妙。挹

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是。所歷經處之水。優劣精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

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鄞州蘭溪石下水第三。

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龜形。俗云蝦蟆口水。第四。

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

揚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泉第八。

唐州柏巖縣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廬州龍池山嶺水第十。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

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未嘗泥。

吳淞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峯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柳州圓泉第十八。

桐廬嚴陵灘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嘗試之。非繁茶之精麤。過此不之知也。夫茶烹於所產處。無不佳也。蓋水土之宜。離其處。水功其半。然善烹潔器。全其功也。李實諸司馬遇有言茶者。卽示之。又新刺九江。有客李滂門生劉魯封。言嘗見說茶。余醒然。思往歲僧室。獲是書。因盡篋。書在焉。古人云。瀉水置瓶中。焉能辨淄澠。此言不必可判也。萬古以爲信然。蓋不疑矣。豈知天下之理。未可言至。古人研精。固有未盡。強學君子。孜孜不懈。豈止思齊而已哉。此言亦有裨於勸勉。故記之。

十六湯品

蘇 虞

湯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濫湯。則與凡末同調矣。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注以緩急言者凡三品。以器標者共五品。以薪論者共五品。

第一得一湯。火續已儲。水性乃盡。如斗中米。如稱上魚。高低適平。無過不及爲度。蓋一而不偏雜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湯得一可建湯勳。

第二嬰湯。薪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傾。若嬰兒之未孩。欲責以壯夫之事。難矣哉。

第三百壽湯。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以話阻。或以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矣。敢問皤鬢蒼顏之大老。還可報弓抹矢以取中乎。還可雄登闊步以邁遠乎。

第四中湯。亦見夫鼓琴者也。聲合中則失妙。亦見磨墨者也。力合中則失濃。聲有緩急則琴亡。力有緩急則墨喪。注湯有緩急則茶敗。欲湯之中。臂任其責。

第五斷脈湯。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顛臂擲。惟恐其深。瓶嘴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故茶不勻粹。是猶人之百脈。氣血斷續。欲壽奚可。惡斃宜逃。

第六大壯湯。力士之把針。耕夫之握管。所以不能成功者。傷於麤也。且一甌之茗。多不二錢。茗盞量合宜。

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茶安在哉。

第七富貴湯。以金銀爲湯器。惟富貴者具焉。所以榮功建湯業。貧賤者有不能遂也。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墨之不可捨膠。

第八秀碧湯。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者也。琢以爲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有之也。

第九壓一湯。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豈不爲瓶中之壓一乎。然勿與誇珍衒豪臭公子道。

第十纏口湯。猥人俗輩。煉水之器。豈暇深擇。銅鐵鉛錫。取熟而已。夫是湯也。腥苦且澀。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

第十一減價湯。無油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雖御胯宸緘。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駿登高。好事者幸誌之。

第十二法律湯。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沃茶之湯。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停。薪忌薰。犯律踰法。湯乖則茶殆矣。

第十三一面湯。或柴中之麩火。或焚餘之虛炭。木體雖盡。而性且浮。性浮則湯有終嫩之嫌。炭則不然。實湯之友。

第十四宵人湯。茶本靈草。觸之則敗。糞火雖熱。惡性未盡。作湯泛茶。減耗香味。

第十五賊湯。

一名賤湯

竹篠樹梢。風日乾之。燃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虛薄。無中和之氣。爲茶之殘賊也。

第十六魔湯。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烟。燃柴一枝。濃烟蔽室。又安有湯耶。又安有茶耶。所以爲大魔。

採茶錄

温庭筠

辨

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別茶。聞揚子南瀟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命軍士謹慎者。深入南瀟。陸利器以俟。俄而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瀟。似臨岸者。使者曰。某棹舟深入。見者累百。敢有給乎。陸不言。旣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瀟者矣。使者蹶然馳白。某自南瀟齋至岸。舟蕩覆過半。懼其尠。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某其敢隱焉。

李約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壘壘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

嗜

甫里先生陸龜蒙。嗜茶。葺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爲甌犧之費。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訣之後。

易

白樂天方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蘼蘆蕪鮮。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苦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

致

劉琨與弟羣書。吾體中憤悶。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

茶錄

蔡 襄

茶論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視人氣色也。隱然察

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爲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詳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丹。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蕪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溼冷。故收藏之家。以蕪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溼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搥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沫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沈。前世謂之蟹眼者。故熟湯也。沈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煨蓋

凡欲點茶。先須煨蓋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迴擊拂。湯

上蓋可四分則止。視其面色鮮白。著蓋無水痕爲絕佳。建安鬪試。以水痕先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器論

茶焙

茶焙織竹爲之。裹以蕩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

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蒭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溼氣。

砧椎

砧椎蓋以砧茶。砧以木爲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爲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爲之。黃金性柔。銅及礮石。皆能生針。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爲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羃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杯微厚。煖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爲之。

試茶錄

子安

序

隄晉七閩。山川特異。峻極迴環。勢絕如甌。其陽多銀銅。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茶。會建而上。羣峯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茶生其間。氣味殊美。豈非山川重複。土地秀粹之氣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北苑西距建安之洄溪二十里而近。東至東宮百里而遙。

姬名有三十六。東宮其一也。

過洄溪。踰東宮。則僅能成餅耳。獨北苑連屬諸山者最勝。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數里。茶皆氣舛然。色濁味尤薄惡。况其遠者乎。亦猶橘過淮爲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云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今北苑焙。風氣亦殊。先春朝隴常雨。霽則霧露昏蒸。晝午猶寒。故茶宜之。茶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之早。

自北苑鳳山南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皆高遠。先陽處歲發常早。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次出壑源嶺高土決地。茶味甲於諸焙。丁謂亦云。鳳山高不百丈。無危峯絕崦。而岡阜環抱。氣勢柔秀。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安茶品甲於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矣。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仙骨。丁謂之記錄。建溪茶事詳備矣。至於品載。止云北苑壑源嶺。及總記官私諸焙。千三百三十六耳。近蔡公亦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爲目。皆曰北苑。建人以近山所得。故謂之壑源。好者亦取壑源口南諸葉。皆云彌珍絕。傳致之間。識者以色味品第。反以壑源爲疑。今書所異者。從二公紀土地勝絕之目。具疏園隴百名之異。香味精粗之別。庶知茶於草木。爲靈最矣。去畝步之間。別移其性。又以佛嶺葉源沙溪附見。以質二焙之美。故曰東溪試茶錄。自東宮西溪。南焙北苑。皆不足品第。今略而不論。

總敘焙名

北苑諸焙。或還民間。或隸北苑。前書未盡。今始終其事。

舊記。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歲率六縣民採造。大爲民間所苦。我宋建隆以來。環北苑近焙。歲取上供。外焙俱還民間。而裁稅之。至道年中。始分游坑臨江汾常西濛州西小豐大熟六焙。隸劍南。又免五縣茶民。專以建安一縣民力裁足之。而除其口率泉。慶曆中。取蘇口曾坑石坑重院。還屬北苑焉。又丁氏

舊錄云。官私之焙。千三百三十有六。而獨記官焙三十二。東山之焙十有四。北苑龍焙一。乳橘內焙二。乳橘外焙三。重院四。壑嶺五。渭源六。范源七。蘇口八。東宮九。石坑十。連溪十一。香口十二。火梨十三。開山十四。南溪之焙十有二。下瞿一。濠州東二。汾東三。南溪四。斯源五。小香六。際會七。謝坑八。沙龍九。南鄉十。中瞿十一。黃熟十二。西溪之焙四。慈善西一。慈善東二。慈惠三。船坑四。北山之焙二。慈善東一。豐樂二。

北苑

曾坑石坑附

建溪之焙三十有二。北苑首其一。而園別爲二十五。苦竹園頭甲之。鼯鼠窠次之。張坑頭又次之。苦竹園頭。連屬窠坑。在大山之北。園植北山之陽。大山多修木叢林。鬱蔭相及。自焙口達源頭五里。地遠而益高。以園多苦竹。故名曰苦竹。以高遠居衆山之首。故曰園頭。直西定山之隈。土石迴向如窠。然南挾泉流。積陰之處。而多飛鼠。故曰鼯鼠窠。其下曰小苦竹園。又西至於大園。絕山尾。疎竹翁翳。昔多飛雉。故曰雞薺窠。又南出壤園麥園。言其土壤沃。宜薺麥也。自青山曲折而北。嶺勢屬如貫魚。凡十有二。又隈曲如窠。巢者九。其地利爲九窠十二壠。隈深絕數里曰廟坑。坑有山神祠焉。又焙南直東。嶺極高峻。曰教練壠。東入張坑。南距苦竹帶北。岡勢橫直。故曰坑。坑又北出鳳凰山。其勢中峙。如鳳之首。兩山相向。如鳳之翼。因取象焉。鳳凰山東南至於袁雲壠。又南至於長坑。又南最高處曰張坑頭。言昔有袁氏張氏居於此。因名其地焉。出袁雲之北平下。故曰平園。絕嶺之表曰西際。其東爲東際。焙東之山。縈紆如帶。故曰帶園。其中曰

中歷坑。東又曰馬鞍山。又東黃淡窠。謂山多黃淡也。絕東爲林園。又南曰柢園。又有蘇口焙。與北苑不相屬。昔有蘇氏居之。其園別爲四。其最高處曰會坑。際上又曰尼園。又北曰官坑上園。下坑園。慶曆中。始入北苑。歲貢有會坑上品一斤。叢出於此。會坑山淺土薄。苗發多紫。復不肥乳。氣味殊薄。今歲貢以苦竹園茶充之。而蔡公茶錄。亦不云會坑者佳。又石坑者。涉溪東北。距焙僅一舍。諸焙絕下。慶曆中。分屬北苑。園之別有十。一曰大畚。二曰石雞望。三曰黃園。四曰石坑古焙。五曰重院。六曰彭坑。七曰蓮湖。八曰嚴曆。九曰烏石高。十曰高尾。山多古木。修林。今爲本焙取材之所。園焙歲久。今廢不開。二焙非產茶之所。今附見之。

壑源 葉源附

建安郡東望。北苑之南山。叢然不秀。高峙數百丈。如鄂郭焉。

民間所謂捍火山也。

其絕頂西南下視。建之地邑。

民間謂之望州山。

山起壑源口。而四周抱北苑之羣山。迤邐南絕。其尾歸然。山阜高者爲壑源頭。言壑源嶺山。自此首也。大山南北。以限沙溪。其東曰壑。水之所出。水出山之南東北。合爲建溪。壑源口者。在北苑之東北。南徑數里。

有僧居曰承天。有園隴北稅官山。其茶甘香特勝。近焙受水。則渾然色重。粥面無澤。道山之南。又西至於章歷。章歷西曰後坑。西曰連焙。南曰焙山。又南曰新宅。又西曰嶺根。言北山之根也。茶多植山之陽。其土尺埴。其茶香少而黃白。嶺根有流泉。清淺可涉。涉泉而南。山勢回曲。東去如鉤。故其地謂之壑嶺坑頭。茶爲勝絕處。又東別爲大窠。坑頭至大窠爲正壑嶺。實爲南山。土皆黑埴。茶生山陰。厥味甘香。厥色青白。及受水。則淳淳光澤。

民間謂之冷粥面。

視其而。渙散如粟。雖去社芽葉過老。色益青明。氣益鬱然。其止。則苦去而甘至。

民間謂之草木大而味大是也。

他焙芽葉。過老色益青。濁氣益勃然。甘至。則味去而苦留爲異矣。大窠之東。山勢平盡。曰壑嶺尾。茶生其間。色黃而味多土氣。絕大窠南山。其陽曰林坑。又西南曰壑嶺根。其西曰壑嶺頭。道南山而東。曰穿欄焙。又東曰黃際。其北曰李坑。山漸平下。茶色黃而味短。自壑嶺尾之東南。溪流繚遶。岡阜不相連附。極南塢中曰長坑。踰流爲葉源。又東爲梁坑。而盡於下湖。葉源者。土赤多石。茶色。其中色多黃青。無粥面粟紋。而頗明爽。復性重喜沈爲次也。

佛嶺

佛嶺連接葉源下湖之東。而在北苑之東南。隔壑源溪水。道自章阪東際為丘坑。坑口西對壑源。亦曰壑口。其茶黃白而味短。東南曰曾坑。北苑今屬其正東曰後歷。曾坑之陽曰佛嶺。又東至於張坑。又東曰李坑。又有硬頭。後洋。蘇池。蘇源。郭源。南源。華源。苦竹坑。岐頭。槎頭。皆周環佛嶺之東南。茶少甘而多苦。色亦重濁。又有簀香膽未詳此字源。石門。江源。白沙。皆在佛嶺之東北。茶泛然縹塵色而不鮮明。味短而香少為劣耳。

沙溪

沙溪去北苑西十里。山淺土薄。茶生則葉細。芽不肥乳。自溪口諸焙色黃而土氣。自龔漈南曰挺頭。又西曰章坑。又南曰永安。西南曰南坑漈。其西曰碎溪。又有周坑。范源。溫湯漈。厄源。黃坑。石龜。李坑。章坑。章村。小梨。皆屬沙溪。茶大率氣味全薄。其輕而浮。淳淳如土色。製造亦殊。壑源者。不多留膏。蓋以去膏盡。則味少而無澤也。

茶之面無光澤也。

故多苦而少甘。

茶名

茶之名類殊別。故錄之。

茶之名有七。一曰白葉茶。民間大重。出於近歲。園焙時有之。地不以山川遠近。發不以社之先後。芽葉如

紙。民間以為茶瑞。取其第一者為鬪茶。而氣味殊薄。非食茶之比。今出壑源之大窠者六。葉仲元。葉世萬。葉世榮。葉勇。葉世相。壑源巖下一。葉務。葉團。葉眩。源頭二。葉久。壑源後坑。葉品。葉居。林坑黃滌一。游容。丘坑一。游用。畢源一。王大。照。佛嶺尾一。游道。生。沙溪之大梨滌上一。汀。謝。高石巖一。雲。院。大梨一。呂。演。碎溪嶺根一。任。道。次有甘葉茶。樹高丈餘。徑頭七八寸。葉厚而圓。狀類柑橘之葉。其芽發即肥乳。長二寸許。為食茶之上品。三曰早茶。亦類柑葉。發常先春。民間採製為試焙者。四曰細葉茶。葉比柑葉細薄。樹高者五六尺。芽短而不乳。今生沙溪山中。蓋土薄而不茂也。五曰稽茶。葉細而厚密。芽晚而青黃。六曰晚茶。蓋雞茶之類。發比諸茶晚。生於社後。七曰叢茶。亦曰蘗茶。叢生。高不數尺。一歲之間。發者數四。貧民取以為利。

採茶

辨茶須知製造之始。故次。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者尤早。歲多暖。則先驚蟄十日即芽。歲多寒。則後驚蟄五日始發。先芽者氣味俱不佳。唯過驚蟄者。最為第一。民間常以驚蟄為候。諸焙後北苑者。半月去。遠則益晚。凡採茶必以晨興。不以日出。日出露晞。為陽所薄。則使芽之膏腴。泣耗於內。茶及受水。而不鮮明。故常以早為最。凡斷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則速斷不柔。以指則多溫易損。擇之必精。濯之必潔。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為茶病。

民間常以春陰爲採茶得時。日出而採。則芽葉易損。建人謂之採摘不鮮是也。

茶病

試茶辨味。必須知茶之病。故又次之。

芽擇肥乳。則甘香而粥而著。蓋而不散。土瘠而芽短。則雲脚渙亂。去蓋而易散。葉梗半。則受水鮮白。葉梗短。則色黃而泛。

梗謂芽之身。除去白合處。茶民以茶之色味。俱在梗中。

烏帶。白合。茶之大病。不去烏帶。則色黃黑而惡。不去白合。則味苦澀。

丁謂之論備矣。

蒸芽必熟。去膏必盡。蒸芽未熟。則草木氣存。

適口則知。

去膏未盡。則色濁而味重。受烟則香奪。壓黃則味失。此皆茶之病也。

受烟。謂過黃時。火中有烟。使茶香盡。而烟臭不去也。壓去膏之時。久留茶黃未造。使黃經宿。香味俱失。弁然氣如假雞卵臭也。

大觀茶論

宋徽宗

序

嘗謂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求者。其類不一。穀粟之於饑。絲枲之於寒。雖庸人孺子。皆知常須而日用。不以時歲之舒迫。而可以興廢也。至若茶之爲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澹閒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於今。百廢俱舉。海內晏然。垂拱密勿。幸致無爲。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盛造其極。且物之興廢。固自有時。然亦係乎時之汗隆。時或遑遽。人懷勞瘁。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猶且汲汲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世旣累洽。人恬物熙。則常須而日用者。固久厭飫。狼籍而天下之士。勵志清白。競爲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篋篋之精。爭鑿莪之別。雖下士於此時。不以蓄茶爲羞。可謂盛世之清尚也。嗚呼。至治之世。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草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後人有不自知爲利害者。敍本末別於二十篇。號曰茶論。

地產

植產之地崖必陽。圃必陰。蓋石之性寒。其葉抑以瘠。其味疎以薄。必資陽和以發之。土之性敷。其葉疎以暴。其味彊以肆。必資陰蔭以節之。

今園家皆植木。以資茶之陰。

陰陽相濟。則茶之滋長得其宜。

天時

茶工作於驚熱。尤以得天時爲急。輕寒英華漸長。條達而不迫。茶工從容致力。故其色味兩全。若或時暘鬱燠。芽甲奮暴。促工暴力隨稿。晷刻所迫。有蒸而未及壓。壓而未及研。研而未及製。茶黃留積。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爲慶。

采擇

撷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爪斷芽。不以指揉。慮氣汗薰積。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隨。得芽則投諸水。凡芽如雀舌穀粒者爲鬪品。一鎗一旗爲揀芽。一鎗二旗爲次之。餘斯爲下。茶之始芽萌。則有白合。旣撷。則有烏帶。白合不出。害茶味。烏帶不去。害茶色。

蒸壓

茶之美惡。尤係於蒸芽壓黃之得失。蒸太生。則芽滑。故色清而味烈。過熟則芽爛。故茶色赤而不膠。壓久

則氣竭味漓。不及則色暗味澀。蒸芽欲及熟而香。壓黃欲膏盡亟止。如此則製造之功。十已得七八矣。

製造

滌芽惟潔。濯器惟淨。蒸壓惟其宜。研膏惟熱。焙火惟良。飲而有少砂者。滌濯之不精也。文理燥赤者。焙火之過熟也。夫造茶先度日晷之短長。均工力之衆寡。會採擇之多少。使一日造成。恐茶過宿。則害色味。

鑒辨

茶之範圍不同。如人之有首面也。膏稀者。其膚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斂以實。卽日成者。其色則青紫。越宿製造者。其色則慘黑。有肥凝如赤蠟者。末雖白。受湯則黃。有縝密如蒼玉者。末雖灰。受湯愈白。有光華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內備而表質者。其首面之異同。難以槩論。要之色瑩徹而不駁。質縝繹而不浮。舉之凝結。碾之則鏗然。可驗其爲精品也。有得於言意之表者。可以心解。又有貪利之民。購求外焙已采之芽。假以製造。碎已成之餅。易以範模。雖名氏采製似之。其膚理色澤。何所逃於鑒賞哉。

白茶

白茶自爲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圍。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雖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過四五家。生者不過一二株。所造止於二三勝而已。芽英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而爲常品。須製造精微。運度得宜。則表裏昭徹。如玉之在璞。它無與倫也。淺焙亦有之。但品不及。

羅碾

碾以銀爲。熟鐵次之。生鐵者。非掏揀槌磨所成。間有黑屑。藏於隙穴。害茶之色尤甚。凡碾爲製。槽欲深而峻。輪欲銳而薄。槽深而峻。則底有準而茶常聚。輪銳而薄。則運邊中而槽不戛。羅欲細而而緊。則絹不泥而常透。碾必力而速不欲久。恐鐵之害色。羅必輕而平不厭數。庶已細者不耗。惟再羅則入湯輕泛。粥面光凝。蓋茶之色。

蓋

蓋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爲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宜立而易以取乳。寬則運筴旋徹。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用蓋之大小。蓋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蓋小。則受湯不盡。蓋惟熱。則茶發立耐久。

筴

茶筴。以筋竹老者爲之。身欲厚重。筴欲疎勁。本欲壯而未必眇。當如劍脊之狀。蓋身厚重。則操之有力。而易於運用。筴疎勁如劍脊。則擊拂雖過。而浮沫不生。

餅

餅宜金銀。小大之制。惟所裁給。注湯害利。獨餅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苑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散。嘴

之末。欲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速有節。不滴瀝。則茶面不破。

杓

杓之大小。當以可受一盞茶爲量。過一盞則必歸其餘。不及則必取其不足。傾杓煩數。茶必冰矣。

水

水以清輕甘潔爲美。輕甘乃水之自然。獨爲難得。古人品水。雖曰中零惠山爲上。然人相去之遠近。似不常得。但當取山泉之清潔者。其次則井水之常汲者爲可用。若江河之水。則魚鼈之腥。泥滓之汗。雖輕甘無取。凡用湯以魚目蟹眼。連繹迸躍爲度。過老則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頃刻而後用。

點

點茶不一。而調膏繼刻。以湯注之。手重筴輕。無粟文蟹眼者。謂之靜面點。蓋擊拂無力。茶不發立。水乳未浹。又復增湯。色澤不盡。英華淪散。茶無立作矣。有隨湯擊拂。手筴俱重。立又泛泛。謂之一發點。蓋用湯已故。指腕不圓。粥而未凝。茶力已盡。雲霧雖泛。水脚易生。妙於此者。量茶受湯。調如融膠。環注盞畔。勿使侵茶。勢不欲猛。先須攪動茶膏。漸加擊拂。手輕筴重。指遶腕旋。上下透徹。如醇蘖之起麵。疎星皎月。燦然而生。則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湯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線。急注急上。茶面不動。擊拂既力。色澤漸開。珠璣磊落。三湯多寘如前。擊拂漸貴輕勻。周環旋復。表裏洞徹。粟文蟹眼。泛結雜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湯尙

膏。筴欲轉稍寬而勿速。其清真華彩。既已煥發。雲霧漸生。五湯乃可少縱。筴欲輕勻而透達。如發立未盡。則擊以作之。發立已過。則拂以斂之。結浚靄。結凝雪。茶色盡矣。六湯以觀立作乳點勃結。則以筴著之。緩拂。遽動而已。七湯以分輕清重濁相。稀稠得中。可欲則止。乳霧洶湧。溢盞而起。周回旋而不動。謂之咬盞。宜勻其輕清浮合者飲之。桐君錄曰。茗有餽。飲之宜。人雖多。不爲過也。

味

夫茶以味爲上。香甘重滑。爲茶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風骨者。蒸壓太過也。茶鎗。乃條之始萌者。木性酸。鎗過長。則初甘重。而終微澀。茶旗。乃葉之方敷者。葉味苦。旗過老。則初雖留舌。而飲徹反甘矣。此則芽腴有之。若夫卓絕之品。真香靈味。自然不同。

香

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要須蒸及熟而壓之。及乾而研。研細而造。則和美具足。入盞則馨香四達。秋爽灑然。或蒸氣如桃人夾雜。則其氣酸烈而惡。

色

點茶之色。以純白爲上。真青白爲次。灰白次之。黃白又次之。天時得於上。人力盡於下。茶必純白。天時暴暄。芽萌狂長。采造留積。雖白而黃矣。青白者蒸壓微生。灰白者蒸壓過熟。壓膏不盡。則色青暗。焙火太烈。

則色昏赤。

藏焙

數焙則首面乾而香減。失焙則雜色剝而味散。要當新芽初生卽焙。以去水陸風濕之氣。焙用熟火置爐中。以靜炭擁合七分。露火三分。亦以輕灰糝覆良久。卽置焙篋上。以逼散焙中潤氣。然後列茶於其中。盡展角焙。未可蒙蔽。候火速徹覆之。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減。探手爐中。火氣雖熱。而不至逼人手者爲良。時以手按茶體。雖甚熱而無害。欲其火力通徹茶體爾。或曰。焙火如人體溫。但能燥茶皮膚而已。內之溼潤未盡。則復蒸喝矣。焙畢。卽以用久竹漆器中緘藏之。陰潤勿開。終年再焙。色常如新。

品名

名茶各以聖產之地。葉如耕之平園台星岩。葉剛之高峯青鳳髓。葉思純之大嵐。葉嶼之屑山。葉五崇抃之羅漢上水桑芽。葉堅之碎石窠石白窠。一作穴窠葉瓊葉輝之秀皮林。葉師復師貺之虎岩。葉椿之無又岩芽。葉懋之老窠園葉。各擅其美。未嘗混淆。不可槩舉。後相爭相鬻。互爲剝竊。參錯無據。不知茶之美惡。在於製造之工拙而已。豈岡地之虛名。所能增減哉。焙人之茶。固有前優而後劣者。昔負而今勝者。是亦園地之不常也。

外焙

世稱外焙之茶。巒小而色駁。體耗而味淡。方之正焙。昭然則可。近之好事者。筴筥之中。往往半之蓄外焙之品。蓋外焙之家。久而益工製之妙。咸取則於壑源。倣像規模。摹外爲正。殊不知其巒雖等而蔑風骨。色澤雖潤而無藏蓄。體雖實而縝密乏理。味雖重而澀滯乏香。何所逃乎外焙哉。雖然。有外焙者。有淺焙者。蓋淺焙之茶。去壑源爲未遠。製之能工。則色亦瑩白。擊拂有度。則體亦立。湯味甘重。香滑之味。稍遠於正焙耳。于治外焙。則迥然可辨。其有甚者。又至於採柿葉桴攪之萌。相雜而造。味雖與茶相類。點時隱隱如輕絮。泛然茶面。粟文不生。乃其驗也。桑苧翁曰。難以卉莽。飲之成病。可不細鑒而熟辨之。

宣和北苑貢茶錄

熊蕃

序

陸羽茶經。裴波茶述者。皆不第建品。說者但謂二字未嘗至建。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尙閔。靈芽未露。至於唐末。然後北苑出爲之最。是時。僞蜀時詞臣王文錫作茶譜。亦第言建有紫筍而臘面。乃產於福。五代之季。屬建南。唐歲率諸縣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銜。聖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特置龍鳳模。遣使卽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於此。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蓋自龍鳳與京石的白

四種紹出。而臘而降爲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制。至咸平初。丁晉公曹閩始載之於茶錄。慶曆中。蔡君謨將漕創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爲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龍團之上。紹聖間。改爲瑞雲翔龍。至大觀初。今上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與常茶不同。偶然出。非人力可致。於是白茶遂爲第一。既又製之已細茶。及試新銜貢新銜。自三色細第出。而瑞雲翔龍。願爲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挺。故號芽茶。次曰揀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鎗一旗。次曰中芽。乃一芽帶兩葉。號一鎗兩旗。其帶三葉四葉。皆漸老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德中。建守周絳爲補茶經。言芽茶只作早茶。馳奉萬乘嘗之可矣。如一鎗一旗。可謂奇茶也。故一鎗一旗號揀芽。最爲挺特光正。舒王送入閩中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謂揀芽也。或者乃謂茶芽未展爲鎗。已展爲旗。指舒王此詩爲誤。蓋不知有所謂揀芽也。夫揀芽猶貴重如此。而况芽茶。以供天子之新嘗者乎。芽茶絕矣。至於水芽。則曠古未之聞也。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公可問。始創爲銀線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祇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明瑩潔。若銀線然。以製方寸新銜。有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白的石乳鼎造花銜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合爲首冠。然猶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之所好也。異時郡人黃儒。撰品茶要錄。極稱當時靈芽之富。謂使陸羽數之見之。必爽然自失。蕃亦謂使黃君而閱今日。則前此者未足記焉。然龍焙初興。貢數殊少。累增至

於元符。以斤計者一萬八千。視初已加數倍。而猶未盛。今則為四萬七千一百斤有奇矣。

此數見范達所著龍焙溪成茶錄。

造。茶官也。白茶勝雪以次。厥名實繁。今列於左。使好事者得以觀焉。

貢新芽。大觀二年造。

白茶。政和二年造。

龍團勝雪。宣和二年造。

御苑玉芽。大觀二年造。

萬壽龍芽。大觀二年造。

上林第一。宣和二年造。

乙夜清供。宣和二年造。

承平雅玩。宣和二年造。

龍鳳英華。宣和二年造。

玉除清賞。宣和二年造。

啓沃承恩。宣和二年造。

雪英。宣和二年造。

雲葉。宣和二年造。

蜀葵。宣和二年造。

金錢。宣和三年造。

玉華。宣和二年造。

寸金。宣和三年造。

無比壽芽。大觀四年造。

萬春銀葉。宣和二年造。

宜年寶玉。宣和三年造。

玉清慶雲。宣和二年造。

無疆壽龍。宣和二年造。

玉葉長春。宣和四年造。

瑞雲翔龍。紹聖二年造。

長壽玉圭。政和二年造。

興國巖銜。

香口焙銜。

上品揀芽。紹興二年造。

新收揀芽。

太平嘉瑞。政和二年造。

龍苑報春。宣和四年造。

南山應瑞。宣和四年造。

興國巖揀芽。

興國巖小龍。

興國巖小鳳。已上號細色。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已上號粗色。

又有瓊林毓料。浴雪呈祥。壑源供季。筐推先。價倍南金。陽谷先春。壽巖却勝。延平石乳。清白可鑒。風韻甚高。凡十色。皆宣和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右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熱前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號為頭綱玉芽。以下即先後以次發。逮貢足時。夏過半矣。歐陽文忠公詩曰。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異時如此。以今較昔。又為最早。因念草木之微。有瓊奇卓異。亦必逢時而後出。而况為上者哉。昔昌黎先生感

二鳥之蒙采擢。而悼其不如。今藉於是茶也。焉敢效昌黎之感。始務自警而堅其守。以待時而已。

貢新銚。竹圈銀模。方一寸二分。

試新銚。竹圈同上。

龍團勝雪。竹圈銀模同上。

白茶。銀圈銀模。徑一寸五分。

御苑玉芽。銀圈銀模。徑一寸五分。

萬壽龍芽。銀圈銀模同上。

上林第一。方一寸二分。

乙夜清供。竹圈同上。

承平雅玩。

龍鳳英華。

玉除清賞。

啓沃承恩。同上。

雪英。橫長一寸五分。

雲葉。同上。

蜀葵。徑一寸五分。

金錢。銀模同上。

玉華。銀模橫長一寸五分。

寸金。竹圈方一寸二分。

無比壽芽。銀模竹圈同上。

萬春銀葉。銀模銀圈兩尖徑二寸二分。

宜年寶玉。銀圈銀模直長三寸。

玉清慶雲。銀模銀圈方一寸八分。

無疆壽龍。銀模竹圈直長一寸。

玉葉長春。竹圈直長三寸六分。

瑞雲翔龍。銀模銅圈徑二寸五分。

長壽玉圭。銀模直長三寸。

興國巖鈔。竹圈方一寸二分。

香口焙銚。竹圈同上。

上品揀芽。銀模銅圈。

新收揀芽。銀模銀圈同上。

太平嘉瑞。銀圈徑一寸五分。

龍苑報春。徑一寸七分。

南山應瑞。銀模銀圈方一寸八分。

興國巖揀芽。銀模徑三寸。

小龍。

小鳳。銀模銅圈同上。

大龍。銀模銅圈。

大鳳。銀模銅圈。

先人作茶錄。賞貢品極勝之時。凡有四千餘色。紹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閱近所貴皆仍舊。其先後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於白茶之上。及無興國巖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克今更寫其形製。庶覽之無遺恨焉。先是任之春漕司。再攝茶政。越十三載。乃復舊額。且

用政和故事。補種茶二萬株。正和周曹種三萬株。此年益虔貢職。遂有創增之目。仍改京銜爲大龍團。由是大龍多於大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之知也。三月初吉。男克北苑寓舍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曆以上。自元豐後。瑞龍相繼挺出。制精於舊。而未有好事者記焉。但於詩人句中。及大觀以來。增創新錫。亦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名。願龍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元首貢。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實繁。先子觀見時事。悉能記之。成編具存。今閩中漕臺所刊。茶錄未備。此書庶幾補其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朝散郎行祕書郎國史編修官學士院權直熊克謹記。

品茶要錄

黃 儒

序

說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興。靈芽真筍。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國初已來。士大夫沐浴膏澤。詠歌升平之日久矣。夫身世灑落。神觀沖淡。惟茲茗飲爲可喜。園林亦相與摘英誇異。制捲鬻新。而趨時之好。故殊異之品。始得自出於纂莽之間。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味其雲腴。當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負瓌偉詭特者。未嘗不遇時而後興。況於人乎。然士大夫間爲珍藏精試之具。非尙雅好真。未嘗輒出。其好事者。又常論其采制之出入。器用之宜否。較試之

湯火。圖於縑素。傳翫於時。獨未有補於賞鑒之明耳。蓋園民射利。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詳。予因閱收之暇。爲原采造之得失。較試之低昂。次爲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

一采造過時

茶事起於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二火。二火之茶。已次一火矣。故市茶芽者。惟同出於三火前者爲最佳。尤善薄寒氣候。陰不至凍。

芽發時尤畏霜。有造於一火二火皆遇霜。而三火霜霽。則三火之茶勝矣。晴不至於暄。則穀芽含養約。而滋長有漸。采工亦優爲矣。凡試時。泛色鮮白。隱於薄霧者。得於佳時而然也。有造於積雨者。其色昏。或氣候暴暄。茶芽蒸發。采工汗手薰漬。揀摘不給。則製造雖多。皆爲常品矣。試時色非鮮白。水脚微紅者。過時之病也。

二白合盜葉

茶之精絕者曰鬪。曰亞鬪。其次揀芽。茶芽鬪品。雖最上園戶。或止一株。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且物之變勢無常。而人之耳目有盡。故造鬪品之家。有昔優而今劣。前負而後勝者。雖人工有至有不至。亦造化推移。不可得而擅也。其造一火曰鬪。二火曰亞鬪。不過十數銖而已。揀芽則不然。徧園隴中。擇其精英者耳。其或貪多務得。又滋色澤。往往以白合盜葉間之。試時色雖鮮白。其味澀淡者。間白合盜葉之病。

也。

一鷹爪之芽。有兩小葉抱而生者。白合也。新條葉之初生而白者。盜葉也。造揀芽常剔取鷹爪。而白合不用。况盜葉乎。

三入雜

物固不可以容僞。况飲食之物。尤不可也。故茶有入他草者。建人號爲入雜。鈔列入柿葉。常品入桴欖葉。二葉易致。又滋色澤。園民欺售直而爲之。試時。無粟紋甘香。蓋面浮散。隱如微毛。或星星如纖絮者。入雜之病也。善茶品者。側蓋視之。所入之多寡。從可知矣。嚮上下品有之。近雖鈔列。亦或勾使。

四蒸不熟

穀芽初采。不過盈筐而已。趣時爭新之勢然也。既采而蒸。既蒸而研。蒸有不熟之病。有過熟之病。蒸不熟。自雖精芽。所損已多。試時色青易沈。味爲桃仁之氣者。不蒸熟之病也。唯正熟者味甘香。

五過熟

茶芽方蒸。以氣爲候。視之不可以不謹也。試時色黃而粟紋大者。過熟之病也。然雖過熟。愈於不熟。甘香之味勝也。故君謨論色。則以青白勝黃白。余論味。則以黃白勝青白。

六焦釜

茶蒸不可以逾久。久而過熟。又久。則湯乾而焦釜之氣出。茶工有注新湯以益之。是致蒸損茶黃。試時。色多昏黯。氣焦味惡者。焦釜之病。建人號熟鍋氣。

七壓黃

茶已蒸者爲黃。黃細則已入捲模制之矣。蓋清潔鮮明。則香色如之。故采佳品者。常於半曉間。衝蒙雲霧。或以罐汲新泉。懸胸間。得必投其中。蓋欲鮮也。其或日氣烘燥。茶芽暴長。工力不給。其采芽已色不鮮明。薄如壞卵氣者。壓黃之病也。

八漬膏

茶餅光黃。又如蔭潤者。榨不乾也。榨欲盡去其膏。膏盡則有如乾竹葉。乏意味。唯飾首面者。故榨不欲乾。以利易售。試時色雖鮮白。其味帶苦者。漬膏之病也。

九傷燄

夫茶本以芽葉之物。就之捲模。既出捲。上筴焙之。用火務令通熟。卽以灰覆之。虛其中以熟火氣。然茶民不喜用實炭。號爲冷火。以茶餅新濕。欲乾以見售。故用火常帶煙焰。煙焰既多。稍失看候。以故薰損茶餅。試時其色昏紅。氣味帶焦者。傷焰之病也。

十辨壑源沙溪

壑源沙溪。其地相背。而中隔一嶺。其去無數里之遠。然茶產頓殊。有能出力移植之。亦爲土氣所化。竊嘗惟茶之爲草。一物爾。其勢必猶得地而後異。豈水絡地脈。偏鍾粹於壑源。豈御焙占此大岡巍隴。神物伏護。得其餘蔭耶。何其甘芳精至。而美擅天下也。觀夫春雷一驚。筠籠纔起。售者已擔簦挈橐於其門。或先期而散留金錢。或茶纔入筥。而爭酬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容所求。其有桀滑之園民。陰取沙溪茶。黃雜就家捲而製之。人耳其名。睨其規模之相若。不能原其實者。蓋有之矣。凡壑源之茶。售以十。則沙溪之茶。售以五。其直大率倣此。然沙溪之園民。亦勇於覓利。或雜以松黃。飾其首面。凡肉理怯薄。體輕而色黃。試時雖鮮白。不能久泛。香薄而味短者。沙溪之品也。凡肉理實厚。體堅而色紫。試時泛盞凝久。香滑而味長者。壑源之品也。

後論

今嘗論茶之精絕者。其白合未開。其細如麥。蓋得青陽之輕清者也。又其山多帶砂石。而號佳品者。皆在山南。蓋得朝陽之和者也。余嘗事閒。乘暑景之明淨。適軒亭之瀟灑。一一皆取品試。旣而神水生於華池。愈甘而新。其有助乎。然建安之茶。散人下者。不爲也。而得建安之精品。不善矣。蓋有得之者。亦不能辨。或不善於烹試矣。或非其時。尤不善也。况非其賓乎。然未有主賢而賓愚者也。夫惟知此。然後盡茶之事。昔者。陸羽號爲知茶。然羽之所知者。皆今之所謂茶草。何哉。如鴻漸所論。蒸筍并葉。畏流其膏。蓋草茶味短。

而淡。故常恐去膏。建茶力厚而甘。故惟欲去膏。又論福建爲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由是觀之。鴻漸未嘗到建安歟。

北苑別錄

無名字

序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北苑。旁聯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興國中。初爲御焙。歲模龍鳳以羞貢篚。蓋表珍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事。品數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可得也。方其春蟲震蟄。羣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爲大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苑。與不至者同。僕同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摭其大槩。修爲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

御園

九窠十二隴。

麥窠。

壤園。

龍游窠。

小苦竹。

苦竹裏。

雞數窠。

苦竹。

苦竹源。

鼯鼠窠。

教練隴。

鳳凰山。

大小埤。	張坑。	中曆。	官平。	虎膝窠。	新園。	曾坑。	林園。	吳彥山。	銅場。	苑馬園。	小山。
橫坑。	帶園。	東際。	石碎窠。	樓隴。	天樓基。	黃際。	和尚園。	羅漢山。	師如園。	高畚。	
猿游隴。	焙東。	西際。	上下官坑。	蕉窠。	院坑。	馬安山。	黃淡窠。	水桑窠。	靈滋。	大窠頭。	

右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自官平而上為內園。官坑而下為外園。方春。靈芽萌坼。先民焙十餘日。如九窠。十二隴。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為禁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後之。以其氣候少遲故也。

采茶

采茶之法。須是清晨。不可見日。晨則夜露未晞。茶芽斯潤。見日則爲陽氣所薄。使芽之膏腴內耗。至受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搗鼓。集羣夫於鳳凰山。山有打鼓亭。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鳴鑼以

聚之。恐其踰時貪多務得也。大抵采茶亦須習熟。募夫之際。必擇土著及諳曉之人。非特識茶發早晚所在。而於采摘亦知其指要。蓋以指而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速斷而不柔。從舊說也。故采

夫欲其習熟。政爲是耳。采夫日役二百二十二人。

揀茶

茶有小芽。有中芽。有紫芽。有白合。有烏蒂。不可不辨。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團。勝雪。白茶。以其芽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謂之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也。中芽。古謂之一鎗二旗是也。紫芽。葉之紫者也。白合。乃小芽有兩葉抱而生者是也。烏蒂。茶之蒂頭是也。凡茶以水芽爲上。小芽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蒂。皆在所不取。使其擇焉而精。則茶之色味無不佳。萬一雜之以所不取。則首面不均。色濁而味重也。

蒸茶

茶芽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甌。俟湯沸蒸之。然蒸有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易沈。而有草木之氣。唯在得中爲當。

榨茶

茶既熟謂茶黃。須淋洗數過。欲其次也。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水芽。則以高榨壓之。以此芽嫩故也。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至中夜取出揉勻。復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奮擊。必至於乾淨而後已。蓋建茶之味遠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沈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盡。則色味重濁矣。

研茶

研茶之具。以柯爲杵。以瓦爲盆。分團酌水。亦皆有數。上而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鳳四。大龍鳳二。其餘皆一十二焉。自十二水而上。曰研一團。自六水而下。曰研三團。至七團。每水研三。必至於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茶不熟則首面不勻。煎試易沈。故研夫尤貴於彊有力者也。嘗謂天下之理。未有不須而成者。有北苑之芽。而後有龍井之水。龍井之水。清而且甘。盡夜酌之而不竭。凡茶自北苑上者。皆資焉。亦猶錦之於蜀江。膠之於阿井。詎不信然。

造茶

造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銜。不能無弊。遂併爲二焉。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銜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研盆。盪之欲其勻。操之欲其膩。然後入園製銜。隨筮過黃有方。故銜有花銜。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同。其名亦異。隨網繫之於貢茶云。

過黃

茶之過黃。初入烈火焙之。次過沸湯熅之。凡如是者三而後宿。一火至翌日。遂過煙。焙之火不欲烈。烈則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煙。煙則香盡而味焦。但取其溫溫而已。凡火之數多寡。皆視其銜之厚薄。銜之厚者有十火。至於十五火。銜之薄者八火。至於六火。火數既足。然後過湯上出色。出色之後。置之密室。急以扇扇之。則色澤自然光瑩矣。

網次

細色第一網

龍焙貢新

水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三十銜。創添二十銜。

細色第二網

龍焙試新

水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銖。創添五十銖。

細色第三綱

龍團勝雪

水芽。十六水。十二宿火。正貢三十銖。續添二十銖。創添二十銖。

白茶

水芽。十六水。七宿火。正貢三十銖。續添五十銖。創添八十銖。

御苑玉芽

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

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貢一百片。

上林第一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銖。

乙夜清供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銖。

承平雅玩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

龍鳳英華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

玉除清賞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

啓沃承恩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

雪英

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

雲葉

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

蜀葵

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

金錢

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

寸金

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一百片。

細色第四綱

龍團勝雪

水芽。十六水。十二宿火。正貢一百五十片。

無比壽芽

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五十片。創添五十片。

萬春銀葉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四十片。創添六十片。

宜年寶玉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四十片。創添六十片。

玉清慶雲

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四十片。創添六十片。

無疆壽龍

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四十片。創添六十片。

玉葉長春

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

瑞雲翔龍

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一百八片。

長壽玉圭

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二百片。

興國巖鏘

中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七十鏘。

香口焙鏘

中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五十鏘。

上品揀芽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片。

新收揀芽

中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六百片。

細色第五綱

太平嘉瑞

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三百片。

龍苑報春

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六十片。創添六十片。

南山應瑞

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六十錢。創添六十錢。

興國巖揀芽

中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五百十片。

興國巖小龍

中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七百五片。

興國巖小鳳

中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五十片。

先春兩色

太平嘉瑞

已見前。正貢二百片。

長壽玉圭

已見前。正貢一百片。

續入額四色

御苑玉芽

已見前。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

已見前。正貢一百片。

無比壽芽

已見前。正貢一百片。

瑞雲翔龍

已見前。正貢一百片。

麤色第一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六水。十宿火。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四水。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小龍茶八百四十片。

麤色第二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小鳳一千三百四十片。四水。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龍七百二十片。二水。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鳳七百二十片。二水。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小鳳茶一千三百片。

巖色第三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鳳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八百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八百片。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四百片。大鳳茶四百片。

麤色第四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片。

入腦子小龍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小鳳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四百片。大鳳茶四百片。

麤色第五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京銚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八百片。大鳳茶八百片。

麤色第六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片。

京銚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八百片。大鳳茶八百片。

京銚改造大龍一千二百片。

麤色第七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京錠改造大龍二千三百二十片。

建寧府附發大龍茶二百四十片，大鳳茶二百四十片。

京錠改造大龍四百八十片。

細色五網

貢新爲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團爲最精。而建人有直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圈以箬葉。內以黃斗。盛以花箱。護以重篋。花箱內外。又有黃羅罽之。可謂十襲之珍矣。

麤色七網

揀芽以四十餅爲角。小龍鳳以二十餅爲角。大龍鳳以八餅爲角。圈以箬葉。束以紅縷。包以紅紙。緘以菴綾。惟揀芽俱以黃焉。

開畚

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尊生長之氣。以滲雨露之澤。每歲六月興工。虛其本。培其末。滋蔓之草。遏鬱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導生長之氣。而滲雨露之澤也。此之謂開畚。惟桐木則留焉。桐木之性。與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則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漸茂。理亦然也。

外焙

石門乳吉香口。

右三焙。常後北苑五七日興工。每日採茶蒸榨。以其黃。悉送北苑併造。

茶譜

顧元慶

序

余性嗜茗。弱冠時識吳心遠於陽羨。識過養拙於琴川。二公極於茗事者也。授余收焙烹點法。頗為簡易。及閱唐宋茶譜茶錄諸書。法用熟碾細羅。為末為餅。所謂小龍團。尤為珍重。故當時有金易得。而龍餅不易得之語。嗚呼。豈士人而能為此哉。頃見友蘭翁所集茶譜。其法於二公頗合。但收採古今篇什太繁。甚失譜意。余暇日刪校。仍附王友石竹爐。即苦節君像。并分封六事於後。重梓於大石山房。當與有玉川之癖者共之也。

茶略

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峽有兩人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栝欄。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茶品

茶之產於天下多矣。若劍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印州有火井思安。渠江有薄片。巴東有真香。福州有柏巖。洪州有白露。常之陽羨。婺之舉巖。丫山之陽坡。龍安之騎火。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之數者。其名皆著。品第之。則石花最上。紫筍次之。又次則碧澗明月之類是也。惜皆不可致耳。

藝茶

藝茶欲茂。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陽崖陰林。紫者爲上。綠者次之。

採茶

團黃有一旗二鎗之號。言一葉二芽也。凡早取爲茶。晚取爲薺。穀雨前後收者爲佳。麤細皆可用。惟在採摘之時。天色晴明。炒焙適中。盛貯如法。

藏茶

茶宜蕪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溼。故收藏之家。以蕪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當如人體溫。溫則去溼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花茶諸法

橙茶。將橙皮切作細絲一斤。以好茶五斤焙乾。入橙絲間和。用密麻布襯墊火箱。置茶於上烘熟。淨綿被罽之三兩時。隨用建連紙袋封裹。仍以被罽焙乾收用。

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將半含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蕊中。以麻皮略繫。令其經宿。次早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又將茶葉入別蕊中。如此者數次。取其焙乾收用。不勝香美。

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氣全者。量其茶葉多少。摘花為茶。花多則太香。而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一停花。始稱。假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用磁罐一層茶。一層花。投間至滿。紙箬繫固。入鍋重湯煮之。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諸花倣此。

煎茶四要

一 擇水

凡水泉不甘。能損茶味之嚴。故古人擇水。最為切要。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山水乳泉漫流者為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如蟹黃。混濁鹹苦者皆勿用。

二 洗茶

凡烹茶先以熱湯洗茶葉。去其塵垢冷氣。烹之則美。

三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四擇品

凡瓶罍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應。若瓶大罍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茶銚茶瓶。銀錫爲上。瓷石次之耳。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煨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坯色異。皆不及也。

茶三要

一滌器

茶瓶茶盞茶匙生銹。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美。

二煨盞

凡點茶先須煨盞令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淨。

三擇果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雜之。奪其香者。松子、柑橙、杏仁、蓮心、木香、梅花、茉莉、薔薇、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牛乳、番桃、荔枝、圓眼、水梨、枇杷之類是也。奪其色者。柿餅、膠棗、火桃、楊梅、橙橘之類是也。凡飲佳茶。去果方覺清絕。雜之則無辨矣。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瓜仁、藻仁、菱米、欖仁、栗子、雞豆、銀杏、山藥、筍乾、芝麻、莒蒿、蒿苳、芹菜之類精製或可用也。

茶效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健旺。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蠱毒自己矣。然率用中下茶。出蘇文。

茶錄

馮時可

總敘

茶。一名檟。又名葢。名著。名薜。檟。苦茶也。葢則西蜀語。茗則晚取者。本草。薜甘檟苦。羽經則稱檟甘薜苦。茶尊爲經。自陸羽始。羽經稱茶味至寒。採不時。造不精。雜以卉莽。飲之成疾。若採造得宜。便與醍醐甘露抗

衡。故知茶全貴採造。蘇州茶飲徧天下。專以採造勝耳。徽郡向無茶。近出松蘿茶。最爲時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採造法。其後於徽之松蘿。結庵採諸山茶。於庵焙製。遠邇爭市。價倏翔湧。人因稱松蘿茶。實非松蘿所出也。是茶比天池茶稍麤。而氣甚香。味更清。然於虎丘能稱仲。不能伯也。松郡余山亦有茶。與天池無異。顧採造不如。近有比丘來以虎丘法製之。味與松蘿等。老衲亟逐之曰。無爲此山開羶徑。而置火坑。蓋佛以名爲五欲之一。名媒利。利媒禍物且難容。况人乎。

鴻漸伎倆磊塊。著是茶經。蓋以逃名也。示人以處其小。無志於大也。意亦與韓康市藥事相同。不知者。乃謂其宿名。夫羽惡用名。彼用名者。且經六經而經茶乎。張步兵有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一杯酒之可以逃名也。又惡知一杯茶之欲以逃名也。

芘莉。一曰筲箕。茶籠也。犧。木杓也。瓢也。永嘉中。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修真道士云。吾丹丘子。祈子他日甌犧之餘。乞相遺也。故知神仙之貴茶久矣。

茶經。用水以山爲上。江爲中。井爲下。山勿太高。勿多石。勿太荒遠。蓋潛龍巨虺所蓄。毒多於斯也。又有瀑湧湍激者。氣最悍。食之令頸疾。惠泉最宜人。無前患耳。

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過此水老。不可食也。沫。餗。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餗。皆茶經中語。大抵畜水惡其停。煮水惡其

老。皆於陰陽不適。故不宜人耳。

羅仲茶記

熊明遇

七則

產茶處山之夕陽。勝於朝陽。廟後山西。向故稱佳。總不如洞山南向。受陽氣特專。稱仙品。

茶產平地。受土氣多。故其質濁。仲茗產於高山。渾是風露清虛之氣。故爲可尙。

茶以初出雨前者佳。惟羅仲立夏開園。吳中所貴。梗柄葉厚。有蕭箬之氣。還是夏月六七日。如雀舌者佳。最不易得。

藏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收藏時先用青箬。以竹絲編之。置罌四週。焙茶俟冷貯器中。以生炭火煨過。烈日中暴之令滅。亂插茶中。封固罌口。覆以新磚。置高爽近人處。霽天雨候。切忌發覆。須於晴明。取少許別貯小瓶。空缺處卽以箬填滿。封置如故。方爲可久。或夏至後一焙。或秋分後一焙。

烹茶。水之功居大。無泉則用天水。秋雨爲上。梅雨次之。秋雨冽而白。梅雨醇而白。雪水。天地之精也。色不能白。養水須置石子於甕。不惟益水。而白石清泉。會心亦不在遠。

茶之色重味重香重者。俱非上品。松蘿香重。六安味苦。而香與松蘿同。天池亦有草萊氣。龍井如之。至雲

霧則色重而味濃矣。嘗啜虎丘茶。色白而香似嬰兒肉。真精絕。

茶色貴白。然白亦不難。泉清瓶潔。葉少水洗。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真味抑鬱。徒爲日食耳。若取青綠。則天池松蘿。及峴之最下者。雖冬月色亦如苔衣。何足爲妙。莫若余所收洞山茶。自穀雨後五日者。以湯薄澆。貯壺良久。其色如玉。至冬則嫩綠。味甘色淡。韻清氣醇。亦作嬰兒肉香。而芝芬浮蕩。則虎丘所無也。

茶寮記

陸樹聲

總叙

園居敝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凡瓢汲器注濯沸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隱起竹外。其禪客過從余者。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無生話。終南僧明亮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苦茶。授余烹點法甚細。余嘗受其法於陽羨士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蟹眼魚目。參沸沫浮沈。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味絕清。乳面不黦。是具人清淨味中三昧者。要之此一味。非眠雲跣石人。未易領略。余方遠俗。雅意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耶。時杪秋旣望。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演鎮。終南僧明亮。同試天池茶於茶寮中。

雲脚乳面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浮。

茗戰

建人謂鬪茶爲茗戰。

茶名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葢。四曰茗。五曰荈。揚雄注云。蜀西南謂茶曰葢。郭璞云。早取爲茶。晚取爲茗。又爲荈。

候湯三沸

茶經。凡候湯有三沸。如魚眼微有聲爲一沸。四向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則湯老。

祕水

唐祕書省中水最佳。故名祕水。

火前茶

蜀雅州蒙山頂上。火前茶最好。謂焚火以前採者。後者謂之火後茶。

五花茶

蒙頂又有五花茶。其房作五出。

文火長泉

顧況論茶云。煎以文火細烟。小鼎長泉。

報春鳥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咸呼爲報春鳥。

酪蒼頭

謝宗論茶。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

漚花

又曰。候焙背之芳香。觀蝦目之沸湧。故漚漚花泛。浮餽雲騰。昏俗塵勞。一啜而散。

換骨輕身

陶弘景云。苦茶換骨輕身。昔丹丘山黃山服之。

花乳

劉禹錫試茶歌。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跣石人。

瑞草魁

杜牧茶山詩云。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

白泥赤印

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

茗粥

茗古不聞食。晉宋已降。吳人採葉煮之。曰茗粥。

茶疏

許次杼

產茶

天下名山。必產靈草。江南地暖。故獨宜茶。大江以北。則稱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實產霍山縣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於南。山陝人皆用之。南方謂其能消滯膩。去積滯。亦甚寶愛。顧彼山中不善製造。就以食鑑大薪炒焙。未及出釜。業已焦枯。詎堪用哉。兼以竹造巨筒。乘熱便貯。雖有綠枝紫筍。輒就萎黃。僅供下食。奚堪品鬪。江南之茶。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於今貢茶。兩地獨多。陽羨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兩前最勝。近日所尚者。為長興之羅岫。疑卽古人顧渚紫筍也。介於山中謂之岫。羅氏隱焉故名。然所故有數處。今惟洞山最佳。姚伯道云。明月之峽。厥有佳茗。是名上乘。要之採之以時。製之盡法。無不佳者。其韻致清遠。滋味甘香。清渴除煩。足稱仙品。此自一種也。若在顧渚。亦有佳者。人但以水口茶名之。全與岫別矣。若歛之松蘿。吳之虎丘。錢塘之龍井。香氣穠郁。並可與岫鴈行。次甫亟稱

黃山。黃山亦在歙中。然去松蘿遠甚。士人皆貴天池。天池產者。飲之略多令人脹滿。自余始下其品。向多非之。近來賞奇者。始信余言矣。浙之產。又曰天台之鴈宕。括蒼之大盤。東陽之金華。紹興之日鑄。皆與武夷相爲伯仲。然雖有名茶。而士人之製造不精。收藏無法。一行出山。香味色俱減。錢塘諸山。產茶甚多。南山盡佳。北山次之。北山勤於用糞。莖雖易苗。氣韻反薄。武夷之外。有泉州之清源。倘以好手製之。亦與武夷亞匹。惜多焦枯。令人意盡。楚之產曰寶慶。滇之產曰五華。此皆表表有名。猶在鴈茶之上。其他名山所產。當不止此。余不及論。

採摘

清明穀雨。摘茶之候也。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時適中。若肯再遲一二日。期待其氣力完足。香烈尤倍。易於收藏。梅雨不蒸。雖稍長大。故是嫩枝柔葉也。杭俗喜於盂中撮點。故貴極細。理煩散鬱。未可遽非。吳松人極貴吾鄉龍井。肯以重價。購雨前細者。狃於故常。未解妙理。嶠中之人。非夏前不摘。初試摘者。謂之開園。採自正夏。謂之春茶。其地稍寒。故須待夏。此又不當以太遲病之。往日無有於秋日摘茶者。近乃有之。秋七八月重摘一番。謂之早春。其品甚佳。不嫌少薄。他山射利。多摘梅茶。梅茶澀苦。止堪作下食。且傷秋摘。佳產戒之。

炒茶

生茶初摘。香氣未透。必借火力以發其香。然性不耐勞。炒不宜久。多取入鐺。則手力不勻。久於鐺中。過熟而香散矣。甚且枯焦不堪烹點。炒茶之器。最嫌新鐵。鐵腥一入。不復有香。大忌脂膩。害甚於鐵。須豫取一鐺。專用炊飲。無得別作他用。炒茶之薪。僅可樹枝。不用幹葉。幹則火力猛熾。葉則易燄易滅。鐺必磨瑩。旋摘旋炒。一鐺之內。僅容四兩。先用文火焙軟。次用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鈔轉。以半熟爲度。微俟香發。是其候矣。急用小扇鈔置被籠。純綿大紙。襯底燥焙。積多候冷。入瓶收藏。人力若多。數鐺數籠。人力卽少。僅一鐺二鐺。亦須四五竹籠。蓋炒速而焙遲。燥濕不可相混。混則大減香力。一葉稍焦。全鐺無用。然火雖忌猛。尤嫌鐺冷。則枝葉不柔。以意消息。最難最難。

斝中製法

斝之茶不妙。甌中蒸熟。然後烘焙。緣其摘遲。枝葉微老。炒亦不能使軟。徒枯碎耳。亦有一種極細炒斝。乃采之他山。炒焙以欺好奇者。彼中甚愛惜茶。決不忍乘嫩摘採。以傷樹本。余意他山所產。亦稍遲採之。待其長大。如斝中之法蒸之。似無不可。但未試嘗。不敢漫作。

收藏

收藏宜用瓷甕。大容一二十斤。四圍厚箬。中則貯茶。須極燥極新。專供此事。久乃愈佳。不必歲易。茶須築實。仍用厚箬填緊甕口。再加以箬。以真皮紙包之。以苧麻緊扎。壓以大新磚。勿令微風得入。可以接新。

置頓

茶惡濕而喜燥。畏寒而喜溫。忌蒸鬱而喜清涼。置頓之所。須在時時坐臥之處。逼近人氣。則常溫不寒。必在板房。不宜土室。板房則燥。土室則蒸。又要透風。勿置幽隱。幽隱之處。尤易蒸濕。兼恐有失點檢。其閣皮之方。宜磚底數層。四圍磚砌。形若火爐。愈大愈善。勿近土牆。頓甕其上。隨時取甕下火灰。候冷簇於甕傍。半尺以外。仍隨時取灰火簇之。令裏灰常燥。一以避風。一以避濕。却忌火氣入甕。則能黃茶。世人多用竹器貯茶。雖復多用箬。護然箬性峭勁。不甚妥帖。最難緊實。能無滲罅。風濕易侵。多故無益也。其不堪地貯頓。萬萬不可。人有以竹器盛茶。置被籠中。用火焙黃。除火即潤。忌之忌之。

取用

茶之所忌。上條備矣。然則陰雨之日。豈宜擅開。如欲取用。必候天氣晴明。融和高朗。然後開缶。庶無風濕。先用熱水濯水麻。拭燥缶口。內箬別置燥處。另取小罍貯所取茶。量日幾何。以十日爲限。去茶盈寸。則以寸箸補之。仍須碎剪。茶日漸少。箬日漸多。此其要也。焙燥築黃。包紮如前。

包裹

茶性畏紙。紙於水中成。受水氣多也。紙裹一夕。隨紙作氣盡矣。雖火中焙出。少頃即潤。鴈宕諸山。首坐此病。每以紙帖寄遠。安得復佳。

日用頓置

日用所須。貯小罌中。箬包苧紮。亦勿見風。宜卽置之案頭。勿頓巾箱書篋。尤忌與食器同處。並香藥則染香藥。海味則染海味。其他以類而推。不過一夕。黃色變矣。

茶牋

聞龍

製法

茶初摘時。須揀去枝梗老葉。惟取嫩葉。又須去尖與柄。恐其易焦。此松蘿法也。炒時。須一人從傍扇之。以祛熱氣。否則黃色香味俱減。予所親試。扇者色翠。不扇色黃。炒起出鑪時。置大甕盤中。仍須急扇。令熱氣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鑪。文火炒乾入焙。蓋揉則其津上浮。點時香味易出。田子菽以生曬不炒不揉者爲佳。亦未之試耳。

經云。焙。鑿地深二尺。闊一尺五寸。長一丈。上作短牆高二尺。泥之以木構。於焙上編木兩層。高一尺以焙茶。茶之半乾。昇下棚。全乾。昇上棚。恐謂今人不必全用此法。予嘗構一焙室。高不踰尋。方不及丈。縱廣正等。四圍及頂。綿紙密糊。無小罅隙。置三四火缸於中。安新竹篩於缸內。預洗新麻布一片以襯之。散所炒茶於篩上。闔戶而焙。上面不可覆蓋。茶葉尙潤。一覆則氣悶。罌黃。須焙二三時。俟潤氣盡。然後覆以竹箕。

焙極乾出甌。待冷入器收藏後。再焙亦用此法。色香與味。不致大減。諸名茶。法多用炒。惟羅岍宜於蒸焙。味真蘊藉。世競珍之。卽顧渚陽羨。密邇洞山。不復做此。想此法偏宜於岍。未可概施他茗。而經已云。蒸之焙之。則所從來遠矣。

吳人絕重岍茶。往往雜以黃黑箬。大是闕事。余每藏茶。必令樵青入山。採竹箭箬。拭淨烘乾。護罌四週。半用剪碎。拌入茶中。經年發覆。青翠如新。

吾鄉四陲皆山。泉水在在有之。然皆淡而不甘。獨所謂它泉者。其源出自四明潺湲洞。歷大關小皎諸名岫。迴溪百折。幽澗千支。沿澗漫衍。不舍晝夜。唐鄞令王公元偉。築埭它山。以分注江河。自洞抵埭。不下三數百里。水色蔚藍。素砂白石。粼粼見底。清寒甘滑。甲於郡中。余愧不能爲浮家泛宅。送老于斯。每一臨泛。挾旬忘返。攜茗就烹。珍鮮特甚。洵源泉之最勝。甌犧之上味矣。以僻在海陬。圖經是漏。故又新之記罔聞。季疵之杓莫及。遂不得與谷簾諸泉齒。譬猶肥遁吉人。滅影貞士。直將逃名世外。亦且永托知稀矣。

山林隱逸。水銚用銀。尙不易得。何況鍍乎。若用之恆。而卒歸於鐵也。

茶具滌畢。覆於竹架。俟其自乾爲佳。其拭巾只宜拭外。切忌拭內。蓋布帨雖潔。一經水手。極易作氣。縱器不乾。亦無大害。

吳興姚叔度言。茶葉多焙一次。則香味隨減一次。予驗之良然。但於始焙極燥。多用炭箬。如法封固。卽梅

雨連旬。燥固自若。惟開鑷頻取。所以生潤。不得不再焙耳。自四五月至八月。極宜致謹。九月以後。天氣漸肅。便可解嚴矣。雖然。能不弛懈。尤妙尤妙。

東坡云。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日烹而玩之。可發來者之一笑也。孰知千載之下。有同病焉。余嘗有詩云。年老耽彌甚。脾寒量不勝。去烹而玩之者幾希矣。因憶老友周文甫。自少至老。茗碗薰爐。無時暫廢。飲茶日有定期。且明晏食。禺中舖時。下春。黃昏凡六舉。其僮僕烹點不與焉。壽八十五。無疾而卒。非宿植清福。烏能畢世安享。視好而不能飲者。所得不既多乎。家中有龔春壺。摩挲寶愛。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類紫玉。內如碧雲。真奇物也。後以殉葬。

按經云。第二沸。留熱以貯之。以備育華救沸之用者。名曰雋永。五人則行三盃。七人則行五盃。若遇六人。但闕其一。正得五人。即行三盃。以雋永補所闕人。故不必別約盃數也。

茶解

羅 廩

十二則

按唐氏產茶地。僅僅如季疵所稱。而今之虎丘、羅岫、天池、顧渚、松蘿、龍井、鴈宕、武夷、靈山、大盤、日鑄、朱溪諸名茶。無一與焉。乃知靈草在在有之。但培植不嘉。或疏採製耳。

茶地南向爲佳。向陰者遂劣。故一山之中。美惡大相懸也。

茶固不宜加以惡木。惟桂、梅、辛夷、玉蘭、玫瑰、蒼松、翠竹、與之間植。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陽。其下可植芳蘭、幽菊。清芬之物。最忌菜畦相逼。不免滲漉滓厭。清真。

凡貯茶之器。始終貯茶。不得移爲他用。

烹茶須甘泉。次梅水。梅雨如膏。萬物賴以滋養。其味獨甘。梅後便不堪飲。大甕滿貯。投伏龍肝一塊。卽甕中心乾土也。乘熱投之。

貯水甕須置陰庭。覆以沙石。使承星露。則英華不散。靈氣常存。假令壓以木石。封以紙箬。暴於日中。則外耗其神。內閉其氣。水神敝矣。

李南金謂。常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此真賞鑒之言。而羅鶴林懼湯老。欲於松楓澗水後。移瓶去火。少待沸止而瀹之。此語亦未中窾。殊不知湯旣老矣。雖去火何裨哉。

茶爐或瓦或竹。大小與湯銑稱。

採茶制茶。最忌手汗膻氣。口臭多涕不潔之人。及月信婦人。又忌酒氣。蓋茶酒性不相入。故製茶人。切忌沾醉。

茶性淫。易於染著。無論腥穢。及有氣息之物。不宜近。卽名香。亦不宜近。

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戰。如聽松濤。清芬滿杯。雲光艷激。此時幽氣。故難與俗人言矣。茶色白味甘。鮮香觸鼻。乃爲精品。茶之精者。淡亦白。濃亦白。初潑白。少頃亦白。味甘色白。其香自溢者。得則俱得也。近來好事者。或慮其色重。先注之湯。投茶數片。味固不足。香亦窅然。終不免水厄之誚矣。然尤貴擇水。香以蘭花上。蠶荳花次之。水以山上石池泉。旋汲用之。斯良。丙舍在城。夫豈易得。故宜多汲。貯以大甕。但忌新器。爲其火氣未退。易於敗水。亦易生蟲。久用則善。最嫌他用。水性忌木。松杉爲甚。木桶貯水。其害滋甚。挈瓶爲佳耳。

考槃餘事

屠隆

茶品

與茶精稍異。今烹製之法。亦與蔡陸諸前人不同。

虎丘

最號精絕。爲天下冠。惜不多產。皆爲豪右所據。寂寞山家。無由獲購矣。

天池

青翠芳馨。瞰之賞心。嗅亦消渴。誠可稱仙品。諸山之茶。尤當退舍。

陽羨

俗名羅岫。浙之長興者佳。荆溪稍下。細者。其價兩倍天池。惜乎難得。須親自采收。方妙。

六安

品亦精。入藥最效。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之本性實佳。

龍井

不過十數畝。外此有茶。似皆不及。大抵天開龍泓美泉。山靈特生佳茗。以副之耳。山中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真者。天池不能及也。

天目

爲天池龍井之次。亦佳品也。地誌云。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卽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茶之萌芽較晚。

采茶

不必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則茶已老而味欠嫩。須在穀雨前後。覓成梗帶葉微綠色。而團且厚者爲上。更須天色晴明。采之方妙。若閩廣嶺南。多瘴癘之氣。必待日出山霽。霧障嵐氣收淨。采之可也。穀雨日晴明采者。能除痰嗽。療百疾。

日曬茶

茶有宜以日曬者。青翠香潔。勝於火炒。

焙茶

茶采時。先自帶鍋竈入山。別租一室。擇茶工之尤良者。倍其雇直。戒其搓摩。勿使生硬。勿令過焦。細細炒燥。扇冷。方貯罌中。

藏茶

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故收藏之家。先於清明時收買箬葉。揀其最青者。預焙極燥。以竹絲編之。每四片編爲一塊聽用。又買宜興新堅大罌。可容茶十斤以上者洗淨。焙乾聽用。山中焙茶回。復焙一番。去其茶子老葉枯焦者及梗屑。以大盆埋伏生炭。覆以竈中敲細赤火。既不生烟。又不易過。置茶焙下焙之。約以二斤作一焙。別有炭火入大爐內。將罌懸架其上。至燥極而止。以編箬襯於罌底。茶燥者扇冷方先入罌。茶之燥。以拈起卽成末爲驗。隨焙隨入。既滿。又以箬葉覆於罌上。每茶一斤。約用箬二兩。口用尺八紙焙燥封固。約六七層。壓以方厚白木板一塊。亦取焙燥者。然後於向明淨室高閣之。用時以新燥宜興小瓶取出。約可受四五兩。隨卽包整。夏至後三日。再焙一次。秋分後三日。又焙一次。一陽後三日。又焙之。連山中共五焙。直至交新。色味如一。罌中用淺。更以燥箬葉貯滿之。則久而不渴。

又法。以中饌盛茶。十斤一瓶。每瓶燒稻草灰。入於大桶。將茶瓶坐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覆灰築實。每用。撥開瓶取茶些少。仍覆灰。再無蒸壞。次年換灰。又法。空樓中懸架。將茶瓶口朝下放。不蒸。緣蒸氣自天而下也。

諸花茶

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半合白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蕊中。以麻皮略紮。令其經宿。次早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隨意以別蕊製之。焙乾收用。不勝香美。

橙茶。將橙皮切作細絲一斤。以好茶五斤焙乾。入橙間和。用密麻布襯墊火廂。置茶於上。以淨綿被罨之。三兩時。隨用建連紙袋封裹。仍以被罨烘乾收用。

木樨、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諸花開時。摘其半合半放蕊。其香氣全者。量其茶多少。摘花爲伴。花多則太香。而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一停花。始稱。假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用瓷罐。一層茶。一層花。投間至滿。紙箸紮固。入鍋重湯煮之。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則花香滿頰。茶味不減。諸花倣此。以上俱平等細茶拌之可也。茗花入茶。本色香味尤嘉。茉莉花。以熟水半杯放冷。鋪竹紙一層。上穿數孔。晚時采初開茉莉花。綴於孔內。上用紙封。不令泄氣。明晨。取花簪之水。香可點茶。

擇水

天泉。秋水爲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甘則茶味稍奪。冽則茶味獨全。故秋水較差勝之。春冬二水。春勝於冬。皆以和風甘雨。得天地之正施者爲妙。惟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所致。實天之流怒也。

龍行之水。暴而濇者。旱而凍者。腥而墨者。皆不可食。雪爲五穀之精。取以煎茶。幽人清况。

地泉。取乳泉漫流者。如梁溪之惠山泉爲最勝。

取清寒者。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石少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且灑峻流駛。而清巖奧陰。積而寒者。亦非佳品。

取山脈逶迤者。山不停處。水必不停。若停。卽無源者矣。旱必易涸。往往有伏流沙土中者。掘之不竭。卽可食。不然。則滲漑之潦耳。雖清勿食。

有瀑湧湍急者。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如廬山水簾。洪州天台瀑布。誠山居之珠箔錦幕。以供耳目則可。入水品則不宜矣。

有溫泉。下生硫黃。故然。有同出一壑。半溫半冷者。皆非食品。

有流遠者。遠則味薄。取深潭停蓄。其味迺復。

有不流者。食之有害。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癭腫。由於飲泉之不流者。泉上有惡木。則葉滋根潤。能損甘香。甚者能釀毒液。尤宜去之。如南陽菊潭。損益可驗。

江水 取去人遠者。揚州南冷夾石渟淵。特入首品。

長流 亦有通泉竇者。必須汲貯。候其澄澈可食。

井水 脈暗而性滯。味鹹而色濁。有妨茗氣。試煎茶一甌。隔宿視之。則結浮膩一層。他水則無此。其明驗矣。雖然。汲多者可食。終非佳品。或平地偶穿一井。適通泉穴。味甘而澹。大旱不涸。與山泉無異。非可以井水例觀也。若海濱之井。必無佳泉。蓋潮汐近地。斥鹵故也。

靈水 上天自降之澤。如上池天酒。甜雪香雨之類。世或希觀。人亦罕識。乃仙飲也。

丹泉 名山大川。仙翁修煉之處。水中有丹。其味異常。能延年却病。尤不易得。凡不淨之器。甚不可汲。如新安黃山東峯下。有硃砂泉。可點茗。春色微紅。此自然之丹液也。臨沅廖氏家。世壽。後掘井。人得丹砂數十粒。西湖葛洪井中。有石甕。淘出丹數枚。如芡實。啖之無味。棄之。有施漁翁者。拾一粒食之。壽一百六歲。

養水

取白石子入甕中。能養其味。亦可澄水不滯。

洗茶

凡烹茶先以熱湯洗茶。去其塵垢冷氣。烹之則美。

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以其去餘薪之烟。雜穢之氣。且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湧泉連珠爲二沸。奔濤濺沫爲三沸。三沸之法。非活火不成。如坡翁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聲。盡之矣。若薪火方交。水生釜熾。急取旋傾。水氣未消。謂之嫩。若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以話阻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謂之老。老與嫩。皆非也。

注湯

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顛臂躡。惟恐其深。瓶嘴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則茶不勻粹。是謂緩注。一甌之茗。不過二錢。茗盞量合。宜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則茶少湯多。是謂急注。緩與急。皆非中湯。欲湯之中。臂任其責。

擇器

凡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應。若瓶大。啜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所以策功建湯業者。金銀爲優。貧賤者不能具。則盜石有足取焉。盜瓶不奪茶氣。幽人逸士。品色尤宜。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琢以爲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然勿與誇珍銜豪臭公子道。銅鐵鉛錫。腥苦且澀。無油瓦瓶。滲水而有

土氣用以煉水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亦不必與猥人俗輩言也。

宣廟時有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瑩白如玉。可試茶色。最爲要用。蔡君謨取建盞。其色紺黑。似不宜用。

滌器

茶甌茶盞茶匙生銹。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美。

煨盞

凡點茶必須煨盞令熱。則茶而聚乳。冷則茶色不浮。

擇薪

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烟。非炭不可。若暴炭膏薪。濃烟蔽室。實爲茶魔。或柴中之麩火。焚餘之虛炭。風乾之竹篠樹梢。燃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浮薄。無中和之氣。亦非湯友。

擇果

茶有真香。有真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奪之。奪其香者。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薔薇、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番桃、楊梅之類是也。凡飲佳茶。去果方覺清絕。雜之則無辨矣。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杏仁、欖仁、菱米、粟子、雞豆、銀杏、新筍、蓮肉之類。精製或可用也。

茶効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嗽口。煩膩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蠱毒自去矣。然率用中下茶。

人品

茶之爲飲。最宜精形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賞鑒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司馬溫公與蘇子瞻嗜茶墨。公云。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公以爲然。唐武曌博學有著述才。性惡茶。因以詆之。其略曰。釋滯消癢。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收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李德裕奢侈過求。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清致可嘉。有損盛德。傳稱陸鴻漸闔門著書。誦詩擊木。性甘茗。味辨淄澠。清風雅趣。膾炙古今。鬻茶者至陶其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可謂尊崇之極矣。嘗考蠻貊志云。陸羽采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焦燂不可食。羽怒以鐵索縛奴。而投火中。殘忍若此。其餘不足觀也已矣。

茶具

苦節君。湘竹風爐。

建城。藏茶箬籠。

湘筠焙。焙茶箱蓋其上。以收火氣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雲屯。泉缶。

烏府。盛炭籃。

水曹。滌器桶。

鳴泉。煮茶罐。

品司。編竹爲籠。收貯各品葉茶。

沈垢。古茶洗。

分盈。水杓。卽茶經水則。每兩升。用茶一兩。

執權。準茶秤。每茶一兩。用水二升。

合香。藏日支茶瓶。以貯司品者。

歸潔。竹筴帚。用以滌壺。

受污。	易持。	納敬。	甘鈍。	掩雲。	吸香。	運鋒。	靜沸。	注春。	國風。	降紅。	遞火。	商象。	澆塵。
拭抹布。	納茶雕漆祕開。	湘竹茶囊。	木碯墩。	竹茶匙。	茶甌。	鑿果刀。	竹架爲茶經支腹。	茶壺。	湘竹扇。	銅火筋不用聯索。	銅火斗。	古石鼎。	洗茶籃。

本草綱目

李時珍

釋名

蘇頌曰。郭璞云。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曰蔞。蜀人謂之苦茶。陸羽云。其名有五。一茶、二檟、三蔞、四茗、五蔞。李時珍曰。楊慎丹鉛錄云。茶卽古茶。音途。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是也。顏師古云。漢時茶陵。始轉途音爲宅如切。或言六經無茶字。未深考耳。

集解

神農食經曰。茶茗生益州。及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乾。蘇恭曰。茗生山南澤中山谷。爾雅云。檟苦茶。郭璞註云。樹小如卮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蘇頌曰。今閩浙蜀江湖淮南山中。皆有之。通謂之茶。春中始生嫩葉。蒸焙去苦水。末之乃可飲。與古所食。殊不同也。陸羽茶經云。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州峽山。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木如瓜蘆。葉如卮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枳椇。藥如丁香。根如胡桃。其上者。生爛石。中生礫壤。下者生黃土。藝法如種瓜。三歲可采。陽岸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葉卷者上。舒者次。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筍者。生於爛石之間。長四五十。若蕨之始抽。凌露采之。茶之芽者。發於叢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於枝顛采之。采得蒸焙封乾。有千類萬狀也。略而言之。

如胡人鞞者蹙縮然。如犍牛臆者廉沽然。出山者輪囷然。拂水者涵澹然。皆茶之精好者也。如竹籜、如霜荷、皆茶之瘠老者也。其別者有石南芽、枸杞芽、枇杷葉、皆治風疾。又有皂莢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輸官茶。往往難以衆葉。惟茅蘆竹筍之類。不可入之。餘山中草木芽葉。皆可和合。椿梯尤奇。眞茶性冷。惟雅州蒙山出者。溫而祛疾。毛文錫茶譜云。蒙山有五頂。上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昔有僧人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當以春分之先後。多搆人力。俟雷發聲。併手采擇。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卽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能固肌骨。四兩卽爲地仙矣。其僧如說。獲一兩餘。服之未盡而疾瘳。其四頂茶園。采摘不廢。惟中峯草木繁密。雲霧蔽虧。鷲獸時出。故人跡不到矣。近歲稍貴。此品製作。亦精於他處。陳承曰。近世蔡襄。述閩茶極備。惟建州北苑數次產者。性味與諸方略不同。今亦獨名臘茶。上供御用。碾治作餅。日曬得火愈良。其他者。或爲芽。或謂末。收貯若微見火。便硬不可久收。色味俱敗。惟鼎州一種芽茶。性味略類建茶。今汴中及河北京西等處磨爲末。亦冒蠟茶者。是也。寇宗奭曰。苦茶。卽今茶也。陸羽有茶經。丁謂有北苑茶錄。毛文錫有茶譜。蔡宗顏有茶對。皆甚詳。然古人謂茶爲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粗如針。最爲上品。其根幹水土。力皆有餘故也。雀舌麥顆。又在下品。前人未知爾。李時珍曰。茶有野生。種生。種者用子。其子大如指頂。而圓黑色。其仁入口。初甘後苦。最載人喉。而閩人以榨油食用。二月下種。一坎須百顆。乃生一株。蓋空殼者多故也。

畏水與日。最宜坡地蔭處。清明前采者上。穀雨前者次之。此後皆老茗爾。采蒸揉焙修造皆有法。詳見茶譜。茶之稅。始於唐德宗。盛於宋元。及於明朝。乃與西番互市易焉。夫茶一木爾。下爲民生日用之資。上爲朝廷賦稅之助。其利博哉。昔賢所稱。大約謂唐人尙茶。茶品益衆。有雅州之蒙頂、石花、露芽、穀芽、爲第一。建寧之北苑龍鳳團爲上供。蜀之茶。則有東川之神泉獸目。硤州之碧澗明月。夔州之真香。邛州之火井。思安、黔陽之都濡。嘉定之蛾帽。瀘州之納溪。玉壘之沙坪。楚之茶。則有荊州之仙人掌。湖南之白露。長沙之鐵色。蘄州蘄門之團面。壽州霍山之黃芽。廬州之六安。英山武昌之（缺）山。岳州之巴陵。辰州之溆浦。湖南之寶慶茶陵。吳越之茶。則有湖州顧渚之紫筍。福州方山之生芽。洪州之白露。雙井之白毛。廬山之雲霧。常州之陽羨。池州之九華。丁山之陽坡。袁州之界橋。睦州之鳩坑。宣州之陽坑。金華之舉岩。會稽之日鑄。皆產茶有名者。其他猶多。而猥雜更甚。按陶隱居註苦茶云。西陽武昌廬江晉陵。皆有好茗。飲之宜人。凡所飲物。有茗及木葉。天門冬。苗荻萸葉皆益人。餘物並冷利。又巴東縣有真茶。火煇作卷結。爲飲亦令人不眠。俗中多煮檀葉。及大皂李葉作茶飲。並冷利。南方有瓜蘆木。亦似茗也。今人采儲櫟、山檠、南燭、烏藥諸葉。皆可爲飲以亂茶云。

葉

氣味

苦甘。微寒。無毒。

陳藏器曰。苦寒。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使人不睡。飲之宜熱。冷則聚痰。

胡洽曰。與樗同食。令人身重。

李廷飛曰。大渴及酒後飲茶。水入腎經。令人腰脚膀胱冷痛。兼患水腫。羸痺諸疾。大抵飲茶宜熱。宜少。不飲尤佳。空腹最忌之。

李時珍曰。服威靈仙土茯苓者。忌飲茶。

主治

神農食經曰。瘞瘡利小便。去痰熱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悅志。

蘇恭曰。下氣消食。作飲加茱萸葱薑良。

陳藏器曰。破熱氣。除瘴氣。利大小腸。

王好古曰。清頭目。治中風昏憤。多睡不醒。

陳承曰。治傷暑。合醋。治泄痢甚效。

吳瑞曰。炒煎飲。治熱毒赤白痢。同芎藭葱白煎飲。止頭痛。

李時珍曰。濃煎吐風熱痰涎。

發明

王好古曰。茗茶氣寒味苦。入手足厥陰經。治陰證。湯藥內入此。去格拒之寒。及治伏陽。大意相似。經云。苦以泄之。其體下行。所以能清頭目。機曰。頭目不清。熱熏上也。以苦泄其熱。則上清矣。且茶體清浮。采摘之時。芽蘖初萌。正得春升之氣。味雖苦而氣則薄。乃陰中之陽。可升可降。利頭目。蓋本諸此。汪穎曰。一人好燒鷲炙。日常不缺。人咸防其生癰疽。後卒不病。訪知其人每夜必啜涼茶一椀。乃知茶能解炙燂之毒也。楊士瀛曰。薑茶治痢。薑助陽。茶助陰。並能消暑解酒食毒。且一寒一熱。調平陰陽。不問赤白冷熱。用之皆良。生薑細切。與真茶等分。新水濃煎服之。蘇東坡以此治文潞公有効。李時珍曰。茶苦而寒。陰中之陰。沈也。降也。最能降火。火為百病。火降則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虛實。若少壯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與茶相宜。溫飲則火因寒氣而下降。熱飲則茶借火氣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闡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若虛寒及血弱之人。飲之既久。則脾胃惡寒。元氣暗損。土不制水。精血潛虛。成痰飲。成痞脹。成痿痺。成黃瘦。成嘔逆。成洞瀉。成腹痛。成疝瘕。種種內傷。此茶之害也。民生日用。蹈其弊者。往往皆是。而婦孺受害更多。習俗移人。自不覺耳。况真茶既少。雜茶更多。其為患也。又可勝言哉。人有嗜茶成癖者。時時咀啜不止。久而傷營傷精。血不華色。黃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嘆惋。晉于寶搜神記載。武官周時。病後啜茗一斛二升乃止。纔減升合。便為不足。有客令更進五升。忽吐一物。狀如牛脾。而有口。澆之以

茗。盡一斛二升。再澆五升。卽溢出矣。人遂謂之斛茗瘕。嗜茶者觀此。可以戒矣。陶隱居雜錄。言丹丘子黃山君。服茶輕身換骨。壺公食忌。言苦茶久食羽化者。皆方士謬言誤世者也。按唐補闕毋旻茶序云。釋滯消擁。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禍近易知。禍遠難見乎。又宋學士蘇軾茶說云。除煩去膩。世故不可無茶。然暗中損人不少。空心飲茶。入鹽直入腎經。且冷脾胃。乃引賊入室也。惟飲食後。濃茶漱口。既去煩膩。而脾胃不知。且苦能堅齒消蠹。深得飲茶之妙。古人呼茗爲酪奴。亦賤之也。時珍早年氣盛。每飲新茗。必至數椀。輕汗發而肌骨清。頗覺痛快。中年胃氣稍損。飲之卽覺爲害。不痞悶嘔惡。卽腹冷洞泄。故備述諸說。以警同好焉。又濃茶能令人吐。乃酸苦涌泄爲陰之義。非其性能升也。

附方

氣虛頭痛。用上春茶末調成膏。置瓦蓋內覆轉。以巴豆四十粒。作二次燒煙熏之。曬乾乳細。每服一字。別入好茶末。食後煎服立效。醫方大成

熱毒下痢。孟詵曰。赤白下痢。以好茶一斤炙擣末。濃煎一二盞服。久患痢者。亦宜服之。直指用蠟茶。赤痢以密水煎服。白痢以連皮自然薑汁。同水煎服。二三服卽愈。經驗良方。用蠟茶二錢。湯點七分。入麻油一蜆殼。和服。須臾。腹痛大下卽止。一少年用之有效。一方。蠟茶末。以白梅肉和丸。赤痢甘草湯下。白痢烏梅

湯下。各百丸。一方。建茶合醋煎服。即止大便下血。榮衛氣虛。或受風邪。或食生冷。或啖炙博。或飲食過度。

積熱腸間。使脾胃受傷。糟粕不聚。大便下利清血。臍腹作痛。裏急後重。及酒毒一切下血。並皆治之。用細

茶半斤。碾末。用百藥煎五箇。燒存性。每服二錢。米飲下。日二服。普濟方

產後祕塞。以葱涎調蠟茶末。九百丸。茶服自通。不可用大黃利藥。利者百無一生。郭稽中婦人方

久年心痛。十年五年者。煎湖茶以頭醋和勻服之良。兵部手集

腰痛難轉。煎茶五合。投醋二合。頓服。五說食療

嗜茶成癖。一人病此。一方士。令以新鞋盛茶令滿。任意食盡。再盛一鞋。如此三度。自不喫也。男用女鞋。女

用男鞋。用之果愈也。集簡方

解諸中毒。芽茶白礬等分。碾末。冷水調下。簡便方

痘瘡作癢。房中宜燒茶煙。恆薰之。

陰囊生瘡。用蠟面茶爲末。先以甘草湯洗後貼之妙。經驗方

腳極濕爛。茶葉嚼爛。傅之。有效。攝生方

蠛蝮尿瘡。初如糝粟。漸大如荳。更大如火烙。漿魚。疼痛至甚者。速以草茶并蠟茶俱可。以生油調傅。藥至

痛乃止。勝金方

風痰顛疾。茶芽卮子各一兩。煎濃汁一椀。服良久探吐。摘元方

霍亂煩悶。茶末一錢。煎水調乾薑末一錢。服之即安。聖濟總錄

月水不通。茶清一瓶。入沙糖少許。露一夜服。雖三個月胎亦通。不可輕視。鮑氏包

痰喘咳嗽。不能睡臥。好末茶一兩。白僵蠶一兩為末。放盤內。蓋定傾沸湯一小盞。臨臥再添湯點服。瑞竹堂方

氣味

苦寒。有毒。

主治

李時珍曰。喘急咳嗽。去痰垢。擣仁洗衣。除油膩。

附方

上氣喘急。時有咳嗽。茶子百合等分為末。密丸梧子大。每服七丸。新汲水下。聖惠方

喘嗽齟齬。不拘大人小兒。用糯米泔少許。磨茶子滴入鼻中。令吸入口服之。口咬竹筒。少頃涎出如線。不

過二三次絕根。屢驗。經方良方

頭腦鳴響。狀如虫蛀。名大白蟻。以茶子為末。吹入鼻中取效。楊拱醫方摘要

煮泉小品

田藝蘅

序

仁和趙觀撰

田子子藝。抱輞轡江山之氣。吐吞葩藻之才。夙厭塵囂。歷覽名勝。竊慕司馬子長之爲人。窮摻遐討。固嘗飲泉覺爽。啜茶忘喧。謂非膏粱紈綺可語。爰著煮泉小品。與漱流枕石者商焉。頃於子謙所。出以示予。考據該洽。評品允當。實泉茗之信史也。命予敘之。刻燭以俟。予惟贊皇公之鑒水。竟陵子之品茶。孰以成癖。罕有僂者。泊丁公言茶圖。顯論採造而未備。蔡君謨茶錄。詳於烹試而弗精。劉伯芻李秀卿論水之宜茶者。則又互有同異。與陸鴻漸相背馳。甚可疑笑。近雲間徐伯臣氏作水品。茶復略矣。粵若子藝所品。蓋兼昔人之所長。得川原之雋味。其器宏以深。其思冲以淡。其才清以越。具可想也。殆與泉茗相渾化者矣。不足以洗塵囂而謝膏綺乎。重違嘉懇。勉綴首簡。第卽席擲辭。愧不工耳。

引

小小洞天居士

昔我田隱翁。嘗自委曰泉石膏肓。噫。夫以膏肓之病。固神醫之所不治者也。而在於泉石。則其病亦甚奇矣。余少患此病。心已忘之。而人皆咎余之不治。然徧檢方書。苦無對病之藥。偶居山中。遇淡若叟。向余曰。此病固無恙也。子欲治之。卽當煮清泉白石。加以苦茗。服之久久。雖辟穀可也。又何患於膏肓之病邪。余

敬頓首受之。遂依法調飲。自覺其效日著。因廣其意。條輯成編。以付司鼎山童。俾遇有同病之客來。便以此薦之。若有如煎金玉湯者來。慎弗出之。以取彼之鄙笑。時嘉靖甲寅秋孟中元日也。

品目

一源泉 二石流 三清寒 四甘香 五宜茶

六靈水 七異泉 八江水 九井水 十緒談

煮泉小品

明 武林子藝田藝蘅撰

源泉

積陰之氣爲水。水本曰源。源曰泉。水本作沚。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省作水。源本作原。亦作巖。從泉出。下。厂石岩之可居者。省作原。今作源。泉本作來。象水流出成川形也。知三字之義。而泉之品思過半矣。

山下出泉曰蒙。蒙穉也。物穉則天全。水穉則味全。故鴻漸曰山水上。其曰乳泉石池慢流者。蒙之謂也。其曰瀑湧湍激者。則非蒙矣。故戒人勿食。

混混不舍。皆有神以主之。故天神引出萬物。而漢書三神山嶽。其一也。

源泉必重。而泉之佳者尤重。餘杭徐隱翁嘗爲余言。以鳳凰山泉。較阿姥墩百花泉。便不及五錢。可見仙

源之勝矣。

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品也。不厚則薄。不奇則蠢。不清則濁。不幽則喧。必無佳泉。

山不亭處。水必不亭。若亭即無源者矣。旱必易涸。

石流

石山骨也。流水行也。山宣氣以產萬物。氣宣則脈長。故曰山水上。博物志。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又曰山泉者。引地氣也。

泉非石出者必不佳。故楚詞云。飲石泉兮蔭松柏。皇甫曾送陸羽詩。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梅堯臣碧霄峯茗詩。烹處石泉嘉。又云。小石冷泉留早味。誠可謂賞鑑矣。咸感也。山無澤則必崩。澤感而山不應。則將怒而爲洪。

泉往往有伏流沙土中者。挹之不竭即可食。不然則滲漳之潦耳。雖清勿食。流遠則味淡。須深潭淳畜。以復其味。乃可食。

泉不流者。食之有害。博物志。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

泉湧出曰瀆。在在所稱珍珠泉者。皆氣盛而脈湧耳。切不可食。取以釀酒或有力。

泉有或湧而忽涸者。氣之鬼神也。如劉禹錫詩。沸井今無湧是也。否則徒泉喝水。果有幻術邪。泉縣出曰沃。暴溜曰瀑。皆不可食。而廬山水簾。洪州天台瀑布。皆入水品。與陸經背矣。故張曲江廬山瀑布詩。吾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物性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化誰能了。則識者固不食也。然瀑布實山居之珠。留錦幙也。以供耳目。誰曰不宜。

清寒

清朗也。靜也。澄水之貌。寒冽也。凍也。覆冰之貌。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其瀨峻流駛而清。岩奧陰積而寒者。亦非佳品。

石少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

蒙之象曰果行。井之象曰寒泉。不果則氣滯而光不澄。不寒則性燥而味必嗇。

冰堅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則冰。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

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飧。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下有石硫黃者。發爲溫泉。在在有之。又有共出一壑。半溫半冷者。亦在在有之。皆非食品。特新安黃山朱砂湯泉可食。圖經云。黃山舊名黟山。東峯下有朱砂湯泉可點茗。春色微紅。此則自然之丹液也。拾遺記。蓬萊山沸水。飲者千歲。此又仙飲。

有黃金處水必清。有明珠處水必媚。有子鮒處水必腥腐。有蛟龍處水必洞黑。嫩惡不可不辨也。

甘香

甘美也。香芳也。尙書。稼穡作甘黍。甘爲香。黍惟甘香。故能養人。泉惟甘香。故亦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也。

味美者曰甘泉。氣芳者曰香泉。所在間有之。

泉上有惡木。則葉滋根潤。皆能損其甘香。甚者能釀毒液。尤宜去之。

甜水以甘稱也。拾遺記。員嶠山北。甜水遠之。味甜如蜜。十洲記。元洲玄澗。水如蜜漿。飲之。與天地相畢。又曰。生洲之水。味如飴酪。

水中有丹者。不惟其味異常。而能延年卻疾。須名山大川。諸仙翁修煉之所有之。葛玄少時。爲臨沅令。此縣廖氏家世壽。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西湖葛井。乃稚川煉所。在馬家園後。淘井出石匣。中有丹數枚如芡實。啖之無味。棄之。有施漁翁者。拾一粒食之。壽一百六歲。此丹水尤不易得。凡不淨之器。切不可汲。

宜茶

茶南方嘉木。日用之不可少者。品固有微惡。若不得其水。且煮之不得其宜。雖佳弗佳也。

茶如佳人。此論雖妙。但恐不宜山林間耳。昔蘇子瞻詩。從來佳茗似佳人。曾茶山詩。移人尤物衆談誇。是也。若欲稱之山林。當如毛女麻姑。自然仙風道骨。不挽烟霞可也。必若桃臉柳腰。宜亟屏之。銷金帳中。無俗我泉石。

鴻漸有云。烹茶於所產處無不佳。蓋水土之宜也。此誠妙論。况旋摘旋淪。兩及其新邪。故茶譜亦云。蒙之中頂茶。若獲一雨。以本處水煎服。卽能祛宿疾是也。今武林諸泉。惟龍泓入品。而茶亦惟龍泓山爲最。蓋茲山深厚高大。佳麗秀越。爲兩山之主。故其泉清寒甘香。雅宜煮茶。虞伯生詩。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羣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姚公綬詩。品嘗顧渚風斯下。零落茶經柰爾何。則風味可知矣。又况爲葛仙翁煉丹之所哉。又其上爲老龍泓。寒碧倍之。其地產茶。爲南北山絕品。鴻漸第錢唐天竺靈隱者爲下品。當未識此耳。而郡志亦只稱寶雲香林白雲諸茶。皆未若龍泓之清馥雋永也。余嘗一一試之。求其茶泉鱗絕。兩浙罕伍云。

龍泓今稱龍井。因其深也。郡志稱有龍居之。非也。蓋武林之山。皆發源天目。以龍飛鳳舞之譏。故西湖之山。多以龍名。非真有龍居之也。有龍則泉不可食矣。泓上之閣。亟宜去之。浣花諸池。尤所當浚。鴻漸品茶又云。杭州下。而臨安。於潛。生於天目山。與舒州同。固次品也。葉清臣則云。茂錢唐者。以徑山稀。今天目遠勝徑山。而泉亦天淵也。洞霄次徑山。

嚴子瀨一名七里灘。蓋砂石上曰瀨。曰灘也。總謂之浙江。但潮汐不及。而且深澄。故入陸品耳。余嘗清秋泊釣臺下。取囊中武夷金華二茶試之。固一水也。武夷則黃而燥冽。金華則碧而清香。乃知擇水當擇茶也。鴻漸以婺州爲次。而清臣以白乳爲武夷之右。今優劣頓反矣。意者所謂離其處。水功其半者耶。茶自浙以北者皆較勝。惟閩廣以南。不惟水不可輕飲。而茶亦當慎之。昔鴻漸未詳嶺南諸茶。仍云往往得之。其味極佳。余見其地多瘴癘之氣。染着草木。北人食之。多致成疾。故謂人當慎之。要須採摘得宜。待其日出。山霽。露收。嵐淨可也。

茶之團者片者。皆出於碾磴之末。既損真味。復加油垢。卽非佳品。總不若今之芽茶也。蓋天然者自勝耳。曾茶山日鑄茶詩。寶鈔自不乏。山芽安可無。蘇子瞻壑源試焙新茶詩。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是也。且末茶淪之有屑。滯而不爽。知味者當自辨之。

芽茶以火作爲次。生曬者爲上。亦更近自然。且斷烟火氣耳。况作人手器不潔。火候失宜。皆能損其香色也。生曬茶淪之甌中。則旗槍舒暢。清翠鮮明。尤爲可愛。

唐人煎茶。多用薑鹽。故鴻漸云。初沸水合量。調之以鹽味。薛能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蘇子瞻以爲茶之中等。用薑煎信佳。鹽則不可。余則以爲二物皆水厄也。若山居飲水。少下二物。以減嵐氣或可耳。而有茶則此固無須也。

今人薦茶。類下茶果。此尤近俗。是縱佳者。能損真味。亦宜去之。且下果則必用匙。若金銀大非山居之器。而銅又生腥。皆不可也。若舊稱北人和以酥酪。蜀人入以白土。此皆蠻飲。固不足責。

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花薦茶者。雖風韻可賞。亦損茶味。如有佳茶。亦無事此。

有水有茶。不可無火。非無火也。有所宜也。前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蘇軾詩。活火仍須活水烹是也。余則以爲山中不常得炭。且死火耳。不若枯松枝爲妙。若寒月多拾松實。蓄爲煮茶之具。更雅。

紀。人但知湯喉。而不知火喉。火然則水乾。是試火先於試水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爲之紀。

湯嫩則茶味不出。過沸則水老而茶乏。惟有花而無衣。乃得點淪之喉耳。

唐人以對花啜茶爲殺風景。故王介甫詩。金谷千花莫漫煎。其意在花。非在茶也。余則以爲金谷花前。信不宜矣。若把一甌。對山花啜之。當更助風景。又何必羔兒酒也。

煮茶得宜。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蕪。罪莫大焉。飲之者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靈水

靈神也。天一生水。而精明不淆。故上天自降之澤。實靈水也。古稱上池之水者非與。要之皆仙飲也。

露者陽氣勝而所散也。色濃爲甘露。凝如脂。美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十洲記。黃帝寶露。洞冥記。五色露。皆靈露也。莊子曰。姑射山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山海經。仙丘絳露。仙人常飲之。博物志。沃渚之野。民飲甘露。拾遺記。舍明之國。承露而飲。神異經。西北海外人長二千里。日飲天酒五斗。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是露可飲也。

雪者天地之積寒也。汜勝書。雪爲五穀之精。拾遺記。穆王東至大嶽之谷。西王母來進嶸州甜雪。是靈雪也。陶穀取雪水烹團茶。而丁謂煎茶詩。痛惜藏書篋。堅留待雪天。李虛己建茶呈學士詩。試將梁苑雪。煎動建溪春。是雪尤宜茶飲也。處士列諸末品何邪。意者以其味之燥乎。若言太冷。則不然矣。兩者陰陽之和。天地之施。水從雲下。輔時生養者也。和風順雨。明雲甘雨。拾遺記。香雲暹潤。則成香雨。皆靈雨也。固可食。若夫龍所行者。暴而霖者。旱而凍者。腥而墨者。及檐溜者。皆不可食。文子曰。水之道。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均一水也。故特表靈品。

異泉

異奇也。水出地中。與常不同。皆異泉也。亦仙飲也。

醴泉。醴一宿酒也。泉味甜如酒也。聖王在上。德普天地。刑賞得宜。則醴泉出。食之。令人壽考。

玉泉。玉石之精液也。山海經。密山出丹水。中多玉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十洲記。瀛洲玉石高千丈。出泉

如酒。味甘。名玉醴泉。食之長生。又方丈洲有玉石泉。崑崙山有玉水。尹子曰。凡水方折者有玉。乳泉。石鍾乳山骨之膏髓也。其泉色白而體重。極甘而香。若甘露也。

朱砂泉。下產朱砂。其色紅。其性溫。食之延年卻疾。

雲母泉。下產雲母。明而澤。可煉爲膏。泉滑而甘。

茯苓泉。山有古松者多產茯苓。神仙傳。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也。其泉或赤或白。而甘香倍常。又朮泉亦如之。非若杞菊之產於泉上者也。

金石之精。草木之英。不可殫述。與瓊漿並美。非凡泉比也。故爲異品。

江水

江公也。衆水共入其中也。水共則味雜。故鴻漸曰。江水中。其曰取去人遠者。蓋去人遠。則澄深而無盪滌之漓耳。

泉自谷而溪。而江而海。力以漸而弱。氣以漸而薄。味以漸而鹹。故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旨哉。又十洲記。扶桑碧海。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此固神仙之所食也。

潮汐近地。必無佳泉。蓋斥鹵誘之也。天下潮汐。惟武林最盛。故無佳泉。西湖山中則有之。

揚子固江也。其南冷則夾石澗。特入首品。余嘗試之。試與山泉無異。若吳淞江。則水之最下者也。亦復

入品。甚不可解。

井水

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通也。物所通用者也。法也。節也。法制居人。令節飲食。無窮竭也。其清出於陰。其通入於滯。其法節由於不得已。脈暗而味滯。故鴻漸曰。井水下。其曰井取汲多者。蓋汲多則氣通而流活耳。終非佳品。勿食可也。

市廛民居之井。烟爨稠密。汗穢滲漏。特潢潦耳。在郊原者庶幾。

深井多有毒氣。葛洪方。五月五日。以雞毛試投井中。毛直下無毒。若迴四邊。不可食。淘法以竹篩下水。方可下浚。

若山居無泉。鑿井得水者。亦可食。

井味鹹色綠者。其源通海。舊云。東風時鑿井則海通。脈理或然也。

井有異常者。若火井、粉井、雲井、風井、鹽井、膠井、不可枚舉。而冰井。則又純陰之寒沍也。皆宜知之。

緒談

凡臨佳泉。不可容易漱濯。犯者每爲山靈所憎。

泉坎須越月淘之。革故鼎新。妙運當然也。

山水固欲其秀。而蔭若叢惡則傷泉。今雖未能使瑤草瓊花。披拂其上。而修竹幽蘭。自不可少。作屋覆泉。不惟殺盡風景。亦且陽氣不入。能致陰損。戒之戒之。若其小者。作竹罩以籠之。防其不潔之侵。勝屋多矣。

泉中有蝦蟹子蟲。極能腥味。亟宜淘淨之。僧家以羅濾水而飲。雖恐傷生。亦取其潔也。包幼嗣淨律院詩。濾水澆新長。馬戴禪院詩。濾泉侵月起。僧簡長詩。花壺濾水添是也。于鶴過張老園林詩。濾水夜澆花。則不惟僧家戒律爲然。而修道者亦所當爾也。

泉稍遠而欲其自入於山廚。可接竹引之。承之以奇石。貯之以淨缸。其聲尤琤琮可愛。駱賓王詩。剡木取泉遙。亦接竹之意。

去泉再遠者。不能自汲。須遣誠實山童取之。以免石頭城下之僞。蘇子瞻愛玉女河水。付僧調水符取之。亦惜其不得枕流焉耳。故曾茶山謝送惠山泉詩。舊時水遞費經營。

移水而以石洗之。亦可以去其搖盪之濁滓。若其味則愈揚愈減矣。

移水取石子置瓶中。雖養其味。亦可澄水。令之不淆。黃魯直惠山泉詩。錫谷寒泉攏石俱是也。擇水中潔淨白石。帶泉煮之。尤妙尤妙。

汲泉道遠。必失原味。唐子西云。茶不問團銚。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又云。提瓶走龍塘。無數千

步。此水宜茶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新茶不過三月至矣。今據所稱。已非嘉賞。蓋建安皆礮礱茶。且必三月而始得。不若今之芽茶。於清明穀雨之前。陟采而降。煮也。數千步取塘水。較之石泉新汲。左杓右鑑。又何如哉。余嘗謂二難具享。誠山居之福也。

山居之人。固常惜水。况佳泉更不易得。尤當惜之。亦作福事也。章孝標松泉詩。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儉煎茗。山僧惜淨牀。夫言儉則誠貴矣。言惜則不賤用矣。安得斯客斯僧也。而與之爲鄰耶。

山居有泉數處。若冷泉。午月泉。一勺泉。皆可入品。其視虎丘石水。殆主僕矣。惜未爲名流所賞也。泉亦有幸。不幸邪。要之。隱於小山僻野。故不彰耳。竟陵子可作。便當煮一盃水。相與蔭青松。坐白石。而仰視浮雲之飛也。

後跋

子藝作泉品。品天下之泉也。予問之曰。盡乎。子藝曰。未也。夫泉之名。有甘有醴。有冷有溫。有廉有讓。有君子焉。皆榮也。在廣有貪。在柳有惠。在狂國有狂。在安豐軍有咄。在日南有淫。雖孔子亦不飲者。有盜皆辱也。予聞之曰。有是哉。亦存乎其人爾。天下之泉一也。惟和士飲之則爲甘。祥士飲之則爲醴。清士飲之則爲冷。厚士飲之則爲溫。飲之於伯夷則爲廉。飲之於虞舜則爲讓。飲之於孔門諸賢則爲君子。使泉雖惡。亦不得而汙之也。惡乎辱。泉遇伯封可名爲貪。遇宋人可名爲愚。遇謝奕可名爲狂。遇楚項羽可名爲咄。

遇鄭衛之俗可名爲淫。其遇黷也。又不得不名爲盜。使泉雖美。亦不得而自濯也。惡乎榮。子藝曰。噫。予品泉矣。子將兼品其人乎。予山中泉數種。請附其語於集。且以貽同志者。毋混飲以辱吾泉。餘杭蔣灼題。

遵生八牋

茶

高濂

論茶品

茶之產於天下多矣。若劍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卬州有火井思安。渠江有薄片。巴東有真香。福州有伯巖。洪州有白露。常之陽羨。婺之舉巖。丁山之陽坡。龍安之騎火。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之數者。其名皆著。品第之。則石花最上。紫筍次之。又次。則碧澗明月之類。是也。惜皆不可致耳。若近時虎丘山茶。亦可稱奇。惜不多得。若天池茶。在穀雨前收細芽。炒得法者。青翠芳馨。嗅亦消渴。若真峽茶。其價甚重。兩倍天池。惜乎難得。須用自己令人採收方妙。又如浙之六合茶。品亦精。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之本性實佳。如杭之龍泓即龍井也。茶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但出龍井者。方妙。而龍井之山。不過十數畝。此外有茶。似皆不及。附近假充。猶之可也。至於北山西溪。俱充龍井。卽杭人識龍井茶味者。亦少。以亂真多耳。意者。天開龍井美泉。山靈特生佳茗。以副之耳。不得其遠者。當以天池龍井爲最。此外天竺靈隱。爲龍井之次。臨安於潛。生於天目。

山者。與舒州同。亦次品也。茶自浙以北皆較勝。惟閩廣以南。不惟水不可輕飲。而茶亦宜慎。昔鴻漸未詳嶺南諸茶。乃云嶺南茶味極佳。孰知嶺南之地。多瘴癘之氣。染著草木。北人食之。多致成疾。故當慎之。要當採時。待其日出山霽。霧障山嵐收淨。採之可也。茶團茶片。皆出碾磑。大失真味。茶以日曬者佳。其青翠香潔。更勝火炒多矣。

採茶

團黃有一旗一槍之號。言一葉一芽也。凡早取爲茶。晚取爲薺。穀雨前後收者爲佳。粗細皆可用。惟在採摘之時。天色晴明。炒焙適中。盛貯如法。

藏茶

茶宜翦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故收藏之家。以翦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當如人體溫。溫則去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矣。又云。以中饅盛茶。十斤一瓶。每年燒稻草灰入大桶。茶瓶座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覆灰築實。每用撥灰開瓶。取茶些少。仍復覆灰。再無蒸壞。次年換灰爲之。

又云。空樓中懸架。將茶瓶口朝下放。不蒸。原蒸自天而下。故宜倒放。若上二種芽茶。除以清泉烹外。花香雜果。俱不容入。人有好以花拌茶者。此用平等細茶拌之。庶茶味不減。花香盈頰。終不脫俗。如橙茶。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將半合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藥中。以麻皮略繫。令其經宿。次早摘花傾出茶葉。用

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又將茶葉入別藥中。如此者數次。取其焙乾收用。不勝香美。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藥之香氣全者。量其茶葉多少。摘花爲拌。花多則太香。而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一停花。始稱。假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用磁罐。一層花。一層茶。投間至滿。紙箬墊固。入鍋重湯煮之。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諸花做此。

煎茶四要

一 擇水

凡水泉不甘。能損茶味。故古人擇水最爲切要。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山水乳泉。漫流者爲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如蟹黃混濁鹹苦者。皆勿用。若杭州心水。吳山第一泉。郭璞井。虎跑泉。龍井。葛仙翁井。俱佳。

二 洗茶

凡烹茶先以熱湯洗茶葉。去其塵垢冷氣。烹之則美。

三 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

四邊泉湧。鬢鬢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最忌柴葉煙熏煎茶。爲此清異錄云。五賊六魔湯也。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四 擇品

凡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相應。若瓶大啜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茶銚茶瓶。磁砂爲上。銅錫次之。磁壺注茶。砂銚煮水爲上。清異錄云。富貴湯。當以銀銚煮湯。佳甚。銅銚煮水。錫壺注茶。次之。

茶盞。惟宣窰壇盞爲最。質厚白瑩。樣式古雅。有等宣窰印花白甌。式樣得中。而瑩然如玉。次則喜窰心內茶字小琖爲美。欲試茶色黃白。豈容青花亂之。注酒亦然。惟純白色器皿。爲最上乘品。餘皆不及。

試茶三要

一 滌器

茶瓶茶盞茶匙生銹。音星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美。

二 煨盞

凡點茶。先須煨盞令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浮。

三 擇果

草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雜之。奪其香者。松子、柑橙、蓮心、木瓜、梅花、茉莉、薔薇、木樨之類也。奪其味者。牛乳、番桃、荔枝、圓眼、枇杷之類是也。奪其色者。柿餅、膠棗、火桃、楊梅、橙、橘之類是也。凡飲佳茶。去果方覺清絕。雜之則無辨矣。若欲用之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欖仁、粟子、鷄頭、銀杏之類。或可用也。

茶效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出本草拾遺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損。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毒自己矣。然率用中茶。

茶具十六器。收貯於器局供役。苦節君者。故立名管之。蓋欲歸統於一。以其素有真心雅操。而自能收之也。

商象。古石鼎也。用以煎茶。

歸潔。竹筴筴也。用以滌壺。

分盈。杓也。用以量水斤兩。

遞火。銅火斗也。用以搬火。

降紅。銅火筋也。用以簇火。

執權。準茶秤也。每杓水二斤。用茶一兩。

團風。素竹扇也。用以發火。

漉塵。茶洗也。用以洗茶。

靜沸。竹架。卽茶經支腹也。

注春。磁瓦壺也。用以注茶。

運鋒。剗果刀也。用以切果。

甘鈍。木礮墩也。

啜香。磁瓦甌也。用以啜茶。

掩雲。竹茶匙也。用以取果。

納敬。竹茶囊也。用以放盞。

受污。拭抹布也。用以潔甌。

總貯茶器七具

苦節君。煮茶竹爐也。用以煎茶。

建城。以箒爲籠。封茶以貯高閣。

雲屯。磁瓶。用以杓泉。以供煮也。

烏府。以竹爲籃。用以盛炭。爲煎茶之資。

水曹。卽磁缸瓦缶。用以貯泉。以供火鼎。

器局。竹編爲方箱。用以收茶具者。

外有品司。竹編圓櫃提合。用以收貯各品茶葉。以待烹品者也。

論泉水

田子藝曰。山下出泉。爲蒙穉也。物穉則天全。水穉則味全。故鴻漸曰。山水上。其曰。乳泉石池慢流者。蒙之謂也。其曰瀑湧湍激者。則非蒙矣。宜戒人勿食。

混混不舍。皆有神以主之。故天神引出萬物。而漢書三神山嶽。其一也。

源泉必重。而泉之佳者尤重。餘杭徐隱翁。嘗爲余言。以鳳凰山泉。較阿姥墩百花泉。便不及五泉。可見仙源之勝矣。

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品也。不厚則薄。不奇則蠢。不清則濁。不幽則喧。必無佳泉。

山不停處。水必不停。若停卽無源者矣。旱必易涸。

石流

石。山骨也。流水行也。山宣氣以產萬物。氣宣則脈長。故曰。山水上。博物志曰。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又曰。山泉者。引地氣也。

泉非石出者。必不佳。故楚詞云。飲石泉兮蔭松柏。皇甫曾送陸羽詩。幽期山寺遠。野汲石泉清。梅堯臣碧霄峯茗詩。烹處石泉嘉。又云。小石冷泉留早味。誠可爲賞鑑者矣。

泉往往有伏流沙土中者。挹之不竭卽可食。不然則滲瀝之潦耳。雖清勿食。

流遠則味淡。須深潭停畜。以復其味。乃可食。

泉不流者。食之有害。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

泉湧出曰瀆。在在所稱珍珠泉者。皆氣盛而脈湧耳。切不可食。取以釀酒或有力。

泉縣出曰沃。暴溜曰瀑。皆不可食。而廬山水簾。洪州天台瀑布。皆入水晶。與陸經背矣。故張曲江廬山瀑布詩。吾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物性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化誰能了。則識者固不食也。然瀑布實山居之珠箔錦幕也。以供耳目。誰曰不宜。

清寒

清。朗也。靜也。激水之貌。寒冽也。凍也。覆水之貌。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其瀨峻流駛而清。岩奧陰積而寒者。亦非佳品。

石少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

蒙之象曰果行。井之象曰寒泉。不果則氣滯而光。不澄寒則性燥而味必嗇。

冰。堅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而冰。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飧。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下有石硫黃者。發爲溫泉。在在有之。又有共出一壑。半溫半冷者。亦在在有之。皆非食品。特新安黃山朱砂湯泉可食。圖經云。黃山舊名黟山。東峯下有朱砂湯泉。可點茗。春色微紅。此則自然之丹液也。拾遺記。蓬萊山沸水。飲者千歲。此又仙飲。

有黃金處。水必清。有明珠處。水必媚。有子鮒處。水必腥腐。有蛟龍處。水必洞黑。嫩惡不可不辨也。

甘香

甘。美也。香。芳也。尙書。稼穡作甘黍。甘爲香。黍惟甘香。故能養人。泉惟甘香。故亦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也。

味善者曰甘泉。氣芳者曰香泉。所在間有之。泉上有惡水。則葉滋根潤。皆能損其甘香。甚者能釀毒液。尤

宜去之。

甜水。以甘稱也。拾遺記。員嶠山北。甜水遶之。味甜如蜜。十洲記。元洲元澗。水如蜜漿。飲之與天地相畢。又曰。生洲之水。味如飴酪。

水中有丹者。不唯其味異常。而能延年却疾。須名山大川。諸仙翁修煉之所有之。葛元少時。爲臨沅令。此縣廖氏家世壽。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西湖葛井。乃稚川煉丹所。在馬家園。後淘井出石甕。中有丹數枚。如芡實。啖之無味。棄之。有施漁翁者。拾一粒食之。壽一百六歲。此丹水尤不易得。凡不淨之器。切不可汲。

煮茶得宜。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菜。罪莫大焉。飲之者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靈水

靈神也。天一生水。而精明不淆。故上天自降之澤。實靈水也。古稱上池之水者。非歟。要之皆仙飲也。

大甕收藏黃梅雨水雪水。下放鷺子石十數塊。經年不壞。用栗炭三四寸許。燒紅投淬水中。不生跳虫。

靈者。陽氣勝而所散也。色濃爲甘露。凝如脂。美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是也。

雪者。天地之積寒也。汜勝書。雪爲五穀之精。拾遺記。穆王東至大嶽之谷。西王母來進嚙州甜雪。是靈雪也。陶穀取雪水烹團茶。而丁謂煎茶詩。痛惜藏書篋。堅留待雪天。李虛己建茶呈學士詩。試將梁苑雪。煎

動建溪春。是雪尤宜茶飲也。處士列諸末品。何耶。意者以其味之燥乎。若言太冷。則不然矣。雨者。陰陽之和。天地之施。水從雲下。輔時生養者也。和風順雨。明雲甘雨。拾遺記。香雲遍潤。則成香雨。皆靈雨也。固可食。若夫龍所行者。暴而霖者。旱而凍者。腥而墨者。及簷溜者。皆不可食。潮汐近地。必無佳泉。蓋斥鹵誘之也。天下潮汐。惟武林最盛。故無佳泉。西湖山中則有之。揚子。固江也。其南冷則夾石。淳淵。特入首品。余嘗試之。誠與山東無異。若吳淞江。則水之最下者也。亦復入品。甚不可解。

井水

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通也。物所通用者也。法也。節也。法制居人。令節飲食。無窮竭也。其清出於陰。其通入於潛。其法節由於得已。脈暗而味滯。故鴻漸曰。井水下。其曰。井取汲多者。蓋汲多則氣通而流活耳。終非佳品。養水取白石子入甕中。雖養其味。亦可澄水不滯。

高子曰。井水美者。天下知鍾冷泉矣。然而焦山一泉。余會味過數四。不減鍾冷。惠山之水。味淡而清。尤爲上品。吾杭之水。山泉以虎跑爲最。老龍井。真珠寺二泉亦甘。北山葛仙翁井水。食之味厚。城中之水。以吳山第一泉首稱。予品不及。施公井。郭婆井二水。清冽可茶。若湖南近二橋中水。清晨取之。烹茶妙甚。無伺他求。

陽羨茗壺系洞山界茶系

周高起

茗壺界茶系序

吾鄉尙宜興界茶。尤尙宜興瓷壺。陳貞慧秋園雜佩言之而不詳。嘗檢宜興志。考其緣始。所載界茶甚略。而論瓷壺則多引江陰周高起陽羨茗壺系。及檢江陰新志周高起傳。僅言其有讀書志而未及其他。甲申在羊城書肆獲茗壺系鈔本一冊。今年春汪君芙生寄示粵刻叢書。中有茗壺系。後附洞山界茶系一卷。亦高起所撰。惟粵板及前得鈔本。均多訛舛。無別本可校。宜興志尙有吳騫陽羨名陶錄序云。茗壺系多漏略。復加增潤。釐爲二卷。曰名陶錄。今名陶錄亦不可得。而江陰明人著述甚稀。此二系亦譜錄中之雋逸者。足資考證。姑就所知。並宜興志所引茗壺系。稍事訂正。因合界茶系彙梓叢書中。其讀書志蓋無可訪求矣。高起弟榮起亦明諸生。究心六書。汲古閣刊板多其手校。榮起女淑祜淑禧均工詩善畫。尤爲時所稱。並附識之。光緒十四年夏六月。金武祥序於梧州。

江陰縣志忠義傳

周高起。字伯高。博聞強識。工古文辭。早歲餼於庠。與徐遵湯同修縣志。居由里山。遊兵突至。被執索貲。怒。誓不屈死。著有讀書志。

陽羨茗壺系

明 江陰 周高起 伯高

壺於茶具。用處一耳。而瑞草名泉。性情攸寄。實仙子之洞天福地。梵王之香海蓮邦。審厥尙焉。非曰好事已也。故茶至明代。不復碾屑。和香藥製團餅。此已遠過古人。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甕而尙宜興陶。又近人遠過前人處也。陶曷取諸。取諸其製以本土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傾金注玉驚人眼。高流務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世日趨華。抑足感矣。因考陶工陶土而爲之系。

創始

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閒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激練。捏築爲胎。規而圓之。剝使中空。踵傳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

正始

供春。學使吳頤山家青衣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供春於給役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搏胚。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尙現節腠。視以辨真。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敵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以其孫龔姓。亦書爲龔春。人皆證爲龔。予於吳閩卿家。見時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案訟云。董翰號後谿。始造菱花式。已殫工巧。

趙梁多提梁式。亦有傳爲名良者。

袁錫

按袁姓據秋園雜俎更正。

時朋卽大彬父。是爲四名家。萬歷間人。皆供春之後勁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行四名。養心。製小圓式。研在樸緻中。尤屬名玩。自此以往。壺乃另作瓦囊。閉入陶穴。故前此名壺。不免沾缸罈油淚。

大家

時大彬。號少山。或淘土。或雜礪砂土。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足。不務研媚而樸雅堅粟。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遊婁東。聞眉公與琅琊太原諸公品茶施茶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於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矣。

名家

李仲芳。行大。茂林子。及時大彬門。爲高足第一。製度漸趨文巧。其父督以敦古。仲芳嘗手一壺視其父曰。老兄這個如何。俗因呼其所作爲老兄壺。後入金壇。卒以文巧相競。今世所傳大彬壺。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見賞而自署款識者。時人語曰李大餅是大名。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大彬壺。延致家塾。一日強大彬作泥牛爲戲。不卽從。友泉奪其壺土。

出門去。適見樹下眠牛將起。尙屈一足。注視捏塑。曲盡厥狀。攜以視大彬。一見驚歎曰。如子智能。異日必出吾上。因學爲壺。變化其式。仿古尊罍諸器。配合土色所宜。畢智窮工。移人心目。予嘗博攷厥製。有漢方扁解。小雲。雷提。梁卣。蕉葉。蓮方。菱花。鵝蛋。分襠。索耳。美人。垂蓮。大頂蓮。一回角六子諸款。泥色有海棠紅。硃砂。紫定。窰白。冷金。黃淡。墨沉。香水。石榴皮。葵黃。閃色。梨皮諸名。種種變異。妙出心裁。然晚年恒自歎曰。吾之精終不及時之麤。

雅流

歐正春。多規花草果物。式度精妍。

邵文金。仿時大彬漢方。獨絕。今尙壽。

邵文銀。

蔣伯琴。名時英。四人並大彬弟子。蔣後客於吳。陳眉公爲改其字之敷爲琴。因附高流。諱言本業。然其所作堅緻不俗也。

陳用卿。與時同工。而年技俱後。負力尙氣。嘗挂吏議。在繅綉中。俗名陳三獸子。式尙工緻。如蓮子。湯婆鉢。孟。圓珠諸製。不規而圓。已極妍飭。款仿鍾太傅帖意。

陳信卿。仿時李諸傳器具。有優孟叔敖處。故非用卿族品。其所作雖美遜之。而堅瘦王整。雅自不羣。貌

寢意率。自誇洪飲，逐貴游閒。不務壹志盡技。間多伺弟子造成。修削畧款而已。所謂心計轉靈。不復唱渭城時也。

閔魯生。名賢。製仿諸家。漸入佳境。人頗醅謹。見傳器則虛心企擬。不憚改。爲技也。進乎道矣。

陳光甫。仿供春時大。爲入室。天奪其能。早告一目。相視口的。不極端緻。然經其手摹。亦具體而微矣。

神品

陳仲美。婺源人。初造盜於景德鎮。以業之者多。不足成其名。棄之而來。好配壺土。意造諸玩。如香盒、花盃、狻猊爐、辟邪鎮紙、重鍍疊刻、細極鬼工。壺象花果。綴以草蟲。或龍戲海濤。伸爪出目。至塑大士像。莊嚴慈憫。神采欲生。瓔珞花鬘。不可思議。智兼龍眠道子。心思殫竭。以天天年。

沈君用。名士良。踵仲美之智。而研巧悉敵。壺式上接歐正春一派。至尙象諸物。製爲器用。不尙正方圓。而筍縫不苟絲髮。配土之妙。色象天錯。金石同堅。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宜興垂髻之稱巧殫厥心。以甲申四月天。

別派

諸人見汪大心葉語附記中。休寧人。字體茲。號古鏡。

邵蓋、周後谿、邵二孫。並萬歷間人。

陳俊卿亦時大彬弟子。

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雲從、沈君盛、善仿友泉、君用、並天啓崇禎間人。

沈子澈。崇禎時人。所製壺古雅渾樸。嘗爲人製菱花壺。銘之曰石根泉。蒙頂葉。漱齒鮮。滌塵熱。按。此條據宜興舊志增

入。

陳辰。字共之。工鑄壺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家之中書君也。

鑄壺款識。卽時大彬初倩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後竟運刀成字。書法閒雅。在黃庭樂毅

帖間。人不能仿。賞鑒家用以爲別。次則李仲芳亦合書法。若李茂林硃書號記而已。仲芳亦時代大彬

刻款。手法自遜。規仿名壺日臨。比於書畫家入門時。

陶肆謠曰。壺家妙手稱三大。謂時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予爲轉一語曰。明代良陶讓一時。獨尊

大彬。固自匪佞。

相傳壺土初出時。先有異僧經行村落。日呼曰賣富貴。人羣嗤之。僧曰。貴不要買。買富何如。因引村叟。指

山中產土之穴去。及發之。果備五色。爛若披錦。

嫩泥出趙莊山。以和一切色上。乃黏髓可築。蓋陶壺之丞弼也。

石黃泥出趙莊山。卽未觸風日之石骨也。陶之乃變硃砂色。

天青泥出蠶野。陶之變黯肝色。又其夾支有梨皮泥。陶現梨凍色。淡紅泥陶現松花色。淺黃泥陶現豆碧色。蜜泥陶現輕赭色。梨皮和白沙陶現淡墨色。山靈勝絡。陶治變化。尙露種種光怪云。

老泥出關山。陶則白沙星星。按若珠球。以天青石黃和之。成淺深古色。

白泥出大潮山。陶餅盎甌缶用之。此山未經發用。載目吾鄉白石山。江陰秦望之東北支峯。出土諸山。其穴往往善徙。

有素產於此。忽又他穴得之者。實山靈有以司之。然皆深入數十丈乃得。

浩壺之家。各穴門外一方地。取色土篩搗。部署訖。弁窰其中。名曰養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祕不相授。壺成幽之。以候極燥。乃以陶甕皮五六器。封閉不隙。如鮮欠裂射油之患。過火則老。老不美觀。欠火則穉。穉沙土氣。若窰有變相。匪夷所思。傾湯貯茶。雲霞綺閃。直是神之所爲。億千或一見耳。

陶穴環蜀山。山原名獨。東坡先生乞居陽羨時。以似蜀中風景。改名此山也。祠祀先生於山椒。陶煙飛染。祠宇盡墨。按爾雅釋山云。獨者蜀。則先生之銳改厥名。不徒桑梓殷懷。抑亦考古自喜云爾。

壺供眞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淪旋啜。以盡色馨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湯力茗香。俾得團結氤氳。宜傾竭卽滌去厥滓。乃俗夫強作解事。謂時壺質地堅潔。注茶越宿。暑月不醜。不知越數刻而茶敗矣。安俟越宿哉。况眞茶如尊脂。采卽宜羹。如筍味。觸風隨劣。悠悠之論。俗不可醫。

壺經用久。滌拭日加。自發闇然之光。入手可鑒。此爲書房雅供。若膩滓爛斑。油光燦燦。是曰和尚光。最爲賤相。每見好事家藏列。頗多名製。而愛護垢染。舒袖摩挲。惟恐拭去。曰。吾以寶其舊色爾。不知西子蒙不潔。堪充下陳否。卽以注真茶。是藐姑射之神人。安置烟瘴地面矣。豈不舛哉。

壺之土色。自供奉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淡墨色。上有銀沙閃點。迨礪砂和製。縠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

或問予以聲論茶。是有說乎。予曰。竹鑪幽討。松火怒飛。蟹眼徐窺。鯨波乍起。耳根圓通。爲不遠矣。然鑪頭風雨聲。銅餅易作。不免湯腥。砂銚亦嫌土氣。惟純錫爲五金之母。以製茶銚。能益水德。沸亦聲清。白金尤妙。第非山林所辦爾。

壺宿雜氣。滿貯沸湯。傾卽沒冷水中。亦急出水寫之。元氣復矣。

品茶用甌。白瓷爲良。所謂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也。製宜弇口。邃腸。色浮浮而香味不散。

茶洗式如扁壺。中加一盞。鬲而細竅。其底便過水漉沙。茶藏以閉。洗過茶者。仲美君用各有奇製。皆壺史之從事也。水杓湯銚。亦有製之盡美者。要以椰匏錫器爲用之恆。

洞山界茶系

明 江陰 周高起 伯高

唐李栖筠。守常州日。出僧進陽羨茶。陸羽品爲芬芳冠世產。可供上方。遂置茶舍于罨畫谿。去湖汶一里。

所歲供萬兩。許有穀詩云。陸羽名荒舊茶舍。卻教陽羨置郵忙。是也。其山茶山。亦曰貢山。東臨罨畫谿。修貢時。山中湧出金沙泉。杜牧詩所謂。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泉嫩黃金湧。芽香紫壁裁。者是也。山在均山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又茗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鄉。皇甫曾有送陸羽南山采茶詩。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磬一聲。見時貢茶在茗山矣。又唐天寶中。稠錫禪師名清晏。卓錫南岳。礪上。泉忽迸石窟間。字曰真珠泉。師曰宜淪吾鄉桐廬茶。爰有白蛇銜種菴側之異。南岳產茶不絕。修貢迄今。方春采茶。清明日縣令躬享白蛇于卓錫泉亭。隆厥典也。後來檄取。山農苦之。故袁高有陰嶺茶未吐。使者牒已頻之句。郭三益題南岳寺壁云。古木陰森梵帝家。寒泉一勺試新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卻使山僧怨白蛇。盧仝茶歌亦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又云。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墜顛厓受辛苦。可見貢茶之苦民。亦自古然矣。至界茶之尙于高流。雖近數十年中事。而厥產伊始。則自盧仝隱居洞山。種于陰嶺。遂有茗嶺之目。相傳古有漢王者。栖遲茗嶺之陽。課童藝茶。踵盧仝幽致。陽山所產香味。倍勝茗嶺。所以老廟後一帶茶。猶唐宋根株也。貢山茶今已絕種。羅界去宜興而南踰八九十里。浙宜分界。只一山岡。岡南卽長興山。兩峯相阻。介就夷曠者。人呼爲界。履其地始知古人制字有意。今字書界字但注云山名耳。云。有八十八處。前橫大礪。水泉清駛。漱潤茶根。洩山土之肥澤。故洞山爲諸界之最。自西沅溯張渚而入。取道茗嶺。甚險惡。縣西南八十里自東沅溯湖汶而入。取道纏嶺。稍夷。才通車騎。

第一品

老廟後廟。祀山之土神者。瑞草叢鬱。殆比茶星。胥蠻矣。地不二三畝。若溪姚象先與婿朱奇生分有之。茶皆古本。每年產不廿斤。色淡黃不綠。葉筋淡白而厚。製成梗絕少。入湯色柔白如玉露。味甘。芳香藏味中。空濛深水。啜之愈出。致在有無之外。

第二品 皆洞頂界也

新廟後 棋盤頂 紗帽頂 毛巾條 姚八房 及吳江周氏地。產茶亦不能多。香幽色白。味冷雋。與老廟不甚別。啜之。差覺其薄耳。總之。品界至此。清如孤竹。和如柳下。並入聖矣。今人以色濃香烈爲界茶。真耳食而昧其似也。

第三品

廟後漲沙 大袁頭 姚洞 羅洞 王洞 范洞 白石

第四品 皆平洞本界也

下漲沙 梧桐洞 余桐 石場 丫頭界 留青界 黃龍 炭竈 龍池

不入品外

長潮 青口 簪莊 顧渚 茅山界

貢茶

卽南岳茶也。天子所嘗。不敢置品。縣官修貢。期以清明日入山肅祭。乃始開園采製。視松蘿虎邱而色香豐美。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初亦如芥茶製。萬歷丙辰。僧稠蔭游松羅。乃仿製爲片。

芥茶採焙。定以立夏後三日。陰雨又需之。世人妄云雨前真芥。抑亦未知茶事矣。茶園旣開。入山賣草枝者。日不下二三百石。山民收製亂真。好事家躬往予租采焙。幾視惟謹。多被潛易真茶去。人地相京高價分買。家不能二三百斤。近有采嫩葉除尖蒂抽細筋炒之。亦曰片茶。不去筋尖。炒而復焙。燥如葉狀。曰攤茶。並難多得。又有俟茶市將闌。采取剩葉製之者。名修山。香味足而色差老。若今四方新貨芥片。多是南岳片子。署爲騙茶可矣。茶賈炫人。率以長潮等茶。本芥亦不可得。噫。安得起陸龜蒙于九京。與之賡茶人詩也。陸詩云。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閒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采芳去。雲間幽路危。惟應報春鳥。共得此人知。茶人皆有市心。令予徒仰眞茶已。故予煩悶時。每誦姚合乞茶詩一過。嫩綠微黃碧澗春。采時閒道斷葦辛。不將錢買將詩乞。借問山翁有幾人。

芥茶德全。策助惟歸洗控。沸湯潑葉。卽起洗高。斂其出液。候湯可下指。卽下洗高排蕩。沙沫復起。併指控乾。閉之茶藏。候投蓋他茶。欲按時分投。惟芥旣經洗控。神理綿綿。止須上投耳。

春秋葉着壺底以湯浮之曰下投宜冬日初春

傾湯滿壺後下葉子曰上投宜夏日傾湯及半下葉滿湯曰中投宜

第一輯 藝文

文

與兄子演書

晉劉琨

吾體中潰悶。時仰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薙賦

杜 毓

靈山惟岳。奇產所鍾。厥生薙草。彌谷被岡。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靈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侶。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澤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沈華浮。煥如積雪。煜若春敷。

爲田神玉謝茶表

唐韓翃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兼賜臣茶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聖慈曲被。戴荷無階。臣某中謝。臣智謝理戎。功慙盪寇。前恩未報。厚賜仍加。念以炎蒸。恤其暴露。榮分紫笋。寵降朱宮。味足蠲邪。助其正直。

香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相歡。撫心是荷。前朝饗士。往典犒軍。皆是循常。非聞特達。願惟荷幸。忽被殊私。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臣愛客。纔有分茶。豈如澤被三軍。仁加十乘。以欣以忭。感戴無階。臣無任云云。

茶賦

顧况

稽天地之不平兮。蘭何爲兮早秀。菊何爲兮遲榮。皇天旣孕此靈物兮。厚地復糅之而萌。惜下國之偏多。嗟上林之不至。如羅玳筵。展瑤席。凝藻思。間靈液。賜名臣。留上客。谷鶯轉。宮女嘯。汎濃華。漱芳津。出恒品。先衆珍。君門九重。聖壽萬春。此茶上達於天子也。滋飯蔬之精素。攻肉食之羶膩。發當暑之清吟。滌通宵之昏寐。杏樹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來。飛錫雲中至。此茶下被於幽人也。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憐翠澗陰。中有泉流。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甌。輕烟細珠。靄然浮爽氣。淡烟風雨。秋夢裏還錢。懷中贈橘。雖神祕而焉求。

爲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柳宗元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載驚抃。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况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以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忭之至。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劉禹錫

伏以貢自外方。名殊衆品。效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仙廚。俯頒私室。義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慙於虛受。臣無任云云。

又

伏以方隅入貢。采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蘭露而慙芳。豈蔗漿而齊味。旣榮凡口。倍切丹心。臣無任云云。

三月三日茶宴序

呂溫

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酒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輿。臥措青靄。坐攀香枝。閑花近席而未飛。紅藥拂衣而不散。適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爲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茶中雜詠序

皮日休

按周禮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其三曰漿。又漿人之職。供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於酒府。鄭司農云。以水和酒也。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爲飲。謂乎六漿。酒之醴者也。何得姬公製。爾雅云。檟。苦茶。卽不擷而飲之。豈聖人之純於用乎。亦草木之濟人。取舍有時也。自周以降。及以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

然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淪蔬而啜者。無異也。季疵始爲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飲之者除瘡而去癘。雖疾醫之不若也。其爲利也。於人豈小哉。余始得季疵書。以爲備之矣。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礪之。各補茶事十數節。並存於方冊。茶之事由周至今。竟無纖餘矣。昔晉杜育有荈賦。季疵有茶歌。余缺然於懷者。謂有其具。而不形於詩。亦季疵之餘恨也。遂爲十詠寄天隨子。

茶賦

宋吳淑

夫其滌煩療渴。換骨輕身。茶荈之利。其功若神。則有渠紅薄片。西山白露。雲垂綠脚。香浮碧乳。挹此霜華。却茲煩暑。清文旣傳於杜育。精思亦聞於陸羽。若夫攝此臯盧。烹茲苦茶。桐君之錄尤重。仙人之掌難踰。豫章之嘉甘露。王肅之貪酪奴。待槍旗而採摘。對鼎鑪以吹噓。則有療彼斛瘕。困茲水厄。擢彼陰林。得以爛石。先火而造。乘雷以摘。吳主之憂韋曜。初沐殊恩。陸納之待謝安。誠彰儉德。別有產於玉壘。造彼金沙。三等爲號。五出成花。早春之來賓化。橫紋之出陽坡。復聞澗湖含膏之作。龍安騎火之名。柏巖兮鶴嶺。鳩阮兮鳳亭。嘉雀舌之纖嫩。翫蟬翼之輕盈。冬芽早秀。麥穎先成。或重西園之價。或侔團月之形。並明目而益思。豈瘠氣而侵精。又有蜀岡牛嶺。洪雅烏程。碧澗紀號。紫笋爲稱。陟仙厓而花墜。服丹丘而翼生。至於飛自獄中。煎於竹裏。效在不眠。功存悅志。或言詩爲報。或以錢見遺。復云葉如梔子。花若薔薇。輕颺浮雲。

之美。霜筍竹籩之差。唯芳茗之爲用。蓋飲食之所資。

通商茶法詔

歐陽修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使田閭不安其業。商賈不通於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里。爲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閒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謹然。願弛權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於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成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龍茶錄後序

前人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因君謨著錄。輒

附於後。庶知小圃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

南有嘉茗賦

梅堯臣

南有山原兮。不鑿不營。乃產嘉茗兮。囂此衆氓。土膏脈動兮。雷始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吐乎纖萌。一之曰雀舌露。掇而製之。以奉乎王庭。二之曰烏喙長。擷而焙之。以備乎公卿。三之曰槍旗。簞而炕之。將求乎利贏。四之曰嫩莖茂。團而範之。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男廢農耕。夜不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至一掬。輸之若百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貧賤。亦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冒險而競鬻。孰謂峻法之與嚴刑。嗚呼。古者聖人爲之。絲枲絺綌。而民始衣。播之禾蕏菽粟。而民不饑。畜之牛羊犬豕。而甘脆不遺。調之辛酸鹹苦。而五味適宜。造之酒醴。而譙饗之。樹之果蔬。而薦羞之。於茲可謂備矣。何彼茗無一勝焉。而競進於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惰不勤。飽食梁肉。坐以生疾。藉以靈莽而消腑胃之宿陳。若然。則斯茗也。不得不謂之無益於爾身。無功於爾民也哉。

述煮茶小品

葉清臣

夫涓黍汾麻。泉源之異稟。江橘淮枳。土地之或遷。誠物類之有宜。亦臭味之相感也。若乃擷華掇秀。多識草木之名。激濁揚清。能辨淄澠之品。斯固好事之嘉尚。博識之精鑒。自非笑傲塵表。逍遙林下。樂追王濛之約。不讓陸納之風。其孰能與於此乎。吳楚山谷間。氣清地靈。草木穎挺。多孕茶芽。爲人採拾。大率右於

武夷者爲白乳。甲於吳興者爲紫筍。產禹穴者以天章顯。茂錢塘者以徑山稀。至於續廬之岩。雲衡之麓。鴉山著於吳歙。蒙頂傳於岷蜀。角立差勝。毛舉實繁。然而天賦尤異。性靡俗諳。苟制非其妙。烹失於術。雖先雷而羸。未雨而檐。蒸焙以圖。造作以經。而泉不香。水不甘。麤之揚之。若淤若滓。予少得溫氏所著茶說。嘗識其水泉之目。有二十焉。會西走巴峽。經蝦蟆窟。憩蕪城。汲蜀岡井。東遊故郡。絕揚子江。留丹陽。酌觀音泉。過無錫。斟慧山水。粉槍牙旗。蘇蘭薪桂。且鼎且缶。以飲以獸。莫不淪氣滌慮。蜀病析醒。祛鄙恡之生心。招神明而達觀。信乎物類之宜。得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尚。前賢之精鑒。不可及已。噫。紫華綠英。均一水也。皆忘情於庶彙。或求仲於知己。不然者。聚薄之莽。溝瀆之流。亦奚以異哉。遊鹿故宮。依蓮盛府。一命受職。再期服勞。而虎丘之癘沸。松江之清泚。復在在封畛。居然挹注。是嘗所得以鴻漸之目。二十有七也。昔鄴道元善於水經。未嘗知茶。王肅癖於茗飲。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無愧焉。凡泉品二十。列於右幅。且使盡神方之四雨。遂成其功。代酒限於七升。無忘真賞云。南陽葉清臣述。

進茶錄序

蔡 襄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嘗未聞有。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閑之晏。或賜觀採。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葉嘉傳

蘇軾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探。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常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世。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敕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飭卿名。但未知其實耳。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搥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礎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主。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嫉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

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托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訾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之，殊令人愛。朕之精魄，不覺灑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爲鉅合侯，位尙書。曰：尙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我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言雖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旣不得志，退去閩中。旣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幾，神蕭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權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權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襲爵。次曰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

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煎茶賦

黃庭堅

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動者也。余嘗爲嗣直淪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爲之甲乙。建谿如割。雙井如遽。日鑄如勢。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甄。臨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免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雞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斲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聖。去藪而用鹽。去橘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彊。於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敦賀靡蕪。水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

齊殊可屢敵。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石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胡蝶。

茶經序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夷戎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麤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鬪茶記

唐 庚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鬪茶於寄傲齋。予爲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爲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齋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蓋嘗以爲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

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良不虛也。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鈔。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僞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支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爲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日至矣。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烹數千里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爲之者直愚民耳。豈吾輩謂耶。是宜有所紀述。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

謝傅尙書惠茶啓

楊萬里

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胷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

煮茶夢記

元 楊維禎

鐵龍道人臥石牀。移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窻。鶴孤立不鳴。命小芸童。汲白蓮泉。燃檟湘竹。授

以凌霄芽爲飲供。道人乃遊心太虛。雍雍涼涼。若鴻濛。若皇芒。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之若亡。恍兮不知入夢。遂坐清真銀暉之堂。堂上香雲簾拂地。中著紫桂榻。綠瑤几。看太初易一集。集內悉星斗文。煥煜燿熠。金流玉錯。莫別爻畫。若烟雲日月。交麗乎中天。歛玉露涼。月冷如冰。入窗者易刻。因作太虛吟。吟曰。道無形兮兆無聲。妙無心兮一以貞。百象斯融兮太虛以清。歌已。光飄起林末。激華氛。郁郁霏霏。絢爛淫豔。乃有扈綠衣。若仙子者。從容來謁。云名淡香。小字綠花。乃捧太元盃。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壽。予侑以詞曰。天心不行。神不行。無而爲。萬化清。壽畢。紆徐而退。復令小玉環侍筆牘。遂書歌遺之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天無形兮四時以言。妙乎天兮天天之先。天天之先復何仙。移間。白雲微消。綠衣化煙。月反明予內間。予亦悟矣。遂冥神合元。月光尙隱隱於梅花間。小芸呼曰。凌霄芽熟矣。

茶法

明 楊士奇

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嗜利之徒。齋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引難矣。况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

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寶慶府。長沙府。荊州府。四川成都府。保慶府。夔州府。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寫遠。往返不便。欲其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况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三所。却管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興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由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集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卽對其人姓名籍貫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給茶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拏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並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達。合于上司轉繳本部查考。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與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斤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畢。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與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定論。

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偽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值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鹽引紙。每張納鈔一貫。

請革芽茶疏

曹 琥

臣聞天之生物。本以養人。未聞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歷觀古昔帝王。忍嗜慾。節貢獻。或罷或卻。詔戒丁寧。蓋不欲以一人之奉。而困天下之民。以養人之物。而貽人之患。此所以澤及生民。法垂後世。而王道成矣。臣查得本府額貢芽茶。歲不過二十斤。邇年以來。額貢之外。有寧王府之貢。有鎮守太監之貢。是二

貢者。有芽茶之徵。有細茶之徵。始於方春。迄於首夏。官校臨門。急如星火。農夫蠶婦。各失其業。奔走山谷。以應誅求者。相對而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勝言者。如鎮守之貢。歲辦千有餘斤。不知實貢朝廷者幾何。今歲太監黎安行取回京。未及徵派。而百姓相賀於道。則往歲之爲民病。從可知已。臣不容不爲陛下悉數之。方春之時。正值耕蠶。而男婦廢業。無以卒歲。此其爲害一也。二麥未登。民艱於食。旦旦而促之。民不聊生。此其爲害二也。及歸之官。又揀擇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採集。坐索高價。此其爲害三也。亦或採取過時。括市殆盡。取無所應。計無所出。則又科斂財物。買求官校。百計營求。此其爲害四也。官校乘機私買貨賣。遂使朝夕鹽米之小民。相戒而不敢入市。此其爲害五也。凡此五不韙者。皆切民之深患。致禍之本源。今若不言。後常有悔。臣今竊祿署府。目觀民患。苟有所慮。不敢不陳。伏望陛下擴天地生物之心。憫閭閻窮苦之狀。特降綸音。罷此貢獻。使方春之時。農蠶不至於失期。草木得全其生意。民物欣欣。頌聲斯作。實一方萬萬年無疆之福也。

茶德頌

周履靖

有嗜茗友生。烹淪不論朝夕。沸湯在須臾。汲泉與燎火。無暇躡長衢。竹爐列牖。獸炭陳廬。盧仝應讓。陸羽不知。堪賤羽觴酒觚。所貴茗碗茶壺。一甌睡覺。二碗飯餘。遇醉漢渴夫。山僧逸士。聞馨嗅味。欣然而喜。乃掀唇快飲。潤喉嗽齒。詩腸濯滌。妙思猛起。友生詠句而嘲其酒槽。我輩惡膠。啜其湯飲。猶勝嚼糟。一吸懷

暢。再吸思陶。心煩頃舒。神昏頓醒。喉能清爽而發高聲。祕傳煎烹淪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魯望之幽情。

燃石鼎儼若翻浪。傾磁甌葉泛如萍。雖擬酒德頌。不學古調詠螟蛉。

詩

月夜啜茶聯句

唐 顏真卿

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清言。陸士修 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薦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御史秋風勁。尙書

北斗尊。崔萬 流華淨肌骨。疏淪滌心源。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菽繁。晝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士修

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井序

李 白

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谿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觀。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青

蓮居士李白也。

嘗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深谿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采服潤肌骨。叢老卷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燭無鹽。顧慙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

喜園中茶生

韋應物

潔性不可汙。爲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餘。率爾植荒園。嘉隨衆草長。得與幽人言。

送陸鴻漸山人採茶

皇甫曾

千峯待逋客。春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一磬聲。

過長孫宅與郎上人茶會

錢起

偶與息心侶。忘歸才子家。元談兼藻思。綠茗代榴花。岸幘看雲卷。含毫任景斜。松喬若逢此。不復醉流霞。

與趙莒茶讌

前人

竹下忘言對紫金。全勝羽客醉流霞。塵心洗盡興難盡。一樹蟬聲片影斜。

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

皇甫冉

採茶非採菽。遠遠上層厓。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泛椀花。

新茶味寄上西川相公

盧 綸

三獻蓬萊始一嘗。日調金鼎閱芳香。貯之玉合才半餅。寄與阿連題數行。

津梁寺採新茶

武元衡

靈卉碧巖下。萸英初散芳。塗塗宿霜露。采采不盈筐。陰竇藏烟濕。單衣染焙香。幸將調鼎味。一爲奏明光。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柳宗元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蒸烟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飲。佛事熏毘邪。咄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

西山蘭若試茶歌

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如傍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盃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醒散。清峭徹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辨煎。相君有錄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墜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緘封寄郡齋。甌井銅爐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步風塵。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嘗茶

前人

生拍芳茸鷹嘴芽。老郎封寄謫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滿盃花。

茶嶺

張籍

紫芽連白蘂。初向嶺頭生。自看家人摘。尋常觸露行。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盧仝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閒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璣瑤。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裏。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一言至七言詩

元稹

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蘂色。椀轉麴塵花。夜後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口洗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後豈堪誇。

睡後茶興憶楊同州

白居易

昨晚飲太多。鬼蛾連宵醉。今朝餐又飽。爛漫移時睡。睡足摩挲眼。眼前無一事。信脚遶池行。偶然得幽致。婆婆綠陰樹。斑駁青苔地。此處置繩牀。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盛來有佳色。燕罷餘芳氣。不見楊幕巢。誰人知此味。

謝李六郎中寄蜀茶詩

前人

故情周匝向交親。新茗分張及病身。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千片火前春。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刀圭攪麴塵。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

山泉煎茶有懷

前人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盃。寄與愛茶人。

蕭員外寄新蜀茶

前人

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珍。滿甌似乳堪持翫。况是春深酒渴人。

憶茗芽

李德裕

谷中春日暖。漸憶啜茶英。欲及清明火。能消醉客心。松花飄鼎泛。蘭氣入甌輕。飲罷閒無事。捫蘿溪上行。

茶嶺

韋處厚

願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蜀茗茶

施肩吾

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煙輕處攪來勻。山僧問我將何比。欲道瓊漿却畏噴。

寄楊工部聞毗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

姚合

采茶溪路好。花影半浮沈。畫舸僧同上。春山客共尋。芳新生石際。幽嫩在山陰。色是春光染。香驚日色侵。試嘗應酒醒。封進定恩深。芳貽千里外。怡怡太府吟。

乞新茶

前人

嫩綠微黃碧澗春。採時聞道斷葷辛。不將錢買將詩乞。借問山翁有幾人。

題宜興茶山

杜牧

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邨穿窈窕。松澗渡喧豗。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牙香紫壁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荅迴。磬音藏葉鳥。雪艷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逕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杯。重遊難自尅。俛首入塵埃。

謝劉相公寄天柱茶

薛能

雨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偷嫌曼倩桃無味。搗覺嫦娥藥不香。惜恐被分緣利市。盡應難覓爲

供堂。粗官寄與真拋卻。賴有詩情合得嘗。

蜀州鄭使君寄烏嘴茶因以贈客八韻

前人

烏嘴擷渾牙。精靈勝鑊錙。烹嘗方帶酒。滋味更無茶。拒碾乾聲細。撐封利穎斜。銜蘆齊勁實。啄木聚菁華。鹽損添常誠。薑宜著更誇。得來拋道藥。攜去就僧家。旋覺前甌淺。還愁後信賒。千慙故人意。此惠敵丹砂。

龍山人惠石廩方及團茶

李羣玉

客有衡岳隱。遺予石廩茶。白云凌煙露。採掇春山芽。圭璧相壓疊。積芳莫能加。碾成黃金粉。輕嫩如松花。紅爐炊霜枝。越甌斟井華。灘聲起魚眼。滿鼎漂清霞。凝澄坐曉燈。病眼如蒙紗。一甌拂昏寐。襟鬲開煩拏。顧渚與方山。諸人留品差。持甌默吟咏。搖膝空咨嗟。

答友寄新茗

前人

滿火芳香碾麴塵。吳甌湘水綠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與春風酒渴人。

西嶺道士茶歌

溫庭筠

乳竇濺濺通石脈。綠塵愁草春江色。澗花入井水味香。山月當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鳥翎。拂壇夜讀黃庭經。疎香皓齒有餘味。更覺鶴心通杳冥。

茶山貢焙歌

李郢

使君愛客情無已。客在金臺價無比。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到山裏。焙中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芽來。陵烟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帖催。朝飢暮餉誰興哀。喧闐競納不盈掬。一時一餉還成堆。蒸之馥馥香勝梅。研膏架動轟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驛騎鞭聲聿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吾君可謂納諫君。諫官不諫何由聞。九重城裏雖肝食。天涯吏役長紛紛。使君愛民慘容色。就焙嘗茶坐諸客。幾回到口重咨嗟。嫩綠鮮芳出何力。山中有酒亦有歌。樂營房屋皆仙家。仙家十隊酒百斛。金絲宴饌隨經過。使君是日憂思多。客亦無言徵綺羅。殷勤繞焙復長嘆。官府例成期如何。吳民吳民莫憔悴。使君作相期蘇爾。

美人嘗茶行

崔珏

雲鬢枕落困春泥。玉郎爲碾瑟瑟塵。閑教鸚鵡啄窗響。和嬌扶起濃睡人。銀瓶貯泉水一掬。松雨聲來乳花熟。朱唇啜破綠雲時。咽入香喉爽紅玉。明眸漸開橫秋水。手撥絲篁醉心起。臺前卻坐推金箏。不語思量夢中事。

故人寄茶

曹鄴

劔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碾處亂泉聲。半夜招僧至。孤吟對月烹。碧澄霞脚碎。香泛乳花輕。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用餘不敢費。留伴貯書行。

茶

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白和煙搗。塞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

鄭愚

茶塢

茗地曲隈回。野行多繚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遙盤雲髻慢。亂簇香篝小。何處好幽期。滿巖春露曉。

陸龜蒙

茶人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閑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採芳去。雲間幽路危。唯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

前人

茶筍

所孕和氣深。時抽玉茗短。輕煙漸結華。嫩蘖初成管。尋來青靄曙。欲去紅雲暖。秀色自難逢。傾筐不曾滿。

前人

茶焙

左右擣凝膏。朝昏布煙縷。方圓隨樣拍。次第依層取。山謠縱高下。火候還文武。見說焙前人。時時炙花脯。

前人

茶塢

閑尋堯氏山。遂入深深塢。種菴已成園。栽葭寧記畝。石窪泉似掬。巖罅雲如縷。好是夏初時。白花滿烟雨。

皮日休

茶筍

裒然三五寸。生必依巖洞。寒恐結紅鉛。暖疑銷紫汞。圓如玉軸光。脆似瓊英凍。每爲遇之疎。南山挂幽夢。

前人

茶舍

前人

陽崖枕白屋。幾口嬉嬉活。棚上汲紅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後。中婦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滿山月。

茶焙

前人

鑿彼碧巖下。恰應深二尺。泥易帶雲根。燒難礙石脈。初能燥金餅。漸見乾瓊液。九里共杉林。相望在山側。

煮茶

前人

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沸。時看蟹目濺。乍見魚鱗起。聲疑松帶雨。餽恐烟生翠。儻把瀝中山。必無千日醉。

謝僧寄茶

李咸用

空門少年初地堅。摘芳爲藥除睡眠。匡山茗樹朝陽偏。暖萌如爪拏飛鳶。枝枝膏露凝滴圓。參差失向兜羅綿。傾筐短甌蒸新鮮。白苧眼細勻于研。甄排古砌春苔乾。殷勤寄我清明前。金槽無聲飛碧烟。赤獸呵冰急鐵墮。林風夕和真珠泉。半匙青粉攪潺湲。綠雲輕綰湘娥鬢。嘗來縱使重支枕。蝴蝶寂寥空掩關。

採茶歌

秦韜玉

天柱香芽露香發。爛研瑟瑟穿荻箨。太守憐才寄野人。山童碾破團圓月。倚雲便酌泉聲煮。獸炭潛然蚌珠吐。看著晴天早日明。鼎中颯颯篩風雨。老翠香塵下纔熟。攪時繞筯天雲綠。耽書病酒兩多情。坐對閩甌睡先足。洗我胷中幽思清。鬼神應愁歌欲成。

峽中嘗茶

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園裏火前嘗。吳僧謾說雅山好。蜀叟休誇烏嘴香。入座半甌輕泛綠。開絨數片淺含黃。龍門病客不歸去。酒渴更知春味長。

鄭谷

茗坡

二月山家穀雨天。半坡芳茗露華鮮。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

陸希聲

尚書惠蠟面茶

武夷春暖月初圓。採摘新芽獻地仙。飛鵲印成香蠟片。啼猿谿走木蘭船。金槽和碾沈香末。冰椀輕涵翠縷烟。分贈恩深知最異。晚鐘宜煮北山泉。

徐夔

東亭茶讌

閒朝向曉出簾櫳。茗讌東亭四望通。遠眺城池山色裏。俯聆絃管水聲中。幽篁映沼新抽翠。芳槿低簷欲吐紅。坐久此中無限興。更憐團扇起清風。

鮑君微

煎茶

岳寺春深睡起時。虎跑泉畔思遲遲。蜀茶倩箇雲僧碾。自拾枯松三四枝。

成彥雄

與亢居士青山潭飲茶

僧靈一

野泉烟火白雲間。坐飲香茶愛此山。巖下縮舟不忍去。清溪水流暮潺潺。

飲茶歌詠崔石使君

釋皎然

越人遺我剡溪茗。採得金芽鑿金鼎。素瓷雪色飄沫香。何似諸仙瓊藥漿。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飲酒徒自欺。好看畢卓甕間夜。笑向陶潛籬下時。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驚人耳。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飲茶歌送鄭容

前人

丹丘羽人輕玉食。採茶飲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雲宮人不識。雪山童子調金鑪。楚人茶經虛得名。霜天半夜芳草折。爛漫細花啜又生。常說此茶祛我疾。使人胷中蕩憂慄。日上香爐情未畢。亂踏虎溪雲。高歌送君出。

對陸迅飲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

前人

喜見幽人會。初開野客茶。日成東井葉。露採北山芽。文火香偏勝。寒泉味轉嘉。投鑪湧作沫。著椀聚生花。稍與禪經近。聊將睡網賒。知君在天目。此意日無涯。

和門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韻

宋 徐鉉

暖吹入春園。新芽競粲然。才教鷹觜坼。未放雪花研。荷杖青林下。攜筐旭景前。孕靈資雨露。鍾秀自山川。

碾後香彌遠。烹來色更鮮。名隨土地貴。味逐水泉遷。力籍流黃暖。形模紫筍圓。正當鑽柳火。遙想湧金泉。任道時新物。須依古法煎。輕甌浮綠乳。孤竈散餘烟。甘齋非予匹。宮槐讓我先。竹孤空冉冉。荷弱謾田田。解渴消殘酒。清神感夜眠。十漿何足饋。百榼盡堪捐。采插唯憂晚。營求不計錢。任公因焙顯。陸氏有經傳。愛甚真成癖。嘗多合得仙。亭臺虛靜處。風月艷陽天。自可臨泉石。何妨雜管絃。東山似蒙頂。願得從諸賢。

恩賜龍鳳茶

王禹偁

樣標龍鳳號。題新賜得還。因作近臣。烹處豈期商嶺水。碾時空想建溪春。香于九畹芳蘭氣。圓如三秋皓月輪。愛惜不嘗惟恐盡。除將供養白頭親。

茶園十二韻

前人

勤王修歲貢。晚駕過郊原。蔽芾餘千本。青葱共一園。芽新撐老葉。土軟迸新根。舌小侔黃雀。毛獰摘綠猿。出蒸香更別。入焙火微溫。採近桐華節。生無穀雨痕。絨藤防遠道。進獻趁頭番。待破華胥夢。先經閭闔門。汲泉鳴玉甃。開宴壓瑤樽。茂育知天意。甄收荷主恩。沃心同直諫。苦口類嘉言。未復金鑾召。年年奉至尊。

北苑茶

丁謂

北苑龍茶著。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縈樹徧。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申。芽茨溪上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坼。開齊分雨勻。帶煙蒸雀舌。和露疊龍鱗。

作貢勝諸道。先嘗祇一人。絨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將靈藥助。用與上尊親。投進英華盡。初烹氣味真。細香勝卻麝。淺色過於筠。願渚慚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

嘗茶次寄越僧靈皎

林逋

白雲峯下雨槍新。膩綠長鮮穀雨春。靜試卻如湖上雪。對嘗兼憶剡中人。餅懸金粉師應有。筋點瓊花我自珍。清話幾時搔首後。願和松色勸三巡。

茶

前人

石碾清飛瑟瑟塵。乳香烹出建谿春。世間絕品人難識。閒對茶經憶古人。

和伯恭自造新茶

余靖

郡庭無事卽仙家。野圃栽成紫笋茶。疎雨半晴回暖氣。輕雷初過得新芽。烘褱精謹松齋靜。採擷繁迂澗路斜。江水薄煎萍鬢髯。越甌新試雪交加。一槍試焙春尤早。三盞搜腸句更嘉。多謝彩箋貽雅贖。想資詩筆思無涯。

謝許少卿寄臥龍山茶

趙抃

越芽遠寄入都時。酬倡珍誇互見詩。紫玉叢中觀雨脚。翠峯頂上摘雲旗。啜多思爽都忘寐。吟苦更長了不知。想到明年公進用。臥龍春色自遲遲。

雙井茶

歐陽修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谿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送龍井與許道人

前人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壁。九龍泉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得雷太簡自製蒙頂茶

梅堯臣

陸羽舊茶經。一意重蒙頂。比來唯建谿。團片敵湯餅。顧渚及陽羨。又復下越茗。近來江國人。鷹爪奈雙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覽省。蜀芽久無味。聲名謾馳聘。因雷與改造。帶露摘芽穎。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頃。湯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豈數博士冷。醉來不知惜。悔許已向醒。重思朋友義。果決在勇猛。倏然乃於贈。蠟囊收細梗。吁嗟茗與鞭。二物誠不幸。我貧事事無。得之似贅瘼。

呂晉叔著作遺新茶

前人

四葉及三游。共家原坂嶺。歲摘建谿春。爭先取晴景。大窠有壯液。所發必奇穎。一朝團焙成。價與黃金暹。

呂侯得鄉人。分贈我已幸。其贈幾何多。六色十五餅。每餅包青箚。紅籤纏素縑。屑之雲雪輕。啜已神魄惺。會待嘉客來。佑談當晝永。

李仲求寄建谿洪井茶七品云愈少愈佳未知嘗何如耳因條而答之

前人

忽有西山使。始遺七品茶。末品無水暈。六品無枕粗。五品散雲脚。四品浮粟花。三品若瓊乳。二品罕所加。絕品不可議。甘草焉等差。一日嘗一甌。六腑無昏邪。夜枕不得寐。月樹聞啼鴉。憂來惟覺衰。可驗唯齒牙。動搖有三四。坊咀連左車。髮亦足驚悚。疎疎點霜華。乃思平生遊。但恨江路賒。安得一見之。煮泉相與誇。

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

前人

春芽碾白膏。夜火焙紫餅。價與黃金齊。包開青箚整。碾爲玉色塵。遠汲蘆底井。一啜同醉翁。思君聊引領。

前人

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峯頂應多雨。天寒始發芽。採時林猶靜。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柳家。

茶饗

蔡襄

造化曾無私。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力。朝雲護日車。千萬碧天枝。戢戢抽靈芽。

采茶

前人

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攜筠籠歸。更帶山雲寫。

造茶

糜玉寸陰間。搏金新範裏。規呈月正圓。勢動龍初起。出焙幽花全。爭誇火候是。

前人

試茶

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雪凍作成花。雲閒未垂縷。願爾池中波。去作人間雨。

前人

謝張和仲惠寶雲茶

王令

故人有意真憐我。靈苑封題寄筆門。與療文園消渴病。還招楚客獨醒魂。烹來似帶吳雲脚。摘處應無穀雨痕。果肯同嘗竹林下。寒泉猶有惠山存。

寄周安孺茶

蘇軾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開園頤山下。屏迹松江曲。有興卽揮毫。燦然存簡牘。伊余素寡愛。嗜好本不篤。粵自少年時。低回客京輿。雖非曳裾者。庇蔭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梁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碣碣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絨櫛。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叩道早春時。攜簾赴初旭。

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旋洗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版蓄。鬆筒淨無染。筭籠勻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燠。有如剛耿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做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閒賓。乳泉發新馥。香濃奪蘭露。色嫩欺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自云葉豕白。頗勝中山醪。好是一杯深。午窻春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子吃中冷泉。次乃康王谷。蠶培頃曾嘗。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懶。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尙欲外行體。安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口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爲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峯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爲佳客。采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廚麓。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况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臥北窻風。風微動窻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因多癖。我癖良可贖。爲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

試院煎茶

前人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長苦飢。分爲玉盃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磚爐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月兔茶

前人

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兔兒。一似佳人羣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鬪茶公子不忍鬪小團。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前人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胷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體輕雖復強浮汎。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斝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爛爛。糝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瘕。

和蔣夔寄茶

前人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蠶玉脍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翦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蒸粟埋飯糲。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

我好尙知當年。沙谿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唯兩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糞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媿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鏹。

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其韻爲謝

前人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雪湯生玳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

送南屏謙師

前人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鷓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前人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菴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前人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迴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孫登無遇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

前人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莫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汲江煎茶

前人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鐘。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盃。臥聽山城長短更。

遊諸佛舍一日飲釀茶七盞戲書勤師壁。

孔平仲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

和子瞻煎茶

蘇轍

年來病嬾百不堪。未廢飲食求芳甘。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候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君不見。閩中茶品天下高。傾身事茶不知勞。又不見。北方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我今倦遊思故鄉。不學南方與北方。銅鑪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轉秋螢光。何時茅簷歸去。炙背讀文字。遣兒折取枯竹女煎湯。

記夢迴文二首并序

前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煮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迴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吐碧衫。意用飛燕故事也。乃續之爲二絕句云。

醜顏玉盃捧纖纖。亂點餘花吐碧衫。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
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鬪晴窻。

靈山試茶歌

陳襄

乳源淺淺交寒石。松花墮粉愁無色。明皇玉女跨神雲。鬪剪輕羅縷殘壁。我聞巒山二月春方歸。苦霧迷天新雪飛。仙鼠潭邊蘭草齊。霧芽吸盡香龍脂。轆轤繩細井花暖。香塵散碧瑠璃椀。玉川冰骨照人寒。瑟瑟祥風滿眼前。紫屏冷落沈水煙。山月堂軒金鴨眠。麻姑癡煮丹井泉。不識人間有上仙。

以雙井茶送子瞻

黃庭堅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磴霏霏雪不如。爲君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

謝送碾賜壑源揀芽

前人

喬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細匿碾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嚴庇百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左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

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勅家庭遣分似。春風飽識太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胷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以小龍團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爲戲

前 人

我持元圭與蒼璧。以暗投人渠不識。城南窮巷有佳人。不索檳榔常晏食。赤銅茗椀雨斑斑。銀粟翻光解破顏。上有龍文下棋局。擔囊贈金諾已宿。此物已是元豐春。先皇聖功調玉燭。晁子胷中爛典禮。平生自期莘與渭。故用澆君磊塊胷。莫令鬢毛雪相似。曲几蒲團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雞蘇故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肥如瓠壺鼻雷吼。幸君飲此勿飲酒。

博士王揚休碾密雲龍同事十三人飲之戲作

前 人

喬雲蒼壁小盤龍。貢包新樣出元豐。王郎坦腹飯牀東。太官分物來婦翁。棘圍深鎖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虛空。鳴鳩欲雨喚雌雄。南嶺北嶺宮徵同。午窻欲眠視濛濛。喜君開包碾春風。注湯官焙香出籠。非君灌頂甘露椀。幾爲談天乾舌本。

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楊休

前 人

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滌我。風袂欲挹浮丘翁。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夜堂朱墨小燈籠。惜無纖

織來捧椀。唯倚新詩可傳本。

謝王煙之惠茶

前人

平生心賞建谿春。一丘風味極可人。香包解盡寶帶勝。黑面碾出明窻塵。家園鷹爪政嘔冷。官焙龍文常食陳。於公歲取壑源足。勿遣沙谿來亂真。

謝公擇舅分賜茶

前人

外家新賜蒼龍璧。北焙風煙天上來。明日蓬山破寒月。先甘和夢聽春雷。

春同公擇作揀芽詠

前人

赤囊歲上雙龍璧。曾見前朝盛事來。想得天香隨御所。延春閣道轉輕雷。

咏茶

秦觀

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掩椒菊。上客集堂葵。圓月採匿盞。玉鼎注漫流。金碾響杖竹。侵尋發美鬯。猗猗生乳粟。經時不銷歇。衣袂帶芬郁。幸蒙中笥藏。苦厭龍蘭續。願君斥異類。使我全芬馥。

次韻魯直謝李左丞送茶

晁補之

都城米貴斗論璧。長饑茗椀無從識。道和何暇索檳榔。慚愧雲龍羞肉食。壑海萬晦不作欄。上春伐鼓驚出顏。題封進御官有局。夜行初不更驛宿。冰融太液俱未知。寒食新苞隨賜燭。建安一水去兩水。易較豈

如涇與渭。左丞分送天上餘。我試比方良有似。月團清潤珍豢羊。葵花瑣細胃與腸。可憐賦罷羣玉晚。寧憶睡餘雙井香。大勝膠西蘇太守。茶湯不美誇薄酒。

魯直復以詩送茶云願君飲此勿飲酒次韻

前人

相茶真似石韞璧。至精那可皮膚識。溪芽不給萬口須。往往山毛俱入食。雲龍正用餉近班。乞與蠶官試覩顏。崇朝一盃坐官局。申旦形清不成宿。平生樂此臭味同。故人貽我情相燭。黃侯發軔日千里。天育收駒自汧渭。車聲出鼎細九盤。如此佳句誰能似。遣試齊民蟹眼湯。扶起醉頭滿腐腸。頗類他時玉川子。破鼻竹林風送信。吾儕幽事動不朽。但讀離騷可無酒。

陸元鈞宰寄日注茶

晁沖之

我昔不知風雅頌。草木獨遺茶比諷。陋哉徐鉉說茶苦。欲與淇園竹同種。又疑禹漏稅九州。橘柚當年錯包貢。腐儒妄測聖人意。遠物勞民亦安用。含桃熟薦當在盤。荔子生來枉飛鞚。羊薤異好亦何有。蚶菜殊珍要非奉。君家季疵真禍首。毀論徒勞世仍重。爭新鬪試誇擊拂。風俗移人可深痛。老夫病渴手自煎。嗜好悠悠亦從衆。更煩小陸分日注。密封細字蠻奴送。槍旗却憶採擷初。雪花似是雲溪動。更期遣我但敲門。玉川無復周公夢。

簡江子之求茶

前人

政和密雲不作團。小鈔寸許蒼龍蟠。金花絳囊如截玉。綠面彷彿松谿寒。人間此品那可得。三年閒有終未識。老夫於此百不忙。飽食但苦夏日長。北窻無風睡不解。齒頰苦澀思清涼。故人新除協律郎。交遊多在白玉堂。揀芽鬪夸皆飲嘗。幸爲傳聲李太府。煩渠折簡買頭綱。

謝人送鳳團及建茶

韓駒

山瓶慣識露芽香。細莢勻排訝許方。猶喜晚途官樣在。密羅深碾看飛霜。

飲修仁茶

孫觀

煙雲吐長崖。風雨暗古縣。竹輿頽兩肩。弛擔息微倦。茗飲初一嘗。老父有芹獻。幽姿絕媚嫵。著齒得眩眩。昏昏嗜睡翁。喚起風灑面。亦有不平心。盡從毛孔散。

李茂嘉寄茶

前人

蠻珍分到謫仙家。斷壁殘璋裹絳紗。擬把金釵候湯眼。不將白玉伴脂麻。

次韻劉升卿惠焦坑寺茶用東坡韻

王庭珪

日出城門啼早鶉。杖藜投足野僧家。非關西寺鐘前飯。要看南枝雪裏花。玉局偶然留妙語。焦坑從此貴新茶。劉郎寄我兼長句。落筆更加錐畫沙。

初識茶花

陳與義

伊軋籃與不受催。湖南秋色更佳哉。青裙玉面初相識。九月茶花滿路開。

戲酬嘗草茶

沈與求

慣看留客費瓜茶。政羨多藏不示夸。要使睡魔能偃草。肯慚歡伯解迷花。一旗但覺烹殊品。雙鳳何須覓瑞芽。待摘家山供茗飲。與君盟約去驕奢。

答卓民表送茶

朱松

攪雲飛雪一番新。誰念幽人尙食陳。髣髴三生玉川子。破除千餅建谿春。喚回窈窕清都夢。洗盡蓬蓬渴肺塵。便欲乘風度芹水。卻悲狡獪得君嗔。

茶巖

羅願

巖下纒經昨夜雷。風爐瓦鼎一時來。便將槐火煎巖溜。聽作松風萬壑迴。

次韻王少府送焦坑茶

周必大

昏然午枕困漳濱。醒以清風賴子真。初似參禪逢硬語。久如味諫得端人。王程不趁清明宴。野老先分浩蕩春。敢向柘羅評綠玉。待君回碾試飛塵。

胡邦衛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銙日鑄二瓶

前人

賀客稱觴鐵冠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尙書八餅分閩焙。主簿雙瓶揀葉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

皇家。明年勅使宣臺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謝木韞之舍人分送講筵賜茶

楊萬里

吳綾縫囊染菊水。蠻砂塗印題進字。淳熙錫貢新水芽。天珍誤落黃茅地。故人鸞渚紫薇郎。金華講徹花草香。宣賜龍焙第一綱。殿上走趨明月璫。御前啜罷三危露。滿袖香煙懷璧去。歸來拈出兩蜿蜒。雷鳴晦冥驚破柱。北苑龍芽內樣新。銅圍銀範鑄瓊塵。九天寶月霏五雲。玉龍雙舞黃金鱗。老夫平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脚鼎。下山汲井得甘冷。上山摘芽得苦梗。何曾夢到龍遊窠。何曾夢喫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春風來自玉皇家。鍛圭椎壁調冰水。烹龍炮鳳搜肝髓。石花紫笋可衙官。赤印白泥牛走爾。故人氣味茶樣清。故人丰骨茶樣明。開絨不但似見面。叩之咳唾金石聲。麴聲勸人墮巾幘。睡魔遣我拋書冊。老夫七椀病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以六一泉煮雙井茶

前人

鷹爪新茶蟹眼湯。松風鳴雷兔毫霜。細叅六一泉中味。故有焙翁句子香。日鑄建谿當退舍。落霞秋水夢還鄉。何時歸上滕王閣。自看風爐自煮嘗。

送新茶李聖俞郎中

前人

頭綱別樣建谿春。小璧蒼龍浪得名。細瀉谷簾珠顆露。打成寒食杏花餠。鷓斑椀面雲縈字。兔褐甌心雪

作泓。不待清風生兩腋。清風先向舌端生。

舟泊吳江

前人

江湖便是老生涯。佳處何妨且泊家。自汲淞江橋下水。垂虹亭上試新茶。

茶坂

朱熹

攜簾北嶺西。采擷供茗飲。一啜夜窻寒。跣趺謝衾枕。

茶竈

前人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香。

香茶供養黃蘗長老悟公故人之塔井以小詩見意二首

前人

擺手臨行一寄聲。故應離合未忘情。炷香淪茗知何處。十二峯前海月明。一別人間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更話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二峯。

賞茶

戴昺

自汲香泉帶落花。漫燒石鼎試新茶。綠陰天氣閒庭院。臥聽黃蜂報晚衙。

觀山茶過回龍寺示邦基

僧惠洪

北窻賞新晴。睡美正清熟。竹雞斷幽夢。朦朧不能續。臥聞故人家。山茶已出屋。欣然一命駕。妍暖快僮僕。

千朵鶴頂紅。染此一叢綠。坐客例能詩。秀句抵金玉。攜過回龍寺。掃筆爲君錄。逸筆作波險。敝斜不可讀。坐驚殷牀鐘。暮色眩雙目。入關更清興。市井亂燈燭。人生分萬途。稱心良易足。時平且行樂。餘賓非所欲。

和曾逢原試茶連韻

前人

霜須瘴面豁齒牙。門前小舟嘗自拿。茅茨叢竹依壘畚。君來遊時方採茶。傳呼部曲江路賒。迎門顛倒披袈裟。仙風照人虔敬加。秀如春露濕蘭芽。和如東風吹奇葩。馬蹄歸路衝飛花。青松轉壑登龍蛇。路人聚觀不敢譁。詩筒復肯來山家。想見戟門兵衛遮。湘江玉碾無纖瑕。但聞江空響釣車。嗟予生計唯攬蝦。安識醉墨翻側麻。喜如小兒抱秋瓜。宣和官焙囊絳紗。見之美如癢初爬。愛客自試歡無涯。身世都忘是長沙。院落日長蜂趁衙。園林雨足鳴池蛙。詩成句法規正邪。細窺不容銖兩差。逸羣翰墨爭傳誇。坡谷非子前身耶。沉湘萬古一長嗟。明年夜直趨東華。應有佳句懷煙霞。

與客啜茶戲成

前人

道人要我煮溫山。似識相如病裏顏。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甌紋刷鷓鴣斑。津津白乳衝眉上。拂拂清風產腋間。喚起晴窻春晝夢。絕憐佳味少人攀。

食新茶

永頤

自向山中來。泉石足幽弄。茶經猶挂壁。庭草積已衆。拜先俄食新。香凝雲乳動。心開神宇泰。境豁謝幽夢。

至味延冥遐。靈爽脫塵鞿。靜語生雲雷。逸想超鸞鳳。飽此巖壑真。清風願遐送。

偶成

金吳激

蟹湯兔盞鬪旗槍。風雨山中枕簟涼。學道窮年何所得。只工掃地與焚香。

夏至

趙秉文

玉堂睡起苦思茶。別院銅輪碾露芽。紅日轉堦簾影薄。一雙蝴蝶上葵花。

新樣團茶

李俊民

春風傾倒在靈芽。纔到江南百草花。未試人間小團月。異香先入玉川家。

茗飲

元好問

宿醒未破厭觥船。紫笋分封入曉煎。槐火石泉寒食後。鬢絲禪榻落花前。一甌春露香能永。萬里清風意已便。邂逅華胥猶可到。蓬萊未擬問羣仙。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

元 耶律楚材

積年不啜建谿茶。心竅黃塵塞五車。碧玉甌中思雪浪。黃金碾畔憶雷芽。盧仝七碗詩難得。諗老三甌夢亦除。敢乞君侯分數餅。暫教清興遶煙霞。

厚意江洪絕品茶。先生分出蒲輪茶。雪花澌澌浮金蘂。玉屑紛紛碎白芽。破夢一杯非易得。搜腸三椀不

能賒。瓊甌啜罷酬平昔。飽看兩山插翠霞。

高人惠我嶺南茶。爛賞飛花雪沒車。玉屑三甌烹嫩藥。青旗一葉碾新芽。頓令衰叟詩魂爽。便覺紅塵客夢賒。兩腋清風生坐榻。幽歡遠勝汎流霞。

酒仙飄逸不知茶。可笑流涎見麴車。玉杵和雲春素月。金刀帶雨剪黃芽。試將綺語求茶飲。特勝春衫把酒賒。啜罷神清淡無寐。塵囂身世便雲霞。

長笑劉伶不識茶。胡爲買鍤謾隨車。蕭蕭暮雨雲千頃。穩穩春雷玉一芽。建郡深甌吳地遠。金山佳水楚江賒。紅鑪石鼎烹團月。一碗和香吸碧霞。

枯腸搜盡數杯茶。千卷胸中到幾車。湯響松風三昧手。雪香雷震一槍芽。滿囊垂賜情何厚。萬里攜來路更賒。清興無涯騰八表。騎鯨踏破赤城霞。

啜罷江南一椀茶。枯腸歷歷走雷車。黃金小碾飛瓊屑。碧玉深甌點雪芽。筆陣陳兵詩思勇。睡魔卷甲夢魂賒。精神爽逸無餘事。臥看殘陽補斷霞。

嘗雲芝茶

劉秉忠

鐵色皴皮帶老霜。含英咀美入詩腸。舌根未得天眞味。鼻觀先通聖妙香。海上精華難品第。江南草木屬尋常。待將膚腠侵微汗。毛骨生風六月涼。

煮茶圖
序并

袁 桷

煮茶圖一卷。仿石牕史處州燕居故事所作也。石牕諱文卿。字景賢。外高祖忠定王曾孫。儀觀清朗。超然綺紈之習。聚四方奇石。築室曰山澤居。而自號曰石牕山樵。此圖左列圖卷。比束如玉筍。錦繡間錯。旁有一童。出囊琴拂塵以俟命。右橫重屏。石牕手執烏絲蘭書展翫。疑有所構思。屏後一几。設茶器數十。一童偃背運碾。綠塵滿巾。一童篝火候湯。蹙眉望鼎口。若懼主人將索者。如意塵尾。巾壺研紙。皆纖悉整具。羽衣烏巾。玉色絢起。望之真飛仙人。余意永和諸賢。放浪泉石。當不過是。而其泊然宦意。翰墨清澗。誠足以方駕而無媿。甲午冬十月。其孫公疇。出以相示。因記而賦之。以發千古之遠想云。

石牕山樵晉公子。獨鶴蕭蕭煙竹裏。月湖一頃碧琉璃。高樂虛堂水中沚。堂深六月生涼秋。萬柄風搖紅旖旎。遶南更有山澤居。四面晴峯插天倚。憶昔王門豪盛時。甲族丁黃總朱紫。曉趨黃閣袖香塵。俯首脂韋希雋美。一官遠去長安門。德色欣欣對妻子。豈如高懷脫榮辱。妙出清言洗紈綺。郡符一試不挂意。岸幘看雲臥林墅。平生嗜茗茗有癖。古井汲泉和石髓。風向翠碾落晴花。湯響雲鑄衰珠蕊。齒寒意冷復三咽。萬事無言歸坎止。何人丹青悟天巧。落筆毫芒研妙理。黃梁初炊夢未古。舊事淒零誰復記。展圖縹緲憶遺蹤。玉珮珊瑚響秋水。

題蘇東坡墨蹟

虞 集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爲分泉落月中。

元統乙亥余除閩憲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參政許可用惠茶寄詩以謝

薩都刺

春到人間纔十日。東風先過玉川家。紫薇書寄斜封印。黃閣香分上賜茶。秋露有聲浮薤葉。夜牕無夢到梅花。清風兩腋歸何處。直上三山看海霞。

雪煎茶

謝宗可

夜掃寒英煮綠塵。松風入鼎更清新。月團影落銀河水。雲脚香融玉樹春。陸井有泉應近俗。陶江無酒未爲貧。詩脾奪盡豐年瑞。分付蓬萊頂上人。

煮土茶歌

洪希文

論茶自古稱壑源。品水無出中瀟泉。莆中苦茶出土產。鄉味自汲井水煎。器新火活清味永。且從平地休登仙。王侯第宅闔絕品。揣分不到山翁前。臨風一啜心自省。此意莫與他人傳。

土鏗茶煙

李謙亨

熒熒石火新。湛湛山泉冽。汲水煮春芽。清煙半如滅。香浮石鼎花。淡鎖松牕月。隨風自悠揚。縹緲林梢雪。

茶竈石

蔡廷秀

仙人應愛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啜罷驂鸞歸洞府。空餘石竈鎖煙霞。

龍門茶屋圖

倪瓚

龍門秋月影。茶屋白雲泉。不與世人賞。瑤草自年年。上有天池水。松風舞淪漣。何當躡飛鳧。去采池中蓮。

煮茗軒

謝應芳

聚蚊金谷任董羶。煮茗留人也自賢。三百小團陽羨月。尋常新汲惠山泉。星飛白石童敲火。煙出青林鶴上天。午夢覺來湯欲沸。松風初響竹爐邊。

竹牕

馬臻

竹牕西日晚來明。桂子香中鶴夢清。侍立小童閒不動。蕭蕭石鼎煮茶聲。

綠牕詩

孫淑

小閣烹香茗。疎簾下玉鉤。燈光翻出鼎。釵影倒沈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莫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樵樓。

采茶詞

明高啓

雷過溪山碧雲暖。幽叢半吐槍旗短。銀釵女兒相應歌。筐中摘得誰最多。歸來清香猶在手。高品先將呈太守。竹爐新焙未得嘗。籠盛販與湖南商。山家不解種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

過山家

前人

流水聲中響緯車。板橋春暗樹無花。風前何處香來近。隔崦人家午焙茶。

送翰林宋先生致政歸金華

孫 蕢

紅鞵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個事。瓦瓶春水自煎茶。

白雲泉煮茶

韓 奕

白雲在天不作雨。石罅出泉如五乳。追尋能自遠師來。題詠初因白公語。山中知味有高禪。採得新芽社
雨前。欲試點茶三昧手。上山親汲雲間泉。物品由來貴同性。骨清肉膩味方永。客來如解喫茶去。何但令人塵夢醒。

送茶僧

陸 容

江南風致說僧家。石上清香竹裏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量滿袈裟。

煎茶圖

徐禎卿

惠山秋淨水泠泠。煎具隨身挈小瓶。欲點雲腴還按法。古藤花底閱茶經。

秋夜試茶

前 人

靜院涼生冷燭花。風吹翠竹月光華。悶來無伴傾雲液。銅葉閒嘗紫筍茶。

是夜酌泉試宜興吳大本所寄茶

文徵明

醉思雪乳不能眠。活火沙餅夜自煎。白絹旋開陽羨月。竹符新調惠山泉。地爐殘雪貧陶穀。破屋清風病

玉川。莫道年來塵滿腹。小牕寒夢已醒然。

和茅孝若試啣茶歌兼訂分茶之約

汪道會

昔聞神農辨茶味。功調五臟能益思。北人重酪不重茶。遂令齒頰饒羶氣。江東顧渚夙擅名。會稽靈苑稱日鑄。松蘿晚歲出吾鄉。幾與虎邱爭市利。評者往往爲吳興。清虛談穆有幽致。去年春盡客西泠。茅君遺我所一器。更寄新篇賦啣歌。蠅頭小書三百字。爲言明月峽中生。洞山廟後皆其次。終朝采擷不盈筐。阿顏手澤柔荑焙。急然石鼎對惠泉。湯響如聆松上吹。須臾縹碧泛盜甌。弗然鼻觀微芳注。金莖晨露差可方。玉泉寒冰詎能配。頓浣枯腸淨掃愁。乍消塵慮醒忘睡。因知品外貴希夷。芳馨穠郁均非至。陸羽細碎搏紫芽。烹點雖佳失真意。常笑今人不如古。此事今人信超詣。馮公已死周郎在。當日風流猶未墜。君之良友吳與臧。可能不爲茲山誌。嗟予耳目日漸衰。老失聰明慚智慧。君能歲贈葉千片。我報險糜當十劑。涼颺杖策尋黃山。倘過陸家茶酒會。

贈歐道士賣茶

施 漸

靜守黃庭不煉丹。因貧却得一身閒。自看火候蒸茶熟。野鹿銜筐送下山。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虎丘春茗妙烘蒸。七椀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雨。紫砂新鑊買宜興。卻從梅月橫三弄。細攪松風炮

一燈。合向吳儂形管說。好將書上玉壺冰。

雨後過雲公問茶事

居節

雨洗千山出。氤氳綠滿空。開門飛燕子。吹面落花風。野色行人外。經聲流水中。因來問茶事。不覺過雲東。

題唐伯虎烹茶圖爲喻正之太守三首

王穉登

太守風流嗜酪奴。行春常帶煮茶圖。圖中傲吏依稀似。紗帽籠頭對竹爐。靈源洞口採旗槍。五馬來乘穀雨嘗。從此端明茶譜上。又添新品綠雲香。伏龍十里盡香風。正近吾家別墅東。他日千旄能見訪。休將水厄笑王濛。

暮春偶過山家

吳兆

山村處處採新茶。一道春流澆幾家。石徑行來微有跡。不知滿天是松花。

題詩經室

僧得祥

池邊木筆花新吐。牕外芭蕉葉未齊。正是欲書三五偈。煮茶香過竹林西。

詞

品令
茶詠

宋 黃庭堅

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另。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一斛珠 前題

前人

紅牙板歎。韶聲斷六雲初徹。小槽酒滴真珠竭。紫玉甌圓。淺浪泛春雪。香芽嫩茶清心骨。醉中襟量與天闊。夜闌似覺歸仙闕。走馬章臺。踏碎滿街月。

阮郎歸 前題

前人

歌停檀板舞停鸞。高陽飲興闌。獸烟噴盡玉壺乾。香分小鳳團。雲浪淺。露珠圓。捧甌春笋寒。絳紗籠下躍金鞍。歸時人倚闌。

前調 煎茶

前人

烹茶留客駐金鞍。月斜牕外山。見郎容易別郎難。有人愁遠山。歸去後。憶前歡。畫屏金博山。一杯春露莫留殘。與郎扶玉山。

解語花 題美人捧茶

明 王世貞

中冷乍汲。穀雨初收。寶鼎松聲細。柳腰嬌倚。熏籠畔。鬪把碧旗碾試。蘭芽玉蘂。勾引出清風一縷。翠蛾斜捧金甌。暗送春山意。微裊露鬢雲髻。瑞龍涎。尤自沾戀纖指。流鶯新脆。低低道。卯酒可醒還起。雙鬢

小婢越顯得那人清麗。臨飲時須索先嘗。添取櫻桃味。

前調前題

王世懋

春光欲醉。午睡難醒。金鴨沈烟細。畫屏斜倚。銷魂處。漫把鳳團剖試。雲翻露蕊。早碾破愁腸萬縷。傾玉甌。徐上闌塔。有個人如意。堪愛素鬟小髻。向瑤芽相映。寒透纖指。柔鶯聲脆。香飄動。喚卻玉山扶起。銀瓶小婢。偏點綴。幾般佳麗。憑陸生空說茶經。何似儂家味。

蘇幕遮夏景題茶

前人

竹牀涼。松影碎。沈水香消。尤自貪殘睡。無那多情偏著意。碧碾旗槍。玉沸中冷水。捧輕甌。沾弱醕。色授雙鬢。喚覺江郎起。一片金波誰得似。半入松風。半入丁香味。

百字令穀雨試茶

黃遺昌

春風著意助才華。又有一番新致。花褪殘紅。添綠葉。正是困人天氣。燕尾翩躚。鶯喉宛轉。粧點遊春記。此時此景。誰念孤清風味。幸有翠葉初抽。瓊枝細碾。竹裏爐聲沸。謾謾松風多逸興。諒亦党家不試。雅沁詩脾。幽來琴韻。更澹愁人胃。名花美酒。于中作何位置。

選句

唐李嘉祐。晚秋招隱寺東峯茶宴詩。萬畦新稻傍山村。數里深松到寺門。幸有香茶留釋子。不堪秋草送王孫。

嚴維奉和獨孤中丞游雲門寺詩。異跡焚香對。新詩酌茗論。

陸羽六羨歌。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于鵠贈李太守詩。擣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

劉禹錫送蘄州李郎中赴任詩。薤葉照人呈夏簟。松花滿椀試新茶。

張籍贈合少府詩。爲客燒茶竈。教兒掃竹庭。

姚合宿友人山居詩。摘花浸酒春愁盡。燒竹煎茶夜臥遲。

章孝標方山寺松下泉詩。野客偷煎茗。山僧惜淨牀。又送饒州張蒙使君赴任詩。日暖持筐依茗樹。天陰抱火入銀坑。

杜牧題禪院詩。茶烟輕颺落花風。

許渾送人歸吳興詩。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

喻龜送潘咸詩。煮雪問茶味。常風看鴈行。

薛能閑居新雪詩。茶興留詩客。瓜情想戍人。又寄終南山隱者詩。飯後嫌身重。茶中見鳥歸。

溫庭筠宿一公精舍詩。茶爐天姥客。碁席剡溪僧。又贈隱者詩。採茶溪樹綠。煮藥石泉清。
鄭愚茶詩。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煙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

司空圖重陽日訪元秀上人詩。別畫長懷吳寺壁。宜茶偏賞雪溪泉。

方干山中言事詩。日與村家事漸同。燒畝掇茗學隣翁。又初歸鏡中。寄陳端公詩。雲塢採茶常失路。雪龕
中酒不開扉。

鄭谷題興善寺詩。蘇侵隋畫暗。茶助越甌深。又雪中偶題詩。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高樓酒力微。

曹松山中寒夜。呈進士許棠詩。讀易明高燭。煎茶取折冰。

李洞贈昭應沈少府詩。華山僧別留茶鼎。渭水人來鎖釣船。又寄淮海慧澤上人詩。他日願師容一榻。煎
茶掃地習忘機。

釋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詩。橘青逃暑寺。茶長隔湖溪。

皎然陪盧判官水堂夜宴詩。愛君高野意。烹茗酌淪漣。

宋魏野書友人屋壁詩。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

黃庭堅新喻道中寄元明詩。喚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秧稻午風涼。

張載登成都樓詩。芳茶冠大清。溢味播九區。

元長憲送哲古心。往吳江報恩寺詩。花雨隨風散。茶烟隔竹消。

周砥玉山草堂詩。細雨茶煙清晝遲。

謝應芳煮茗軒詩。三百小團湯羨月。尋常新汲惠山泉。

明周憲王有燉詩。消愁茶煮雙團鳳。縈恨香盤九篆龍。

詹同寄方壺道人詩。臥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

高啓送董湖州詩。山籠輸茶至。溪船摘芰行。又臨頓里詩。穀雨收茶早。梅天曬藥忙。

楊基卽景詩。小橋小店沽酒。新火新烟煮茶。又春江對雪詩。莫煮清貧學士茶。又立夏前一日詩。蠶熟新

絲後。茶香煮酒前。

徐資題周伯陽所居詩。花盡纔收蜜。烟生正培茶。

魏觀寧國溪上詩。鼎沸茶初煮。爐香粟自煨。

陳汝言睡起詩。漠漠茶烟當戶起。丁丁樵響隔林聞。王彝鄞江漁者歌。明朝擬入五湖裏。且載茶竈尋龜蒙。

韓奕白雪泉煮茶詩。山中知味有高禪。采得新芽社雨前。欲試點茶三昧手。上山親汲雲間泉。又山院詩。入社陶公寧止酒。品泉陸子解煎茶。

陳憲章南歸途中先寄諸鄉友詩。酒爲老夫開甕盎。茗和春露摘旗槍。

魏時敏殘年書事詩。待到春風二三月。石鑪敲火試新茶。

陸容送茶僧詩。石上清香竹裏茶。

馬中錫早春自述詩。一碗午茶慶醉北。半溪春水帶愁東。

邵寶病起山行詩。漫道坐來多渴思。一茶還待老僧還。又寒日懷臥雲上人詩。載酒定須三宿返。送茶時復一僧來。

顧清北野同南村訪北花園廢址詩。消憂滿貯北海酒。破悶亦有南山茶。

唐寅題畫詩。春風修禊憶江南。酒榼茶鑪共一擔。

王守仁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松間鳴瑟驚棲鶴。竹裏茶烟起定僧。

浦瑾詩。陽羨紫茶團小月。吳江白苧剪輕霜。又閒居漫興詩。草堂幽事許誰分。石鼎茶烟隔戶聞。

文徵明初夏次韻。答石田先生詩。方牀睡起茶煙細。矮紙詩成小草斜。又初夏到遣興詩。小牕團扇春寒

盡。竹榻茶杯午困醒。又雪夜鄭太后送惠山泉詩。青箬小壺冰共裹。寒燈新茗月同煎。又酌泉試宜興吳

大本所寄茶詩。醉思雪乳不能眠。活火沙餅夜自煎。白絹旋開陽羨月。竹符新調惠山泉。又與次明道復

汎舟出江村橋。飲白雪亭詩。殘酒未醒春困劇。汲溪聊試雨前茶。又過道復東堂。時雨後牡丹狼籍。存葉

底一花。感而賦詩。矮紙凝霜供小草。淺甌吹雪試新茶。又夏日閒居詩。羽扇茶甌共晚涼。

蔡羽與陸無蹇。宿資慶寺詩。春隨落花去。人自採茶忙。

徐渭謝惠虎丘茗詩。虎丘春茗妙烘蒸。七椀何愁不上升。

王穉登題唐伯虎烹茶圖。爲喻正之太守詩。太守風流嗜酪奴。行春常帶煮茶圖。又靈源洞口採旗槍。五

馬來乘穀雨嘗。

黃居中有渚軒宴集詩。茗渚抽烟鳥報春。

袁宏道皇甫仲璋邀飲惠山詩。白石青松如畫裏。臨流乞得惠泉茶。又正月四日。張次公先生過遇琴館

留宿。對雪卽事詩。松蘿頻潑小春茶。

吳兆法海寺詩。烟起炊茶竈。聲聞汲井甌。

吳鼎芳寄趙凡夫詩。十里寒山路。香風正採茶。又前溪詩。何處茶烟起。漁舟繫竹西。

方登自述詩。山雲茶屋暖。海月竹牕虛。

釋良琦莫春雍熙寺。訪沈自誠不遇詩。爐存散微篆。茗熟獨成斟。

德祥許起宗見過詩。雨氣來山北。茶香過竹西。又春雪有懷湛然禪師詩。寂寞南山下。茶烟出樹林。又竹

亭詩。花溝安釣艇。蕉地著茶瓶。

維則山居四景詩。茶罷焚香獨坐時。

道衍茶軒詩。晴旭曉微烘。遊蜂掠芳蘂。澹香勻密露。繁艷照煙水。

宗林題鐘欽禮所畫雪山江水隱者圖詩。道人家住中峯上。時有茶烟出薜蘿。

第二輯 故事

方法

李約

兵部員外郎李約，天性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返。（因話錄）』

陸鴻漸

陸鴻漸採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焦燂，鴻漸怒，以鐵繩縛奴投火中。（雲仙雜記）

陸鴻漸

楚人陸鴻漸爲茶論，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常伯熊者，因廣鴻漸之法，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氣，或云北人未有茶，多黃病，後飲，病多腰疾偏死。（續博物志）

煎茶加酥椒

德宗好煎茶加酥椒之類。李泌戲曰：『旋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事詞類奇）

饌茶

饌茶而幻出物象於湯面者，茶匠通順之藝也。沙門福全生於金鄉，長於茶海，能注湯幻茶，成一句詩，共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耳。（清異錄）

朱蒙

朱蒙，字昧之，別性桂，精茶理。先是，界山茶葉，俱用柴焙，蒙易以炭，益香冽；又創諸製法，茶遂推界山第一。今山中肖像祀，每開園日，必先祭蒙。其書法，亦名家。（太倉州志）

茶百戲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允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清異錄）

漏影春

漏影春，法用鏤紙貼蓋，糝茶而去紙，僞爲花身，別以荔肉爲葉，松實鴨脚之類珍物爲藥，沸湯點攪。（清異錄）

藝茶

藝茶欲茂，法如種瓜，三歲可采。野者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笋者上，芽者次；捲者上，舒者次。
 （六一集）

用蓋

唐人煎茶用蓋，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蓋宜煮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蓋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志林）

淪茶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淪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金湯就茶甌淪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並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鶴林玉露）

煎法

茶卽藥也，煎服則去滯而化食，以湯點之，則反滯膈而損脾胃。蓋市利者多取他葉，雜以爲末，人多怠於煎服，宜有害也。今法采芽，或用碎擘，以活水煎之，飲後必少頃乃服。坡公詩云：「活水須將活火烹；」又云：「飯後茶甌未要深，」此煎之法也。陸羽亦以江水爲上，山與井俱次之，今世不惟不擇水具，又入鹽及茶果，殊失正味，不知唯葱去昏，梅去倦，如不昏不倦，亦何必用。古人之嗜茶者，無如玉川子，未聞煎歟。如以湯點，則安能及七碗乎。山谷詞云：「湯響松風，早滅了七分酒病。」倘知此味，「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之禪，遠矣。（山家清供）

蓮花茶

蓮花茶：就池沼中早飯前，日初出時，擇取蓮花蕊略破者，以手指撥開，入茶滿其中，用麻絲縛紮定，經一宿，明早蓮花摘之，取茶紙包曬，如此三次，錫罐盛，紮口收藏。（雲林遺事）

藏法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常倒放有蓋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性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佳。（快雪堂漫錄）

炒茶并藏法

鍋令極淨，茶要少，火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潔，取出，攤匾中，略用手揉之。揉去焦梗，冷定復炒，極燥而止，不得使人瓶。置淨處，不可近濕。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攤冷。先以瓶用湯煮過，烘燥，燒粟炭透紅，投瓶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將滿，實宿箬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磚石壓之。置透風處，不得傍牆壁及泥地。如欲頻取，宜用小瓶。（快雪堂漫錄）

處理得宜

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茶見日而味奪，墨見日而色灰。

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岩棲幽事）

琉球烹茶

琉球亦曉烹茶，設古鼎于几上，水將沸時，投茶末一匙，以湯沃之。少頃奉飲，味甚清。（太平清話）

馮先生

馮開之先生喜飲茶，而好親其事，人或問之，答曰：「此事如美人，如古法書畫，豈宜落他人手！」聞者嘆美之。然先生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壺以待。會盛談，未及着茶，時傾白水而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自謂得法，客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云。（梅花草堂筆談）

煎茶

童子鼻鼾，故與茶聲相宜。水沸聲喧，致有松風之嘆。夢眼特張，沫濺灰怒，亦是煎茶踉蹌。舟中書。（梅花草堂筆談）

品茶

古人論茶事者，無慮數十家。若鴻漸之經，君謨之錄，可謂盡善。然其時法用熟碾，爲丸爲挺，故所稱有龍鳳團、密雲龍、瑞雲、翔龍。至宣和間，始以茶色白者爲貴。漕臣鄭可聿，始創爲銀絲冰芽，以茶剔葉取心，清泉漬之，去龍腦諸香，惟新跨小龍蜿蜒其上，稱龍團勝雪，當時以爲不更之法。而吾朝所尙，又不同，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人異。然簡便異常，天趣悉備，可謂盡茶之真味矣。至於洗茶候湯擇器，皆各有法，甯特侈言烏府、雲屯、苦節、建城等目而已哉！（長物志）

芥

浙之長興者佳，價亦甚高，今所最重。荆溪稍下。採茶不必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則茶已老而味欠嫩。惟成梗帶葉，綠色而團厚者爲上。不宜以日晒，炭火焙過扇冷，以箬葉襯器，貯高處。蓋茶最喜溫燥，而忌冷溼也。（長物志）

洗茶

先以滾湯候少溫，洗茶，去其塵垢，以定碗盛之，俟冷點茶，則香氣自發。（長物志）

候湯

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始如魚目爲一沸，緣邊泉湧爲二沸，奔濤濺沫爲三沸。若新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傾，水氣未消，謂之嫩。若水踰十沸，湯已失性，謂之老。皆不能發茶香。（長物志）

古茶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澀，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廣陽雜記）

以花點茶

花點茶之法，以錫瓶置茗，雜花其中，隔水煮之，一沸卽起，令乾，將此點茶，則皆作花香。梅、蘭、桂、菊、蓮、茉莉、玫瑰、薔薇、木樨、橘諸花皆可。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之蕊，其香氣全者，量茶葉之多少以加之。花多則太香而分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其美，必三分茶葉一分花而始稱也。（清稗類鈔）

梅花點茶

梅花點茶者，梅將開時，摘半開之花，帶蒂置於瓶，每重一兩，用炒鹽一兩洒之，勿用手觸，必以厚紙數重，密封之，置陰處，次年取時，先置蜜於盞，然後取花二三朵，沸水泡之，花頭自開而香美。（清稗類鈔）

蓮花點茶

蓮花點茶者，以日未出時之半合白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蕊中，以麻皮略紮，令其經宿；明晨，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隨意以別蕊製之，焙乾收用。（清稗類鈔）

茉莉花點茶

茉莉花點茶者，以熟水半杯候冷，鋪竹紙一層，上穿數孔，日暮，採初開之茉莉花，綴於孔，上用紙封，不令泄氣，明晨取花簪之，水香可點茶。（清稗類鈔）

玫瑰花點茶

玫瑰花點茶者，取未化之燥石灰，研碎，鋪饅底，隔以兩層竹紙，置花於紙，封固，俟花間溼氣盡收，極燥，取出花，置之淨罈，以點茶，香色絕美。（清稗類鈔）

桂花點茶

桂花點茶，法與上同。（清稗類鈔）

香片茶

茶葉用茉莉花拌和而窰藏之，以取芳香者，謂之香片。然羣芳譜云：上好細茶，忌用花香，反奪真味，是香片在茶中，實非上品也。然京津閩人皆嗜飲之。（清稗類鈔）

馮正卿論烹茶

馮正卿名可賓，益都人，明湖州司理，入國朝，隱居不仕，嗜茶，曾著芥茶牋，其論烹茶云：先以上品泉水滌烹器，務鮮務潔，次以熱水滌茶葉，水不可太滾，滾則一滌無餘味矣。以竹筴夾茶，於滌器中反復滌蕩，去塵土黃葉老梗，使淨，以手搦乾，置滌器中，蓋定，少頃開視，色青香烈，急取沸水潑之。夏則先貯水，而後入茶葉，冬則先貯茶葉，而後入水。

飲茶之所宜者，一無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詩，五揮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醒，九清供，十精舍，十一會心，十二賞鑒，十三文僮。

飲茶亦多禁忌，一不如法，二惡具，三主客不韻，四冠裳苛禮，五董肴雜陳，六忙冗，七壁間案頭多惡趣。
（清稗類鈔）

馮正卿嗜飲芥茶

飲芥茶者，壺以小爲貴，每一客，則一壺，任其自斟自飲，方爲得趣。蓋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閣。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後，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於他茶，亦無不可。此馮正卿之言也。（清稗類鈔）

楊道士善煮茶

平湖道士楊某善煮茶，其術取片紙，以硃書符，入爐焚之，紅光爛然，筆畫都成烈火；比移鑪，即作松風聲，旋作蟹眼沸矣。客或不知者，曰：勿煩再煮，則火頓熄。（清稗類鈔）

孝飲后飲茶

宮中茗盃，以黃金爲托，白玉爲盃。孝飲后飲茶，喜以金銀花少許入之，甚香。（清稗類鈔）

工夫茶

閩中盛行工夫茶，粵東亦有之。蓋閩之汀漳泉，粵之潮，凡四府也。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精。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爲之。壺出宜興者爲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所用盃盤，多爲花瓷，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緻，類非近代物。爐及壺盤各一，惟盃之數，則視客之多寡。盃小而盤如滿月，有以長方磁盤置一壺四盃者，且有壺小如拳，盃小如胡桃者。此外尙有瓦鑪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盃舊而佳者。先將泉水貯之鑪，用細炭煎至初沸，投茶於壺而沖之，蓋定，復徧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其餉客也，客至，將啜茶，則取壺，先取涼水漂去茶葉塵滓，乃撮茶葉置之壺，注滿沸水，既加蓋，乃取沸水徐淋壺上，俟水將滿盤，覆以巾，久之始去巾，注茶盃中，奉客。客必銜盃玩味，若飲稍急，主人必怒其不韻也。

閩人邱子明篤嗜之。其法，先置玻璃甕於庭，經月，輒汲新泉水滿注一甕，烹茶一壺，越宿即棄之，別汲以

注第二甕。侍僮數人，供爐火，爐以不灰木製之，架無煙堅炭於中，有發火機，以器焯之，熾矣。壺皆宜興砂質，每茶一壺，需爐銚三。湯初沸爲蟹眼，再沸爲魚眼，至聯珠沸而熟。湯有功候，過生則嫩，過熟則老，必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其烹茶之次第，第一銚，水熟注空壺中，盪之潑去；第二銚，水已熟，預置酌定分兩之葉於壺，注水，以蓋覆之，置壺於銅盤中；第三銚，水又熟，從壺頂灌其四周，茶香發矣，注茶以甌，甚小，客至，餉一甌，舍其涓滴而咀嚼之。若能陳說茶之出處功效，則更烹尤佳者以進。（清稗類鈔）

茗飲時食鹽薑菜菔

長沙茶肆，凡飲茶者，既入座，茶博士卽以小碟置鹽薑菜菔各一二片以餉客。客於茶費之外，必別有所酬。

又有以鹽薑豆子芝蔴置於中者，曰芝蔴豆子茶。（清稗類鈔）

茗飲時食餠

鎮江人之啜茶也，必佐以餠，餠卽饌也，凡饌皆可曰餠，而此特假之以爲專名。餠以豬豚爲之，先數日，漬以鹽，使其味略鹹，色白如水晶，切之成塊，於茗飲時佐之，甚可口，不覺其有脂肪也。（清稗類鈔）

茗飲時食乾絲

揚州人好品茶，清晨卽赴茶室，枵腹而往，日將午始歸就午餐。偶有一二進點心者，則茶癖猶未深也。蓋

揚州啜茶，例有乾絲以佐飲，亦可充飢。乾絲者，縷切豆腐乾以爲絲，煮之，加蝦米於中，調以醬油麻油也。食時，蒸以熱水，得不冷。（清稗類鈔）

水泉

陸張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唐書隱逸傳）

陳知新

陳知新，以朝散大夫知州事。始歐陽至滁，得醴泉於醉翁亭東南，一日讌寮佐，有獻新茗者，公敕汲泉淪之，汲者道仆覆水，僞汲他代。公窮問之，乃得泉幽谷山下，名曰豐樂，作亭其上，其好奇如此。（滁州志）

七寶泉

光福徐達左，構養賢樓于鄧尉山中，一時名士多集于此，雲林爲猶數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前桶煎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之曰：『前者無觸，故用煎茶；後者或爲泄氣所穢，故以爲濯足之用耳。』（駒陰冗記）

活水

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詩奇甚，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嘗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絕，又况其地產茶，爲天下第一，宜其水異于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實好事者名之。羽著經言建州茶，未得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茗溪漁隱叢話）

味潭水

蘇子由鳳唼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卽厚者不及徑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也。子瞻方爲易傳，日効于前，與有功焉；故特援筆凝神而爲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元之蠹，穎之賊。涵清泉，閔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嘆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祕藏，與有力。非相時，誰爲出。」茗溪漁隱曰：予爲閩中漕幕，常被檄於北苑修貢，蓋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甃其底，止留泉眼，特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回抱，各有小淺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卽無深水瀦蓄，匯以爲

潭者，子由所言味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凰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如有屑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溢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研，而求名於余，余名曰鳳味。又云，僕好用鳳味石研，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真者，皆爲黯灘石所亂，盡出於逐利之所爲。余以叢話前集，已辨鳳味研出於北苑，乃劍浦黯灘石。蘇氏伯仲爲王頤所給，信以爲然，故反以此灘之石爲亂真耳。（茗溪漁隱叢話）

南零水

茗溪漁隱曰：張又新煎茶水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權，因之赴郡，抵揚州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令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懼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給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乃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費至岸，舟蕩覆半，愧其少，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又蘇長公惠通井記云：「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驛。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

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爲罷水驛。二事頗相類，故併錄之。（茗溪漁隱叢話）

雙井

冷齋夜話云：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味，號雙井；井源出啜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知家此水中乎？」同游者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爲東坡出，請徐待之。」俄見其脊尾如生銀蛇狀，忽水渾有雲氣浮水面，舉首如插玉筍，乃泳而去。余至二井，太守張子修爲造庵井上，號思遠亭，名洄酌。岸有怪樹，樹枝之腋，有詩曰：「巖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泉嫩回爲鑿，石老生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先生酌泉笑，泉香神龍蟄。舉首玉筍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布，天矯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如顏書，無名銜年月。」此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嫩石老，似非東坡；又語散漫，疑學者爲之也。龍如蛇形，小如玉筍。（茗溪漁隱叢話）

谷簾泉

余嘗酌中冷，劣于惠山，殊不可解。後考之，乃知陸羽原以廬山谷簾泉爲第一。山疏云：「陸羽茶經，言瀉瀾急者勿食。」今此水瀉瀾急無如矣，乃以爲第一，何也？又雲液泉在谷簾泉側，山多雲母，泉其液

也。洪纖如指，清冽甘寒，遠出谷簾之上，乃不得爲第一，又何也？（太平清話）

惠泉

獨孤及慧山新泉記云：「無錫令敬澄，字源深，考古案圖，有客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爲賓主，始雙墾袤丈之沼，疏爲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流湍激。惠泉蓋自唐始。」（太平清話）

陽和泉

禊泉出城中，水遞者日至。臧獲到庵借炊，索薪索菜索米後，索酒索肉，無酒肉，輒揮老拳。僧苦之，無計脫此苦，乃罪泉，投之芻穢，不已，乃決溝水敗泉，泉大壞。張子知之，至禊井，命長年浚之。及半，見竹管積其下，皆蠶脹作氣，竹盡見芻穢，又作奇臭。張子淘洗數次，俟泉至，泉實不壞，又甘冽。張子去，僧又壞之。不旋踵，至再至三，卒不能救，禊泉竟壞矣。是時，食之而知其壞者半，食之不知其壞而仍食之者半，食之知其壞而無泉可食，不得已而仍食之者半。壬申，有稱陽和嶺玉帶泉者，張子試之，空靈不及禊，而清冽過之。特以玉帶名不雅馴，張子謂陽和嶺實爲余家祖墓，誕生我文恭，遺風餘烈，與山水俱長。昔孤山泉出，東坡名之六一，今此泉名之陽和，至當不易。蓋生嶺生泉，俱在文恭之前，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陽和之矣。夫復何疑。士人有好事者，恐玉帶失其姓，遂勒石署之，且曰：「自張志禊泉，而禊泉爲張氏有。今慧山是其祖壘，擅之益易，立石署之，懼其奪也。」時有傳其語者，陽和泉之名益著。銘曰：「有山如礪，有泉如砥。太史

遺烈，落落磊磊。孤嶼溢流，六一擅之。千年巴蜀，實繁其齒。」但言眉山，自屬蘇氏。（陶庵夢憶）

中泠泉

金山中泠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爲第一。舊嘗波險中汲，汲者患之。僧於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游客，又不徹堂前一井，與今中泠相去又數十步，而水味迥劣。按泠一作零，又作灑，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泠水。蘇軾蔡肇，並有中泠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灑，釣者餘三十丈。則中泠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灑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泠之說也。（偃曝餘談）

婆婆泉

婆婆泉出思恩縣，形如玉臼，潔似清冰，飲者呼之，渴盡（渴盡一本則止。一人千人，亦復如是。赤雅）

漱玉泉

漱玉泉出白石洞天，每鐘鼓動，則踴躍而來，聲歇隨縮。三泉靈異，可與壽州咄泉、茅山喜（一本作嘉）客泉、撫掌泉，無爲州笑泉，並入靈品。（赤雅）

運水

昨曹幼安遣訊，書尾云：「且運第二泉，六月後當還。」乃領報。乞水之便，無甚於此。而某不知寄罈缸上，

少可十斛。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稅也。朝來索報，則又忘之矣。吾每日科頭起，都是噉粥想，喘喘思茶耳，而念不及泉，此何故歟？僧孺曰：「爲懶而忘之者性也，爲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願以性。」（梅花草堂筆談）

惠登山

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子瞻過之，名之曰「惠通」。其說云：「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二年前，有餉惠水者，淡惡如土，心疑之。聞之客云，有富者子，亂決上流，幾害泉脈，久乃復之，味如故矣。泉力能通數千里之外，乃不相渾于咫尺之間，此惠之所以常貴也歟！李文饒置水驛以汲惠泉，而不知脈在長安昊天觀下。鮮能知味，大抵然耳。今日與鄒公履茹紫房陳元瑜登惠山，酌泉飲之，因話其事。願謂桐曰：「凡物行遠者必不雜，豈惟水哉！」時丙午冬仲十二日，月印梁溪，風謾謾着聽松上。公履再命酒數酌，頽然別去。（梅花草堂筆談）

移喜泉

朱方黯宅有喜泉，每齋中惠泉竭，輒取之，其味故在季孟間。而炊者不知，悉以供盥濯。貴耳賤目，古今智愚一也。（梅花草堂筆談）

山谿泉

山谿橋有新泉，味極冷澈，日可濡百十戶。聞之僧孺云，雨霽且訪之。（梅花草堂筆談）

井竭

井竭，多作淡鹽味；然猶不惡。取之鹹井，直鹽水矣。往時不飲井水，必惠，必寶雲，必天泉，此念竟安往哉！童子提一罍給炊，意頗矜祕。某亦欣然啜之，舌端權衡，固在政作古人點茶觀耳。（梅花草堂筆談）

運水

有人運惠水于白下而車致之句曲者，且誇于衆。明日當會茶，車至而亡其水。主人詰之，對曰：『相公故運罈耳，水何運焉！』坐客大笑，主人怒不止。然因是以水癖特聞，拙者之功不可沒也。戊申四月十五日，榜人顧三能，爲予買罈置水，得二十斛，喜甚，戲書所聞貽之。（梅花草堂筆談）

洞山茶

王祖玉貽一時大彬壺，平平耳。而四維上下虛空，色色可人意。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飲倩郎，問此茶何似。答曰：『似時彬壺。』予驟然洗盞，更酌飲之。（梅花草堂筆談）

試茶

茶性必發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訝曰：『某故貧士，何得致此奇貺？』其人謙謝，請解所謂。公熟

視所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蓋泉冽性駛，非扃以金銀，未必不破器而走，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覓也。然予聞中泠泉，故在郭璞墓，墓上有石穴罅，取竹作筒，鉤之乃得。郭墓故當急流間，難爲力矣，况必金銀器而後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予性蠢拙，茶與水皆無揀擇，而云然者，今日試茶，聊爲茶語耳。（梅花草堂筆談）

天泉

秋水爲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春冬二水，春勝於冬，蓋以和風甘雨故。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蛟龍所致，最足傷人。雪爲五穀之精，取以煎茶，最爲幽况。然新者有土氣，稍陳乃佳。承水用布於中庭受之，不可用簷溜。（長物志）

地泉

乳泉漫流，如惠山泉爲最勝，次取清寒者。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又有香而甘者，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也。瀑湧湍急者勿食，食久令人有頭疾。如廬山水簾，天台瀑布，以供耳目則可，入水晶則不宜。溫泉下生硫黃，亦非食品。（長物志）

流水

江水取去人遠者，揚子南泠，夾石潭淵，特入首品。河流通泉竇者，必須汲置，候其澄澈，亦可食。（長物

志)

丹泉

名山大川，仙翁修煉之處。水中有丹，其味異，常能延年却病。此自然之丹液，不易得也。（長物志）

水樹

喇麻國僧至京師，其所經塞外地，累月無泉。道旁有樹，極高大，僧渴，則以佩刀剮之，輒水出如注，飲之清甘，駝馬亦給。抽刃水止，樹膚復合，不知其何名也。（觚賸）

百花潭水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水煎茶，清冽異他水。（隴蜀餘聞）

夾錫錢鎮水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瘿。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楮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於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餅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沈皆成鹹也。（廣陽雜記）

黃河水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於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於底，桶上

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啓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廣陽雜記）

中冷泉記

中冷，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冷，胸腋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峯，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艤岸。但不知中冷一勺，清澈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噌吰，激石哮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折，得見世所謂中冷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卽非中冷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岫嶙，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杳乎不可卽矣。日暮歸舟，悵恍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鑪，皆挾中冷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憨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

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互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圈，上下隨縷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上。怪問之，祕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冷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縷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箝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縷。啓視之，水盎然滿。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鑊。須臾沸起，就道人瘦瓢微吸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人心胃，二三盞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爲山，穴而爲泉，山不徒山，而峙於江心；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層壘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傭僮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賈鼎爭傳，獨中冷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冷未熟也。道人姓張，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桓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紐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甕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縋於井。

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而水已滿罍，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虞初新志）

玉泉雪水

高宗純皇帝巡蹕所至，製銀斗，命內侍精量泉水。京師玉泉山之水，斗至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如之。其餘諸水，濟南珍珠，重逾二厘；揚子江金山，下中冷，重逾三厘；惠山虎跑，各重逾四厘；平山，重逾六厘；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逾一分。遂定玉泉爲第一，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又量雪水，較玉泉輕三厘，遇佳雪，必收取，以松實梅英佛手烹茶，謂之三清。嘗於重華宮集廷臣及內庭翰林等，聯句賦三清茶詩，天章昭煥，洵爲昇平韻事。（冷廬雜識）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不考索周詳，著之爲書。然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入飲，非惟煩碎弗便，卽茶之真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投以淪水卽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爲上。時猶存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戶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真可令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再游武夷，在各山

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於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按品泉始於陸鴻漸，然不及我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二厘；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厘；則較玉泉重二厘三厘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厘，平山重六厘，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則更無輕於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厘。雪水不可恆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爲天下第一泉。（歸田瑣記）

以水洗水

世以鎮江城西北石山簿東之中冷泉水爲通國第一，然高宗嘗製一銀斗以品通國之水，則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乃遂定京師海淀鎮西之玉泉爲第一，而中冷次之；無錫之惠泉、杭州之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空下，非地出，故不入品。鸞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色味或不免有變，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分寸，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污濁皆沈澱於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鎔銖，古人溜澗之辯，良有以也。（清稗類鈔）

京師飲水

京師井水多苦，茗具三日不拭，則滿積水醱。然井亦有佳者，安定門外較多，而在極西北者爲最，其地名上龍。又若姚家井，及東長安門內井，與東廠胡同西口外井，皆不苦而甜。凡有井之所謂之水屋子，每日以車載之送人家，曰送甜水，以爲所飲。若大內飲料，則專取之玉泉山也。（清稗類鈔）

王文簡以第二泉餉友

王文簡自淮上還揚州，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汪某相值於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某以道遠稍難之；文簡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清稗類鈔）

章次白試第一泉

仁和章次白廣文坤嘗登金山寺，試第一泉，而懷許脩，因此詩云：「衝寒獨倚江天閣，淪茗來評第一泉。忽憶詩人許丁卯，香浮綠雪竹盪邊。」（清稗類鈔）

陳香泉飲香泉

海寧陳香泉太守奕禧，令深澤時，飲泉甘之，作亭其上，署曰香泉，因以自號。（清稗類鈔）

烹茶須先驗水

欲烹茶，須先驗水，可貯水於杯，以酒精溶解肥皂，滴三四點，如爲純粹之水，則澄清如故，倘含有雜物，必生白泡。又法，貯水於杯，加礬砂少許，水惡則濁，水良則清。

若無良水，亦可化惡爲良，如井水之有鹹味者，或溷濁之水，既煮沸，置數小時，污物悉沈於底，再取其上之澄清者，煮沸數次，遂成良水。

烹時須活火，活火者，有焰之炭火也；既沸，以冷水點住，再沸再點，如此三次，色味俱進。（清稗類鈔）

松柴活火

浙藩某秩滿將入都，受蕭王善者之囑，令輦致杭州虎跑泉水百甕爲煎茶之用。某病其瑣，意且謂蕭亦耳食耳，至滬，乃市西人之瀝水器，載以往，至京，即取都中水瀝之以進。蕭謔其賈，會某入謁，語之曰：『吾果得真虎跑水，當以松柴活火煎之矣。』（清稗類鈔）

地域

傾筐會

偽園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清異錄）

武陵茶

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荊州土地記）

蒙山

名山縣出茶，有山曰蒙山，聯延數十里，在縣西南。按拾遺志：尚書所謂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盡出此。（雲南記）

大茗

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天台記）

占城國

占城國地不產茶，亦不知醞釀之法。（宋史占城國傳）

閩婆國

閩婆國地不產茶。（宋史閩婆國傳）

北苑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菱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夢溪筆談）

北苑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李

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記，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晉公謂北苑茶錄云：「北苑，里名也。」今日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圃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緣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悞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苑。（補夢溪筆談）

白鶴茶

澱湖諸山舊出茶，謂之澱湖茶。李肇所謂岳州澱湖之含膏也。唐人極重之，見於篇什。今人不甚種植，惟白鶴僧園，有千餘本，土地頗類北苑，所出茶，一歲不過一二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非他處草茶可比並。茶園地色亦相類，但土人不甚植爾。（岳陽風土記）

北苑

北苑茶正所產，爲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爲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於曾坑，但味短而微澀，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闢徑路，剝治岩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繁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於數步之間，封培灌溉路等，而生死豐瘠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祐間，魯直力推賞於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

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爲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斤。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歲求於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爲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爲難得也。（避暑錄話）

木女觀

木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夷陵圖經）

義興茶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與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腳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玉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也。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鄰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

翠歌鐘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蛾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歎花時北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唐袁高爲湖州刺史，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至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甿輟耕農，采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敬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爲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繫晨。衆功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回繞天涯，所獻惟艱勤。况減兵革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願省忝邦守，有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詩雅得詩人諷諫之體，可尙也。（茗溪漁隱叢話）

產茶地

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饒池之仙芝，霍山之黃芽，蘄門之團黃，臨江之玉津，蜀州之雀舌，烏嘴，潭州之獨行靈草，彭州之仙崖石花，袁州之金片綠英，建安之青鳳髓，岳州之黃翎毛，岳陽之含膏冷，劍南之綠昌明，此皆唐宋時之產茶地及名也。（茶譜通考）

寶唐山

玉壘關外寶唐山，有茶樹產於懸崖，筍長三寸五寸，方有一葉二葉。（茶譜通考）

鶴嶺茶

龍州鶴嶺茶，妙極。（茶譜通考）

北苑

茗溪漁隱曰：東坡風味古研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散虛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爲書研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研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余至富沙，按其地里：武夷在富沙之西，隸崇安縣，去城二百餘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隸建安縣，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龍焙，每歲造貢茶之處，卽與武夷相去遠甚，其言「帝規武夷作茶園」者，非也。想當時傳聞不審，又以武夷山爲鳳凰山，故有「山爲孤鳳翔且嗅」之句，其實北苑茶山，乃名鳳凰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頑燥非研材。余屢至北苑，詢之士人，初未嘗以此石爲研，方悟東坡爲人所誑耳。若劍浦黯淡，有一種石，黑眉黃眼，自昔人以爲研。余意風味研，必此灘之石，然亦與武夷相去遠矣。又荔枝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亦誤指其地。武夷未嘗有茶，茶之精絕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浦，固亦不可雷同言之。（茗溪漁隱叢話）

蜀茶至建茶

蔡寬夫詩話云：唐以前茶，惟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爲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豨。」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青山攜妓採茶時。」皆以此。建茶絕亡貴者，僅得挂一名爾。至江南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團之製，而造作之精，經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出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况他處乎。則知雖草木之微，其顯晦亦自有時。然唐自常袞以前，閩中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尙爾，况草木微物也。顧渚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貢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常時無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茗溪漁隱曰：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爲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爲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爲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亂真。」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採摘，是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舊讀歐公詩，有賦山之說，亦傳聞之訛耳。龍焙泉卽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旱，初無漸出遂涸之異，但泉味極甘，正宜造茶耳。（茗溪漁隱叢話）

蒙頂茶

東齋記事云：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卽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茗溪漁隱叢話）

琅琊山茶

琅琊山出茶，類桑葉而小，山僧焙而藏之，其味甚清。（太平清話）

鄭宅茶

閩中興化府城外，鄭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雖武夷巖茶不及也。所產無幾，鄰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時使人謹伺之，烘焙如法，藉其數以充貢。間有烘焙不中選者，以餉大僚。然亦無幾。此外十餘里內所產，皆冒鄭宅，非其真也。庚戌使閩中，晤汀鎮呂公，啜此茶，香美不可以名似，詢之云爾。（遜齋偶筆）

息肩亭烹茶

隴山在水洛城西北，乃水洛川及犢奴水所從出。又明祝祥建息肩亭，嘗作象贊云：「道其人謂誰，乃隴千城之舊吏，息肩亭之主人，而鶴雁其別號。」余隴千詩：「我欲西尋犢奴水，烹茶一上息肩亭。」（偶憶錄）

武夷茶

武夷諸峯，皆拔立不相攝，多產茶。接筭峯上，大黃次之，幔亭又次之。而接筭茶絕少，不易得。按陸羽經云：「凡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夫爛石已上矣，况其峯之最高最特出者乎！大黃峯下削上銳，中周廣盤鬱，諸峯無與並者；然猶有土滓。接筭突兀直上，絕不受滓，水石相蒸，而茶生焉，宜其清遠高潔，稱茶中第一乎。吾聞其語，鮮能知味也。經又云：「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云。」註：福州生閩方山，建、韶、象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豈方山即今武夷山耶。世之推茗社者，必首桑苧翁，豈欺我哉！

（梅花草堂筆談）

虎邱天池

虎邱天池，最號精絕，爲天下冠，惜不多產。又爲官司所據，寂寞山家，得一壺兩壺，便爲奇品。然其味實亞於界。天龍池出池一帶者佳，出南山一帶者最早，微帶草氣。（長物志）

龍井天目

山中早寒，冬來多雪，故茶之萌芽較晚，採焙得法，亦可與天池並。（長物志）

清源山茶 英山茶

清源山茶，青翠芳馨，超軼天池之上。南安縣英山茶，精者可亞虎丘，惜所產不若清源之多也。閩地氣暖，

桃李冬花，故茶較吳中差早。（泉南雜志）

閩茶

武彝、男爵、紫帽、籠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既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澆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輾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

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團亦昷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

龍焙泉在城東鳳凰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彝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武場于武彝，遂與北苑併稱。今則但知有武彝，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閩茶，而甚豔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

御園茶在武彝第四曲，喊山台、通仙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之致祭，祭畢，鳴金擊鼓，台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武彝產茶甚多，黃冠既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栝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冠苦于追呼，盡斫所種武彝真茶，九曲遂濯濯矣。

歙人閔汝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

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謂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汝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鷄而貴野鶩，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詆訾汝水也。薛嘗言，汝水假他味，逼作蘭香，究使茶之真味盡失。汝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薛嘗住男劇，自爲剪焙，遂欲駕汝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况以蘭香定茶，乃咫尺見也，頗以薛老論爲善。

前朝不貴閩茶，卽貢者亦只備宮中澆濯甌盞之需。貢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產，非武彝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買之。

閩人以粗甕胆瓶貯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太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予得茶甚夥，學坡公義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

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揚數紙，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延邵呼製茶人爲「碧豎」，富沙陷後，碧豎盡在綠林中矣。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余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彝松蘿之目。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爲閩中第一，不讓虎邱龍井也。雨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一云前朝每歲

進貢，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閩小記）

蒙茶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峯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廣陽雜記）

蒙茶

蒙山在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云是甘露大師手植。每茶時葉生，智炬寺僧報有司往視，籍記葉之多少，采製才得數錢許。明時貢京師，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諸司而已。其旁有泉，恆用石覆之，味清妙，在惠泉之上。（隴蜀餘聞）

店室

茶寮

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而致，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惟嗜茶，凡履處惟茶是求，或過百椀，不以爲厭。」因賜名茶五十斤，命居保壽寺，名飲茶所曰茶寮。（舊唐書宣宗）

紀

露兄

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取米顛「茶甘露有兄」句也。爲之作鬪茶檄曰：「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芽，素稱越齒。特以烹者非法，向來葛竈生塵；更兼賞鑒無人，致使羽經積蠹。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盟。水符遞自玉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圃內。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塵，用暢清談；半榻焚香，共朝白醉。」（陶庵夢憶）

茶肆品茶

茶肆所售之茶，有紅茶，綠茶兩大別。紅者曰烏龍，曰壽眉，曰紅梅；綠者曰雨前，曰明前，曰本山。有盛以壺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飲者，有臥而吸者。懷獻侯嘗曰：吾人勞心勞力，終日勤苦，偶於暇日一至茶肆，與二三知己淪茗深談，固無不可。乃竟有日夕流連，樂而忘返，不以廢時失業爲可惜者，誠可慨也。

京師茶館，列長案，茶葉與水之資，須分計之；有提壺以往者，可自備茶葉，出錢買水而已。漢人少涉足，八旗人士，雖官至三四品，亦廁身其間，並提烏籠，曳長裾，就廣坐，作茗憩，與圍人走卒雜坐談話，不以爲忤。

也；然亦絕無權要中人之蹤跡。

乾隆末葉，江寧始有茶肆，鴻福園春和園，皆在文星閣東首，各據一河之勝。日色亭午，座客常滿，或凭闌而觀水，或促膝以品泉，皋蘭之水烟，霞漳之旱烟，以次而至。茶葉則自雲霧龍井，下逮珠蘭梅片毛尖，隨客所欲，亦間佐以醬乾生瓜子小果，碟酥燒餅春卷，水晶糕花，豬肉燒買，餃兒，糖油饅首。叟叟浮浮，咄嗟立辦，但得囊中能，有，直亦莫漫愁酤也。

上海之茶館，始於同治初，三茅閣橋沿河之麗水臺，其屋前臨洋涇浜，傑閣三層，樓宇軒敞。南京路有一洞天，與之相若。其後有江海朝宗等數家，益華麗，且可就吸鴉片。福州路之青蓮閣，亦數十年矣。初會華衆會。光緒丙子，粵人於廣東路之棋盤街北，設同芳茶居，兼賣茶食糖果，侵晨且有魚生粥，晌午則有蒸熟粉麵，各色點心；夜則有蓮子羹，杏仁酪。每日未申之時，妓女聯袂而至。未幾，而又有怡珍茶居接踵而起，望衡對宇，兼售煙酒。更有東洋茶社，初僅三盛樓一家，設於白大橋北，當鑪煮茗者爲妙齡女郎，取資銀幣一二角，其後公共法兩租界，無地不有，旋爲駐滬領事所禁。

青蓮閣茶肆，每值日晡，則茶客麇集，座爲之滿，路爲之塞，非品茗也，品雉也，雉爲流妓之稱，俗呼曰野雞，四方過客，爭至此，以得觀野雞爲快。

茶館之外，粵人有於雜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設座，過客立而飲之，最多者爲王大吉涼茶，次之曰正氣茅

根水，曰羅浮山雲霧茶，曰八寶清潤涼茶，又有所謂菊花八寶清潤涼茶者，則中有杭菊花、大生地、土桑白、廣陳皮、黑元參、乾葛粉、小京柿、桂元肉八味，大半爲藥材也。

蘇州婦女好入茶肆飲茶，同光間，譚敔初中丞爲蘇藩司時，禁民家婢及女僕飲茶肆，然相沿已久，不能禁。譚一日出門，有女郎娉婷而前，將入茶肆，問爲誰，以實對。譚怒曰：「我已禁矣，何得復犯？」令去履歸，曰：「汝履行如此速，去履必更速也。」自是無敢犯禁者。（清稗類鈔）

官政

庾敬休

敬休以戶部侍郎兼魯王傅。初，劍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賈人入錢京師。太和初，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置院秭歸，收度支錢，乃無逋沒。（唐書庾敬休傳）

何易于

何易于爲益昌令，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開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

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唐書循吏傳）

劉建鋒

建鋒爲武安軍節度使，建鋒死，將吏推馬殷爲留後，其屬高郁教殷，民得自摘山收茗，筭募高戶，置邸開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筭數十萬，用度遂饒。（唐書劉建鋒傳）

劉仁恭

劉仁恭，爲盧龍軍節度使，禁南方茶，自摘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唐書藩鎮傳）

馬殷

馬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汭劉襲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襲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鄆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銀鐵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五代史楚世家）

毋守素

守素，河中龍門人，父昭裔，僞蜀宰相。守素弱冠起家，僞授祕書郎，累遷戶部員外郎知制誥。蜀亡，入朝，授

工部侍郎，籍其蜀中莊產茶園以獻，詔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仍賜第於京城。（宋史毋守素傳）

給役夫茶

開寶五年正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役夫給以茶。（宋史河渠志）

樊知古

知古授江南轉運使。先是，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復征其餘分，然後給符，聽其所往，商人苦之；知古請蠲其稅，仍差增所市之直，以便於民。（宋史樊知古傳）

李虛己

虛己，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宋史李虛己傳）

劉蟠

劉蟠，遷左諫議大夫卒。嘗受詔巡茶淮南，部民私販者衆，蟠乘羸馬，僞稱商人，抵民家求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即擒寘於法。（宋史劉蟠傳）

張忠定

忠定張尙書，宰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織，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於岳鄂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茶租最少，民監

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賣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答而遣之，自後人家置圃，至今謂蘆菔爲張知縣菜。（補筆談）

陳晉公

陳晉公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爲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爲三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諳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東軒筆錄）

何蒙

何蒙通判廬州，巡撫使潘慎修薦其材敏，驛召至京，因面對，訪以江淮茶法，蒙條奏利害稱旨，賜緋魚及錢十萬。（宋史何蒙傳）

李若谷

李若谷知宜興縣，官市湖泝茶，歲約戶稅爲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買以償其數。（宋史李若谷傳）

索湘

索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邊州置榷場，與蕃夷互市，而自京輦物貨以充之，其中茶茗最爲煩擾，復道遠多損敗。湘建議，請許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筭之益。（宋史索湘傳）

李溥

李溥，領順州刺史，遷獎州團練使。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會溥當代，詔留再任，特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畏慎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宋史李溥傳）

姚仲孫

姚仲孫，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於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爲券吏民輸山木，卽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宋史姚仲孫傳）

王巖

王巖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學士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獻嬪家，衆莫敢逆其意，巖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待制。（宋史

王巖傳)

方偕

方偕知建安縣，縣產茶，每歲先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旁，以達陽氣。偕以爲害農，奏罷之。（宋史方偕傳）

李允則

李允則，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清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宋史李允則傳）

李溥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棧紙三暖船，他物稱是。（夢溪筆談）

韓億

韓億判大理寺丞，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宋史韓億傳）

李師中

李師中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其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宋史李師中傳）

尹師魯

尹師魯爲帥，與劉滬董士廉輩，議水邏城事，旣矛盾，朝旨召尹至闕，送中書，給紙札供枿昭文。呂申公因聚廳啜茶，令堂吏直一甌，投尹曰：「傳語龍圖，不欲攀請，只令送茶去。」時集相幸師魯之議將屈，笑謂諸公曰：「尹龍圖莫道建茶，磨去磨來，漿水亦咽不下。」師魯之幄，去政堂切近，聞之擲筆於案，厲聲曰：「是何委巷猥語，輒入廟堂，眞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銜之，後致身於禍辱，根於此也。（湘山野錄）

孫長卿

長卿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時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權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為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宋史孫長卿傳）

賜茶

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一壺，後以為例。（甲申雜記）

梁適

梁適進中書門下評章事，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為市，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宋史梁適傳）

王庠

王庠字夢易，登皇祐第。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鑄三秩罷歸。（宋史王庠傳）

李稷

李稷，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宋史李稷傳）

蘇轍

公在諫垣，論蜀茶。神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掎取，民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爲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榷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百端陵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講畫纖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于如此。」公論役法，尤爲詳盡，識者躋之。（欒城先生遺言）

程之邵

程之邵，元符中，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羅，發錢二十萬，意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爲熙河轉都運使。（宋史程之邵傳）

吳中復

吳中復從孫擇仁，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蓋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宋史吳中復傳）

梅執禮

梅執禮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卷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

識旨意，追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
 （宋史梅執禮傳）

李珍

李珍知房州時，既榷官茶，復彊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珍至，即日盡釋之。（宋史李珍傳）

唐文若

唐文若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互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宋史唐文若傳）

李燾

李燾知常德府，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國宮秩。（宋史李燾傳）

趙崇憲

趙汝愚字崇憲，知江州郡，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一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卷行，視舊價幾倍蓰。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卷一，償舊卷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記其事。（宋史趙汝愚傳）

茶商軍

鄭清之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湖北茶商，羣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爲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宋史鄭清之傳）

賈鉉

賈鉉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上書論山東採茶事，其大槩以爲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揀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金史賈鉉傳）

幹事驛官

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太守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至一室，爲酒庫，諸醞皆熟。其外畫神，問：「何神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有一室，曰菹庫，諸菹畢具，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茶錄）

御史茶瓶

御史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監察御史。察院廳居南。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魔廳，寢於此多鬼魔也。兵

察廳掌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監啓，故謂之御史茶瓶。（御史臺記）

團茶

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爲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爲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爲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爲請，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爲歲額。熙寧中，賈青爲福建轉運使，又取小團之精者，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爲賜也。密雲獨用黃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有爲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爲賜，亦不復如向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爲鞞茶，歲賜者不同，不可勝紀矣。（石林燕語）

茶貨

國初，沿江置務收茶，名曰權貨務，給賣客旅，如鹽貨然，人不以爲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應茶商，並許於出茶處市之。未幾，有司恐課額有虧，復請於上，六月戊戌，詔復舊制。六飛南渡後，官不能運致茶貨，而權貨務，只賣茶引矣。（燕翼貽謀錄）

貢茶詩

袁高：「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忙輟耕農耒，採採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敲壁，蓬頭

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爲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衆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遶天涯，所獻愈艱勤。况值兵革困，重茲因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伸！右高所賦茶山詩也。案唐制：湖州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始有進奉，建中二年，高刺史進三千六百串并詩，此一章刻石在貢焙，故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斤，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息。一斤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全唐詩話）

貢茶得官

高齋詩話云：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爲草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草以予子，譏諷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爲慶，親姻畢集，衆皆贊喜。可簡云：「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冤。」衆皆以爲的對。是時貢茶，一方騷動故也。（茗溪漁隱叢話）

進茶

茗溪漁隱曰：余觀東坡荔支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

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此作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鬥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茗溪漁隱叢話）

茶額

宋南渡以前，蘇州買茶定額六千五百斤，元則無額，國朝茶課，驗科徵納，計錢三百一十九萬三千有奇，唯吳縣長洲有之。（太平清話）

茶貢

穀雨節前，邑侯采辦東山「洞庭碧螺春」茶入貢，謂之茶貢。

案府志：茶出吳縣西山，以穀雨前爲貴。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洞庭東山碧螺峯石壁，產野茶數株，每歲土人持竹筐採歸，以供日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異也。康熙某年，按候采者如故，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茶者爭呼「嚇煞人香」，「嚇殺人」者，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後，每值採茶，土人男女長幼，務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正元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康熙己卯，車駕南巡，幸太湖。巡撫宋犖，購此茶以進。上以其名不雅馴，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歲必採辦，而售者往往以僞亂真。正元沒，製法不傳，卽真者亦不及曩時矣。（清嘉錄）

進芽茶

舊例，禮部主客司，歲額六安州霍山縣進芽茶七百斤，計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兩，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權茶者，則六安州學正也。聞是役在昔，頗爲民累，竊惟京華人海，百物充輒，聖人愛民如子，他日封疆大吏，必有奏請免進，以蘇民困者。（燕下鄉睦錄）

品名

常魯公

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爲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澧湖者。」（唐國史補）

綠華紫英

同昌公主，上每賜饌，其茶則有綠華紫英之號。（杜陽雜編）

玉蟬膏

顯德初，大理徐恪，見貽卿信錠子茶，茶面印文曰「玉蟬膏」，一種曰「清風使」。恪建人也。（清異

錄)

符昭遠

符昭遠不喜茶，嘗爲御史同列會茶，嘆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也。飯餘嚼佛眼芎，以甘菊湯送之，亦可爽神。」（清異錄）

龍坡茶

開寶中，寶儀以新茶飲予，味極美。匿而標云：「龍坡山子茶。」龍坡，是顧渚山之別境。（清異錄）

蔡君謨別茶

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石崑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笥中，選取茶之精品者，礮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崑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王荆公爲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賞。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也。（墨客揮犀）

蔡君謨製小團

蔡君謨議茶者，莫敢對公發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後公製小團，其品尤精於大團。一日，福唐蔡葉承秘校，召公啜下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必有大團雜之。」丞驚呼，童曰：「本碾造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審。（墨客揮犀）

會坑小團

蔡君謨始作小團茶入貢，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悅上心也。又作會坑小團，歲貢一斤，歐陽文忠所謂兩府共賜一餅者是也。元豐中，取揀芽不入香，作密雲龍茶，小於小團，而厚實過之。終元豐，外臣未始識之。宣仁垂簾，始賜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賜碾成末茶，二府兩指許，二小黃袋，其白如玉，上題曰：「揀芽。」亦神宗所廢。至元祐末，福建轉運司，又取北苑槍旗，建人所作團茶者也，以爲瑞雲龍，請進不納。紹聖初，方入貢，歲不過八團，其製與密雲等，而差小也。（續聞見近錄）

密雲龍

「密雲龍」茶極爲甘馨，時黃秦宦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山谷有「喬雲龍」亦茶名。（東坡集）

貢茶丐賜

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綱修貢，奉宗廟及供玉食外，賚及臣下無幾。戚里貴近，丐賜尤繁。宣

仁一日慨歎曰：「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吃了，生得甚意智！」此語既傳播於縉紳間，由是密雲龍之名益著。淳熙間，親黨許仲啓官蘇沙，得北范修貢錄，序以刊行，其間載歲貢十有二綱，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綱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夸，貴重如此。獨無所謂密雲龍，豈以貢新易其名，或別爲一種，又居密雲龍之上耶？葉石林云：熙寧中，賈青爲福建轉運使，取小團之精者，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大小團袋，皆非通，以爲賜密雲龍獨用黃云。（清波雜志）

倪元鎮

倪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如常。元鎮翫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交絕。（雲林遺事）

無味

顧彥先曰：「有味如臙，飲而不醉；無味如茶，飲而醒焉，醉人何用也？」（秦子）

臙盧茗

西平縣出臙盧茗之利，茗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廣州記）

無酒茶

茶，叢生真，煮飲爲茗茶。茶萸檄子之屬膏煎之，或以茶萸煮肺胃汁爲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無酒茶。（廣志）

過羅

茗，苦澀，亦謂之過羅。（南越志）

茶花

茶花狀似梔子，其色稍白。（桐君錄）

名品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蘂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澇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唐國史補）

茆與茗

茶葉如梔子，可煮爲飲。其老葉謂之茆，嫩葉謂之茗。（魏王花木志）

草茶與龍鳳茶

臘茶出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金花于其上，蓋其貴重如此。（歸田錄）

雀舌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芽長爲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夢溪筆談）

團茶

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其後稍爲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

夫珍尙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爲小團，其品迥加于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斤，唯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拆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庶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封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試，是年秋，爲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日歎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寧中，蘇子容使虜，姚麟爲副，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儻敢與虜人。』未幾，有貴公子使虜，廣貯團茶，自爾虜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匹，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貂使邊，以大團爲常供，密雲爲好茶。（畫墁錄）

茶墨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畫墁錄）

十綱

建州龍焙西北，謂之北苑，有一泉極清澹，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即壞茶味。唯龍園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花，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小心芽置於水中，呼爲水芽，聚之稍多，即研焙爲二品，即龍園勝雪白茶也。茶之極精好者，無出于此，每勝計工價近三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茶有十綱：第一第二綱太嫩，第三綱最妙，自六綱至十綱小團至大團而上。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園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啓沃承恩、雲葉、雪英、蜀葵、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無比壽芽、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無疆壽龍、萬春銀葉、玉葉長春、瑞雲翔龍、長壽玉圭、香口焙、興國岩、上品揀芽、新收揀芽。第五次有十二色：太平嘉瑞、龍苑報春、南山應瑞、興國岩小龍，又小鳳、續入額、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瑞雲翔龍、先春太平嘉瑞、長壽玉圭。以下五綱，皆大小團也。（西溪叢語）

異名

茶之所產，六經載之詳矣。獨異美之名未備，謝氏論茶曰：「此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舞，不止味同露液，白况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楊衍之作洛陽伽藍記曰：「食有酪奴，」指茶爲酪粥之奴也。杜牧之詩：「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皮日休詩：「十盆前臯盧。」曹鄴詩：「劍外尤華美。」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酒爲忘憂君。」此見于詩文者。若南越志，若苦澀爲之果羅，北苑曰葉布絕品，豫

章曰白露，曰白茅，南劍曰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目，湖常具，白茶筍，壽州曰黃筍，福建曰生筍，露筍，岳陽曰含膏。外此無多，頗疑似者不書。若背蝦須，鵲舌，蟹眼，瑟瑟，霏霏，褐及鼓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臆乘）

新茶

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春初取新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嘗語君謨，亦以爲然。（王氏談錄）

精茶

茶之精者，北苑名曰乳頭。江左有金蠟面。李氏別命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二十餘品。又有研膏茶，卽龍品也。（談苑）

交趾茶

李仲賓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登。（研北雜誌）

佳品

學林新編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

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崑裏，白甌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絨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爲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絨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云：「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爲玉，翠爲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爲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背爲貴。今案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絨成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鑄。」丁謂詩曰：「未細烹還好，鑄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前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以茶雖有陸羽爲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旣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品者也。（茗溪漁隱叢話）

出處

遜齋閑覽云：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尙雜以蘇椒之類。故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爲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詔等一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爲天下第一。（茗溪漁隱叢話）

北苑新茶

茗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小龍茶，又起于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謂之將漕園中，實董其事。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下產茶者，將七十羣半，每歲入貢，皆於社前火前爲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卽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卽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建陽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索樹逼，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芽茨溪口焙，籃籠雨中陳。長疾勾萌併，開齊分兩均。帶烟蒸雀舌，和露疊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一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爲靈藥助，用與上尊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卻麝，淺色過于筠。顧渚漸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此詩敘貢茶，頗爲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君謨茶錄序云：「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能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

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爲第一，乃生揀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併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爲團餅茶，共四萬餘餅。東坡題文公詩卷云：「上人問我留連意，待賜頭綱八餅茶。」卽今籠色紅綾袋餅八者是也。蓋水揀茶卽社前者，生揀茶卽火前者，粗色茶卽雨前者，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陽王休點密雲龍詩云：「小壁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卻無此一品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于北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訖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爲鄰，山阜相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詩云：「仙山靈雨溼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好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山谷謝送碾識壑源揀芽詩云：「喬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細碾碾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嚴扈百局，補堯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火，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勅家庭遣分似。春風飽識大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茗溪漁隱叢話）

茶色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免毫斑，打作春甕鵝兒酒。」蓋用老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鵝兒。」若是則其色黃，烏得爲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茗溪漁隱叢話）

風味

湖人于茗，不數顧渚而數羅芥，然顧渚之佳者，其風味已遠出龍井下，芥稍清雋，然葉麤而作草氣。丁長孺嘗以半角見餉，且教余烹煎之法，迨試之，殊類羊公鶴，此余有解有未解也。余嘗品茗，以武夷虎丘第一，淡而遠也。松羅龍井英次之，香而艷也。天池又次之，常而不厭也。餘子瑣瑣，勿置齒喙。（西吳枝乘）

茶樹

茶樹初採爲茶，老爲茗，再老爲荈，今概稱茗，當是錯用事也。（枕譚）

騎火茶

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五色線）

仙人茶

洞庭中西盡處，有仙人茶，乃樹上之苔鮮也，四皓採以爲茶。（太平清話）

品茶

昨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爲贗，曰：『真者甘香而不冽，稍冽便爲諸山贗品。』得一二兩，以爲真物，試之，果甘香若蘭。而山民及寺僧，反以茂吳爲非，吾亦不能置辨。僞物亂真如此。茂吳品茶，以虎邱爲第一，常用銀一兩餘，購其斤許。寺僧以茂吳精鑒，不敢相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贗物也。子晉云：『本山茶葉，微帶黑，不甚清翠，點之色白如玉，而作寒荳香，宋人呼爲白雪茶，稍綠便爲天池物。天池茶中，雜數莖虎邱，則香味迥別。虎邱其茶中王種耶！芥茶精者，庶幾妃后，天池龍井，便爲臣種，餘則民種矣。（快雪堂漫錄）』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顧渚撲人鼻孔，齒頰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凡宇內道地之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被酒，發張震封所貽顧渚，連啜而醒，書此。（梅花草堂筆談）

秋葉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不必佳。何則？矜名者不旨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適其候。馮先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美人，不得着人手。辯則辯矣，先生嘗自爲之，不免白水之誚，何居。今日試

堵先生所貽秋葉，色香與水相發，而味不全。民窮財盡，巧僞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
甲子春三日。（梅花草堂筆談）

茶菊

甘菊單瓣，味香甜，性宜分植。駢久則瓣漸稠，香亦漸減。塞菊差小而滿中，小鈴簇湊成枝，俗謂之金鈴菊。予所意東籬故種，不過如此，顧未聞有茶菊也。黃介子自顧山來，貽茶菊一本，花似馬蘭，中滿不鈴，而香韻清遠，殊有金石荳花之氣，絕不類菊，名茶當不誣耳。顧山菊冠江南，其小品亦自超。（梅花草堂筆談）

雲霧茶

洞十從天台來，以雲霧茶見投。亟煮惠水潑之，勃勃有荳花氣，而力韻微怯，若不勝水者。故是天池之兄，虎丘之仲耳。然世莫能知，豈山深地迥，絕無好事者賞識耶？洞十云：『他山焙茶多夾雜，此獨無有。』果然，卽不見知，何患乎。夫使有好事者一日露其聲價，苦他山，山僧競起雜之矣。是故實衰于知名，物敝于長價。（梅花草堂筆談）

天池茶

夏初天池茶，都不能三四碗。寒夜潑之，覺有新興。豈厭常之習，某所不免耶？將畀之不足，覺池之有餘乎？

或笑某子有疥癬，當不然。癬者豈有二嗜歟？某曰：『如君言，則曾西以羊棗作膾，屈到取芟而飲之也。孤山處士，妻梅子鶴，可謂嗜矣。道經武陵溪，酌桃花水，一笑何傷乎？』（梅花草堂筆談）

雨窗

焚香啜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窗卻不可少。（梅花草堂筆談）

品泉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簌簌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競扃其門，而以瓶罌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饑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禿翁焚書，惟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著屐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梅花草堂筆談）

紫筍茶

長興有紫筍茶，土人取金沙泉造之乃勝。而泉不常有，禱之然後出，事已輒涸。某性嗜茶，而不能通其說。詢往來買茶人，絕未有知泉所在者。又不聞茶有紫筍之目，大都矜稱廟後洞山漲沙止矣。宋有紫萐玉，豈是耶？東坡呼小龍團，便知山谷諸人爲客，其貴重如此。自今思之，政堪與調和鹽醃作伴耳。然莫須另風味在，古人當不浪說也。爐無炭，茶與水各不見長，書此爲雪士一笑。（梅花草堂筆談）

六合

宜入藥品，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之本性實佳。（長物志）

松蘿

十數畝外，皆非真松蘿。茶山中亦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手焙者更妙。真者在洞山之下，天池之上，新安人最重之，兩都曲中亦尚此，以易於烹煮，且香烈故耳。（長物志）

廟後茶

陽羨茶數種，芥爲最。芥數種，廟後爲最。廟後方不能畝，外郡人亦爭言之矣。然雜以他茶，試之不辨也。色香味三淡，初得口泊如耳。有間，甘入喉；有間，靜入心脾；有間，清入骨。嗟乎，淡者道也，雖吾邑士大夫家，知此者可屈指焉。（秋園雜佩）

闕林茶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闕林茶一包，葶菜一瓶。闕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罇中，乃烏銜茶子墮罇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廣陽雜記）

武夷茶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爲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廣陽雜記）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於得酒，而易於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卽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倍。其實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畫漫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置爲鳳團。」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爲鳳皇山，其旁爲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味硯銘有云：「帝規武夷作茶圃，山爲孤鳳翔且嗅。」又作荔支嘆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直以北苑之名鳳皇山者爲武夷。漁隱叢話辯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溪。然又稱武夷未嘗有茶，則亦非是。據武夷雜記云：「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謂其過北苑龍團，周右父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焙製法，一味計多狗利之過。」是宋時武夷，已非無茶，特焙法不佳，而世不甚貴爾。元時，始於武夷置場官工員，茶園百有二所，設焙局於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迹並存。沿至今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粵東歲運，番舶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爲星村，鬻茶者駢集交易於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卽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

余嘗再遊武夷，信宿天游觀中，每與靜參羽士，夜談茶事。靜參謂茶名有四等，茶品有四等。今城中州府

官廨，及豪富人家，競尙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爲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上以下，所不可多得。卽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卽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卽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卽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卽稍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貯之，裝在各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淪之。其用小瓶裝贈者，亦題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爲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乎！然亦必淪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爲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恐陸鴻漸茶經，未曾夢及此矣。憶吾鄉林越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詫朋輩，直飲玉漿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爲欺人語也。（歸田瑣記）

靜參品茶

梁茵林中丞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與靜參羽士談茶，靜參曰：茶名有四等，茶品有四等。

福州城中官吏富豪，競尙武夷，最著者曰花香，有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山中則以小種爲常品。又等

而上者，曰名種，此爲山下所不可多得者，卽泉州廈門人所講之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卽山中亦不可多得。大抵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卽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卽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且烹時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卽稍退，三十六峯中，亦僅數峯有之。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以極小錫瓶貯之，裝於各種大瓶，遇有貴客名流至山，始出少許，鄭重淪之。其用小瓶裝者，亦題曰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助其香，非真奇種也。

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爲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尋常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淪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也。（清稗類鈔）

猴茶

溫州雁宕山有猴，每至晚春，輒採高山茶葉，以遺山僧，蓋僧嘗於冬時知猴之無所得食也，以小袋盛米投之，猴之遺茶，所以爲答也。烹以泉水，味清而腴，平陽宋燕生徵君恕嘗得之。（清稗類鈔）

效能

斛二痕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爲不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復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縞，狀如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噲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加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或問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二痕。（搜神後記）

茶贊

文帝徵時，夢神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曰：『山中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常服之有效。』由是競采，天下始知飲茶。茶有贊，其略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隋書）

李德裕

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內，以銀合閉之。詰旦，因視其肉，已化爲水，衆服其廣識。（玉泉子）

吳僧文了

吳僧文了善烹茶，游荆南，高保勉白於季興，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藝，保勉父子呼爲「湯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上人，目曰「乳妖」。（清異錄）

眞茶

飲眞茶，令少睡眠。（博物志）

雷鳴茶井

有僧在蒙山頂，見一老父云：「仙家有雷鳴茶井，候雷發聲，井中採擷一兩，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換骨；四兩，爲地仙矣。」（集靈記）

長年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飲後濃茶滌齒而已。然大中三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惟好茶，飲至百碗，少猶四五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壽，反得長年，則又何也？（唐錦夢餘錄）

香茗

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可以清心悅神。初陽薄暝，興味蕭騷，可以暢懷舒嘯。晴牕榻帖，揮塵閑吟，篝燈夜讀，可以遠辟睡魔。青衣紅袖，密語談私，可以助情熱意。坐雨閉窗，飯餘散步，可以遣寂。

除煩。醉筵醒客，夜雨蓬牕，長嘯空樓，冰絃戛指，可以佐歡解渴。品之最優者，以沉香芥茶爲首。第焚煮有法，必貞夫黼士，乃能究心耳。志香茗第十二。（長物志）

飲酬

王肅

王肅，字恭懿，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燕會，食羊肉酪粥，高祖怪之，謂肅曰：「卽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坂，屠兒割肉與稱同。」尙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願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時給事中劉鎬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鎬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

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翠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爲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大笑焉。（洛陽伽藍記）

岑羲

三月上巳日，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駕還朝後，中書侍郎南陽岑羲，設茗飲葡萄漿，與學士等討論經史。（景龍文館記）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唐書陸贄傳）

六班茶

樂天方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蘆葍、蘆葍，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蠻貊志）

志崇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雲仙雜記）

順義進茶

順義四年春，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細茶五百斤於唐。秋，遣右威衛將軍雷峴，獻新茶於唐。（十國春秋吳睿帝本紀）

李嗣源

六年夏四月，唐主殂，李嗣源即皇帝位，改元天成。是月，王遣使獻新茶於唐。（十國春秋吳睿帝本紀）

耐重兒

通文二年，國人貢建州茶膏，製以異味，膠以金縷，名曰耐重兒，凡八枚。（十國春秋閩康宗本紀）

建州茶膏

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於閩王曦，遇通文之禍，爲內侍所盜，轉遺貴臣。（清異錄）

的乳茶

保大四年二月，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膾茶之貢，始罷，貢陽羨茶。（十國春秋南唐元宗本紀）

湯社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清異錄）

孫樵

孫樵送茶與崔刑部書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請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品，慎勿賤用之。」（清異錄）

龍鳳飾

章獻明肅劉皇后，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入香京挺，以賜之。（宋史后妃傳）

范鎮

范鎮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宋史范鎮傳）

蘇軾

蘇軾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宣仁后心善軾，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宋史蘇軾傳）

滌硯贈茶

黃實自言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履鼻，自滌硯于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趁其滌硯未畢也。（銷夏）

陳俊卿

俊卿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宋史陳俊卿傳）

陳也罷

莆田愧齋陳公晉，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罷。（雲林遺事）

代酒

南人好飲茶，孫皓以茶與韋昭代酒，謝安詣陸納，設茶果而已。北人初不識此，開元中，太山靈岩寺有降魔師教禪者，以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續博物志）

茗戰

建人謂鬪茶爲茗戰。（雲仙雜記）

茶湯

茶見于唐時，味苦而轉甘，晚探者爲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徧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但欲與中國相反，本無義理。（可談）

始飲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濯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爲裁減，或賜茶菴，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南窻紀談）

襄字茶

文昌雜錄云：倉部韓郎中言：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觴，猶未醉；不甚喜茶，無精粗共置一籠，每盡，卽取碾，亦不問新舊。嘗暑日曝茶於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直王家物。日後見蔡，說當時祇有九銖，又以葉園一餅，充數十，以獻魏公，其難得者如此。（茗溪漁隱叢話）

賜茶

昔人以陸羽飲茶，比于后稷樹穀，及觀韓翃序茶云：「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人愛客，纔有分茶。」則知開創之功，非關桑苧老翁也。若云在古茶動未善，則比時賜茶已一千五百串矣。（筆記）

閱老子茶

周墨農向余道閱汝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訪閱汝水於桃葉渡。日晡，汝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婆一老，方敍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見，汝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尙在耶？客在奚爲者？」余曰：「慕汝老久，今日不暢飲汝老茶，決不去。」汝水喜，自起當鑪。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荆溪壺，成宣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汝水曰：「此茶何產？」汝水曰：「閩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給余，是閩苑製法，而味不似。」汝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芥甚也？」汝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給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汝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尋常惠泉，猶遜一頭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汝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厚，此春茶耶？向淪者的是秋採。」汝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定交。

（陶庵夢憶）

李于鱗芥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芥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芥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季象說。（快雪堂漫錄）

董小宛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界。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霑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影梅菴憶語）

對花啜茶

對花啜茶，唐人謂之「殺風景」，宋人則不然。張功甫「梅花宜稱」，有掃雪烹茶一條。放翁詩云：「花塢茶新滿市香」，蓋以此爲韻事矣。（冷廬雜識）

茶始

古人以謂飲茶始於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

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以爲飲茶之證。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茶之說矣，非始於三國也。（廣陽雜記）

高宗飲龍井新茶

杭州龍井新茶，初以采自穀雨前者爲貴，後者於清明節前採者入貢爲頭綱，頒賜時，人得少許，細僅如芒，淪之，微有香，而未能辨其味也。

高宗命製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淪茶，有詩紀之，茶宴日卽賜此茶，茶碗亦摹御製詩於上，宴畢，諸臣懷之以歸。（清稗類鈔）

李客山與客啜茗

李客山，名果，長洲布衣，艱苦力學，忍飢誦經，樵蘇不繼，怡然自得，所居亦湫隘，良友至，輒呼小童取一錢，就茶肆潑茗，共啜之。（清稗類鈔）

姚叔節從母乞茗飲

桐城姚永概，字叔節，爲慕庭運同之叔子，母光，恭人，同邑直隸布政使聰諸女也。叔節兒時，從塾中歸，一日恭人與其適馬其昶之長女，方坐窗下，論家事，旁置茗一甌，叔節乞就飲之，頰盛。恭人笑曰：『兒畏苦』

耶，何吾嗜之，不覺也。」（清稗類鈔）

詩文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污塤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雜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談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虎門山。貌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杵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嘆，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嚮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

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尙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唐書隱逸傳）

右補闕

母嬰，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以進，元宗稱善，賜絹百匹。性不飲茶，製代茶飲序，其略曰：「釋沸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大唐新語）

陸龜蒙

甫里先生陸龜蒙，嗜茶。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自爲品題，以繼茶經。（茶譜）

揆茶歌

蔡君謨謂范文正公曰：「揆茶歌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珍珠船）

龍團稱屈

東坡先生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槌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

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咏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春渚紀聞）

焦坑

先人嘗從張晉彥覓茶，張答以二小詩：「內家新賜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賴有家山供小草，猶堪詩老薦春風。」仇池詩裏識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衡；鑽餘權倖亦及我，十輩遺前公試烹。」詩總得偶病，此詩俾其子代書，後誤刊在于湖集中。焦坑產庾嶺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新試雨前茶。」坡南還，回至章貢顯聖寺詩也。後屢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爲重，包裹鑽權倖，亦豈能望建谿之勝。（清波雜誌）

碾茶絕句

先人三弟，季字德紹，爲輝同庚同月，輝先十三日，自幼從竹林遊。德性敏而靜，中年後，文筆加進，嘗題悅川碾茶絕句云：「獨抱遺經舌本乾，笑呼赤角碾龍團，但知兩腋清風起，未識捧甌春筍寒。」頗有唐人風致，死已十年，遺藁失於收拾，但宗族間得傳一二。（清波雜誌）

謝餉茶書

楊廷秀謝傅尙書茶書：「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東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胷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銷夏）

代茶飲子

外臺祕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絕，惟山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兩調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養散耳，與茶了無干涉。薛能詩云：「粗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烏嘴茶詩云：「鹽損添嘗戒，薑宜養更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王燾集）

水聲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避暑錄話）

歐公詩

歐公和劉原父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洲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貢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傍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因，起於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茗溪漁隱叢話）

茶詩

詩云：「誰謂茶苦。」爾雅云：「檟，苦茶。」注：「樹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爲茶，晚采者爲茗，一名莽，蜀人名之苦茶。」
 故東坡乞茶栽詩云：「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梁肉，假此雪昏滯。」蓋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
 茶詩云：「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窻麗午景，蜀井
 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茗溪漁隱叢話）

茶詞

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
 另。余渠休淨，隻輪碾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
 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茗溪漁隱叢話）

茶

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苦卽是也。見于爾雅，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學齋帖）

茶磨銘

山谷作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機。」（談苑）

奇俊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檜木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煮華救沸。」皆奇俊語。（堊戶錄）

參寥茶詩

東坡云：昨夜夢參寥師，攜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記其事。（茗溪漁隱叢話）

綠茶詩

三山老人語錄云：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白和烟搗，寒爐對雪烹。羅愛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爲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耶？（茗溪漁隱叢話）

試茶詩

西清詩話云：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云：「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茗溪漁隱叢話）

茶筴子詩

茗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筴子詩云：「看君眉宇真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韻在，清風兩腋爲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茗溪漁隱叢話）

殺風景

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文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醕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於蔣山，騶鳴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於世。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
 （茗溪漁隱叢話）

魯直詩

茗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文，常文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因戲答云：「知公家亦闕掃除，但有文君對相如，政當爲公乞如願，作書遠寄宮亭湖。」錄異傳云：廬陵歐陽明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遂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茗溪漁隱叢話）

茶歌

藝苑雖黃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鬪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茗溪漁隱曰：藝苑以盧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惠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璣瑤，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雪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鬪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

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分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冷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翠濤起。鬪茶味兮輕醍醐，鬪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奠。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卻得聞雷霆。盧同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知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開，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茗溪漁隱叢話）

雙井茶詩

茗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兩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風爪。窮臆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觔茶養一觔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尤須三日誇。」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藻鑿，答程公闢簡云：「向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試，敍謝不悉。尋烹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爲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也。涪翁又譽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作解嘲云：「山芽落磴風迴雪，曾與尙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憔悴，逢時瓦釜亦鳴雷。」又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王揚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滿被我，風神欲挹浮邱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

澄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雪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茗溪漁隱叢話）

送茶詩

錢顛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後錢顛作詩送茶來，某作詩謝之云：「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兩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體輕雖復彊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髓。蔡花玉斝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糝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話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瘰。」此詩云：「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天邪次頑獷。」以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天邪，須頑獷狼劣也。又云：「體輕雖復彊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亦以譏世之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又云：「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髓。」亦以譏世之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飭，終非骨髓之人也。又云：「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瘰。」以譏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此詩，當大怒也。（茗溪漁隱叢話）

山谷賦

山谷賦苦笋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能得賢。」可謂得璧笋三味。「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雲。」可謂得煎茶三味。（岩棲幽事）

茶字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薺茶蓼，陸草也。今按爾雅，茶，荼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封，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如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藁苳茶，注云即芍，疏云：按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茶，茅秀也，藁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漆虎杖，注云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漆，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漆委葉，注引詩以柞漆蓼，疏云：漆，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漆，陸穢草，然則漆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柞作薺，此二字皆从涂。釋木曰：檣，苦茶。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薺，蜀人名之苦茶。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郿谷風之茶苦，七月之采茶，縣之董茶，皆苦菜之茶也。又借而爲茶毒之茶，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茶也。夏小正取茶秀，周禮地官掌茶，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詩，鷓鴣掇茶，傳曰：茶，萑茗也。正義曰：謂亂之秀穗，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

茅秀之茶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婚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也。良耜之茶，蓼，委葉之茶也。唯虎杖之茶，與檟之苦茶，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陽武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葢桂茶，莽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王褒僮約云：魚鼈烹茶，後云陽武買茶，注以前爲苦菜，後爲茗。（日知錄）

茶經等

陸羽嗜茶，自此後，茶字減一畫爲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尙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夔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日知錄）

大觀茶論

宋徽宗有大觀茶論二十篇，皆爲碾餅烹點而設，不若陶穀十六湯，韶美之極。（太平清話）

品惠爾賦

徐長谷品惠泉賦序云：「叔皮何子，遠遊來歸，汲惠山泉一罍，遺余東皋之上。余方靜掩竹門，消詳鶴夢。奇事忽來，逸興橫發，乃乞新火，煮而品之，使童子歸謝叔皮焉。」（太平清話）

乞梅茶帖

乞梅茶帖，顧僧孺與某往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十三日，某從婁東歸，則僧孺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發熱，思嗅臘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無上元後把臂耶？」此帖字畫遒勁，不類病時作。人生奄忽如此，何以堪之。往與僧孺相酬答，不下萬紙，後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時之相憶云爾。（梅花草堂筆談）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攷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矣。龍團鳳餅，紫茸驚芽，決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故？茶人皆具口鼻，穎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身試之而出者也。（梅花草堂筆談）

許然明

許次紆，字然明，號南華，方伯茗山公之幼子。跛而能文，好蓄奇石，好品泉，又好客。性不善飲，宴客每徹宵旦，金錯到手隨盡，坐是屢困。因出遊閩楚燕齊，數千里外，嘗裹金數鎰歸。歸數月，又盡，貧自若也。與黃貞

父、吳伯霖、張仲初、馮開之諸公善。家東城，近慈雲寺，並城對池，境甚瀟灑。所著詩文甚富，有小品室、蕩柳齋二集，今失傳。予曾得其所著茶疏一卷，論產茶、採摘、炒焙、烹點諸事，凡三十六條，深得茗柯至理，與陸羽茶經相表裏。前有吳興姚叔度紹憲，同里許才甫世奇二序，稱然明歿後三年，感夢於才甫曰：「欲以茶疏災木，今以累子。」才甫因授劄。文士結習，不能忘情於身後，事亦奇矣。（東城雜記）

采茶歌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會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今又口衡山，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廣陽雜記）

施茶所

黃廂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於內。衡人全俊公，請予爲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吃乾，臺山路兩腳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真孝，教子離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鳥啼花落，葺中飯熟茶香。」（廣陽雜記）

蟹殼泉詩

仁和馬小藥，嘗從其尊人秋藥太常視學陝甘，得嘗蟹殼泉，而作詩曰：「何年老阿旁，乘潮上絕壁。誤墮

巖隙中，遺筐化爲石。紅膏變玉腴，元津湫瑀礫。蟻窠同九迴，蚌汞時一滴。承以清絲瓶，重之素錦幕。王孫喜茗事，延客松風宅。小竈侍獠奴，輕甌捧詞伯。晴先魚眼生，爪從兔毫別。哥窯作兔褐色，有豬鬃蟹爪紋。琴聲聽爬沙，詩情到郭索。釀酒當更佳，蟹黃同一脈。通州雪酒以府治蟹黃井釀之，宋人易以西湖，味稍劣。

鎖吟竹茂才成，系出回紇。嘉道間之錢塘諸生也，亦有試蟹殼泉詩云：「山深有石蛻，其色黝如鐵。云是蟹遺筐，何年化爲石？石中生微涎，吞吐自藏溼。甘逾鳳味清，色勝麤頤白。至今山下人，瓶器小容汲。我來試清冷，迥與江水別。煎茶固其宜，釀酒亦甘潔。」（清稗類鈔）

吳秋農飲鍋焙茶

鍋焙茶，產邛州火井槽，筠裹囊封，遠致西藏，味最濃冽，能滂滌腥羶厚味，喇嘛珍爲上品。乾隆末，錢塘吳秋農茂才聞世，隨宦蜀中，嘗飲之而爲詩曰：「我聞蜀州多產茶，檀護茗薺名齊誇。涪陵丹陵種數十，中項上清爲最嘉。臨邛早春出鍋焙，彷彿蒙山露芽翠。壓膏入臼築萬杵，紫餅月團留古意。火井槽邊萬樹叢，馬馱車載千城通。性醇味厚解毒癘，此茶一出凡品空。竹君憐我病渴久，一鞭雙籠長鬚走。清風故人與俱來，不思更貰當壚酒。滌鎗洗碾屑桂薑，活火烹試第二湯。綠塵碧乳瀉百盞，蘇我病骨津枯腸。庭前一葉秋容淺，天末懷人情輾轉。何時辭井汲新泉，共聽羊腸看蟹眼。」（清稗類鈔）

祝斗巖詠煮茶

海寧祝斗巖員外翼權嘗作煮茶歌，以和傅笏巖歌云：「曉院鹿盧如轉轂，古牆不礙詩城築。春雲入頰細無痕，卷簾長嘯清酣獨。十年間爲一官忙，乘興何當頻看竹。故園筍蕨夢中肥，覺來初報凌霄熟。我昔最慕武夷茶，解事還能散馥郁。沸鼎松聲噴綠濤，雲根漱玉穿飛瀑。此時拄頰意超越，置身彷彿南冷曲。小軒蘭韻午晴初，個中自有真清福。不須斗酒換西涼，春芽絕勝葡萄麪。習習生風兩腋間，狂來潑袖忘杯覆。所謂伊人在水湄，詩來百讀沁心脾。鶴怨猿啼歸未得，文成應有北山移。」（清稗類鈔）

吳我鷗喜雪水茶

以雪水烹茶，俊味也。吳我鷗喜之。嘗爲詩曰：「絕勝江心水，飛花注滿甌。纖芽排夜試，古甕隔年留。寒憶冰階掃，香參玉乳浮。詞清應可比，曾斲一襟秋。」（清稗類鈔）

朱古微不嗜茶

朱古微侍郎祖謀不嗜茶，嘗有睡起二絕句云：「病入梅天信有魔，透簾風與藥烟和。策助茗椀非吾事，孤負一封春碧螺。」碧螺春，茶名，產太湖洞庭山，其味在龍井之上。「蒼鳩賺客語連晨，草樹風乾不動塵。睡起南塘知有雨，野雲爐篆兩輪囷。」（清稗類鈔）

嗜習

王濛

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世說）

皮光業一

天福二年，國建，拜光業丞相，美容儀，善談論，見者或以爲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爲「苦口師」，國中多傳其癖。（吳越春秋皮光業傳）

皮光業二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願尊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衆噱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饑也。」（清異錄）

喊山

文昌雜錄云：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聲聞數里；然一園中，才間壟，茶品已相遠，又况山園之異邪。茗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茶詩云：「年窮臆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間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哈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余官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蟄，茶芽已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豈有間壟茶品已相遠之說邪。（茗溪漁隱叢話）

半斤

馬令南唐書云：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講詩，獲餼，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時人爲之語曰：「彭生坐賦茶三片，毛氏詩傳酒半斤。」（天祿識餘）

此坐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啾嚶林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斲忽止。念旣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梅花草堂筆談）

濟南人

濟南人不重茗飲而好酒，雖大市集，無茶肆，故勞動界之金錢消耗較少，而士夫之消耗光陰，亦不至如南人之甚。朋輩徵逐，惟飲酒，酒多高粱。（清稗類鈔）

張則之嗜茶

丹徒張則之，名孝思，嗜茶有茶癖，謂天地間物，無不隨時隨境隨俗而有變遷，茶何獨不然。陸羽茶經，有古宜而今未必宜，有今然而古未必然，茶亦有世輕世重焉。其嗜茶也，出入陸氏之經，酌古準今，定其不刊之宜，神明變化，得乎口而運乎心矣。且善別水性，若他往，必以已品定之水自隨，能入其室而嘗其茶者，必佳士也。則之，順治時人。（清稗類鈔）

長沙人食茶

湘人於茶，不惟飲其汁，輒并茶葉而咀嚼之。人家有客至，必烹茶，若就壺斟之以奉客，爲不敬，客去，啓茶碗之蓋，中無所有，蓋茶葉已入腹矣。（清稗類鈔）

蒙古人食茶

茶，飲料也，而蒙古人乃以爲食，非加水而烹之也。所用爲磚茶，輒置於牛肉牛乳中，雜煮之，其平日雖偏於肉食，而不患壞血病者，亦以此。（清稗類鈔）

葉仰之嗜茶酒

葉仰之茂才觀文，康熙朝之錢塘人。初嗜酒，醉輒嫚罵；已而病，涓滴不能飲，復嗜茶。（清稗類鈔）

德宗嗜茶烟

德宗嗜茶，晨興必盡一巨甌，兩脚雲花，最工選擇，其次聞鼻烟少許，然後詣孝欽后宮行請安禮。（清稗類鈔）

茶癖

人以植物之葉，製爲飲料，實爲五洲古今之通癖，其源蓋不可考。西人嗜咖啡椰子，東人好茶，其物雖以所居而異，好飲一也。然據醫士研究，謂此種飲料含水之多，由百分之九十至九十八，而此少許之飲料，

於身體實無所益，飲者亦藉其芬芳之氣，爲進水之階而已。茶癖非生而有也，乳臭之童，飲茶常苦其澀，不雜以糖果，則不能下；既長，隨社會之所好，然後成癖，成人有終歲不飲茶者，於身體之健康，殊無影響，其非生命必需之物，蓋無疑義。

世界產茶之地，首推吾國，次則印度、日本、錫蘭。西人視烏龍爲珍品，卽吾國之紅茶也。茶之上者，製自嫩葉幼芽，間以花蕊，其能香氣襲人者，以此耳。劣茶則成之老葉枝幹，枝幹含製革鹽最多，此物爲茶中最多之部，故飲劣茶害尤甚也。茶味皆得之茶素，茶素能激刺神經，飲茶覺神旺心清，能澈夜不眠者，以此。然枵腹飲之，使人頭暈神亂，如中酒然，是曰茶醉。

茶之功用，仍恃水之熱力，食後飲之，可助消化力。西人加以糖乳，故亦能益人，然非茶之功也。茶中妨害消化最甚者，爲製革鹽，此物不易融化，惟大烹久浸始出，若僅加以沸水，味足卽傾出，飲之無害也。吾人飲茶頗合法，特有時浸漬過久，爲可憂耳。久煮之茶，味苦色黃，以之製革則佳，置之腹中不可也。青年男女年在十五六以下者，以不近茶爲宜，其神經統系，幼而易傷，又健於胃，無需茶之必要，爲父母者宜戒之。（清稗類鈔）

器物

蠟環楛子

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指，取楛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楛子之央，其杯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爲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爲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焉。（資暇錄）

王城東茶囊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夢溪筆談）

蜀公茶器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尤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曲洧舊聞）

茶羅子

張芸夷曰：『申公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棕欄。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欄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挨排於屏間以候之。』申公溫公同時人，而待客茗飲之器，顧飾以金銀，分等差，益知溫公儉德，世無其比。（清波雜誌）

第一綱茶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茶，名「北苑試新」，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輓蓋，籍以青筠，裹以黃羅夾複，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為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賞之費，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慶會，則用大鍍金甕，以五色韻果，簇釘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其工者。外人罕知，因附見於此。（乾淳歲時記）

水豹囊

豹革為囊，風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滌滯思而起清風，每引此義，稱茶為水豹囊。（清異錄）

銅葉

東坡後集，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盃，色正白，但其

制樣，似銅葉湯鑿耳。銅葉色黃褐色也。（演繁露）

茶具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矣。（癸辛雜識）

茶器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士夫家多有之，寘几案間，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馬溫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聞其言，遂留合與寺僧。凡茶宜錫，竊意若以錫爲合，適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雜以消風散意，欲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嘗與范景仁共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作自序曰：遊山錄。攜茶遊山，當是此時。」（清波雜誌）

釣雪

趙凡夫倩人製茶壺，式類時彬，輒毀之。或云，求勝彬壺，非也。時彬壺不可勝，凡夫恨其未極壺之變，故爾。爾聞有釣雪藏錢受之家，僧純如云：狀似帶笠而釣者，然無牽合，意亦奇矣，將請觀之。（梅花草堂筆談）

茶寮

構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長物志）

滌器

茶瓶茶盞不潔，皆損茶味。須先時洗滌，淨布拭之，以備用。（長物志）

茶洗

以砂爲之，製如碗式，上下二層。上層底穿數孔，用洗茶，沙垢皆從孔中流出，最便。（長物志）

茶鑪湯瓶

有姜鑄銅饜獸面火鑪及純素者，有銅鑄如鼎彝者，皆可用。湯瓶鉛者爲上，錫者次之，銅者不可用。形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點注。瓷瓶雖不奪湯氣，然不適用，亦不雅觀。（長物志）

茶壺

壺以砂者爲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爲適用。其提梁、臥瓜、雙桃、扇面、八稜、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可用。錫壺有趙良璧者，亦佳。然宜冬月間用。近時吳中歸錫、嘉禾黃錫，價皆最高。然製小而俗，金銀俱不入品。（長物志）

茶盞

宣廟有尖足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潔白如玉，可試茶色，盞中第一。世廟有檀盞，中有茶湯果酒，後有金籙大醮檀用等字者亦佳。他如白定等窰，藏爲玩器，不宜日用。蓋點茶須熳盞令熱，則茶面聚乳，舊窰器熳熱則易損，不可不知。又有一種，名崔公窰，差大，可置果實。果亦僅可用榛、松、新筍、鷄豆、蓮實，不奪香味者，他如柑、橙、茉莉、木樨之類，斷不可用。（長物志）

擇炭

湯最惡煙，非炭不可。落葉、竹篠、樹梢、松子之類，雖爲雅談，實不可用。又如暴炭、膏薪，濃烟蔽室，更爲茶魔。炭以長興茶山出者，名金炭，大小最適用。以麩火引之，可稱湯友。（長物志）

時大彬壺

時壺名遠甚，卽遐陬絕域，猶知之。其制始於供春，壺式古樸風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後則如陳壺徐

壺皆不能髣髴大彬萬一矣。一云，供奉之後四家，董翰、趙良遠、袁錢，其一則大彬父時鵬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圓壺，李四老官，號養心，在大彬之上，爲供奉勁敵，今罕有見者，或淪鼠菌，或重鷄彝，壺亦有幸，有不幸哉。（秋園雜佩）

供奉

宜興砂壺，供奉爲上，時大彬次之。時壺尙可得，供奉則絕蹟矣。供奉者，陽羨名陶錄以爲童子，查初白詞注以爲吳家婢也，未知孰是。（兩般秋雨菴隨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古今茶事

陸高誼

編輯者 胡山源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

82

476223

